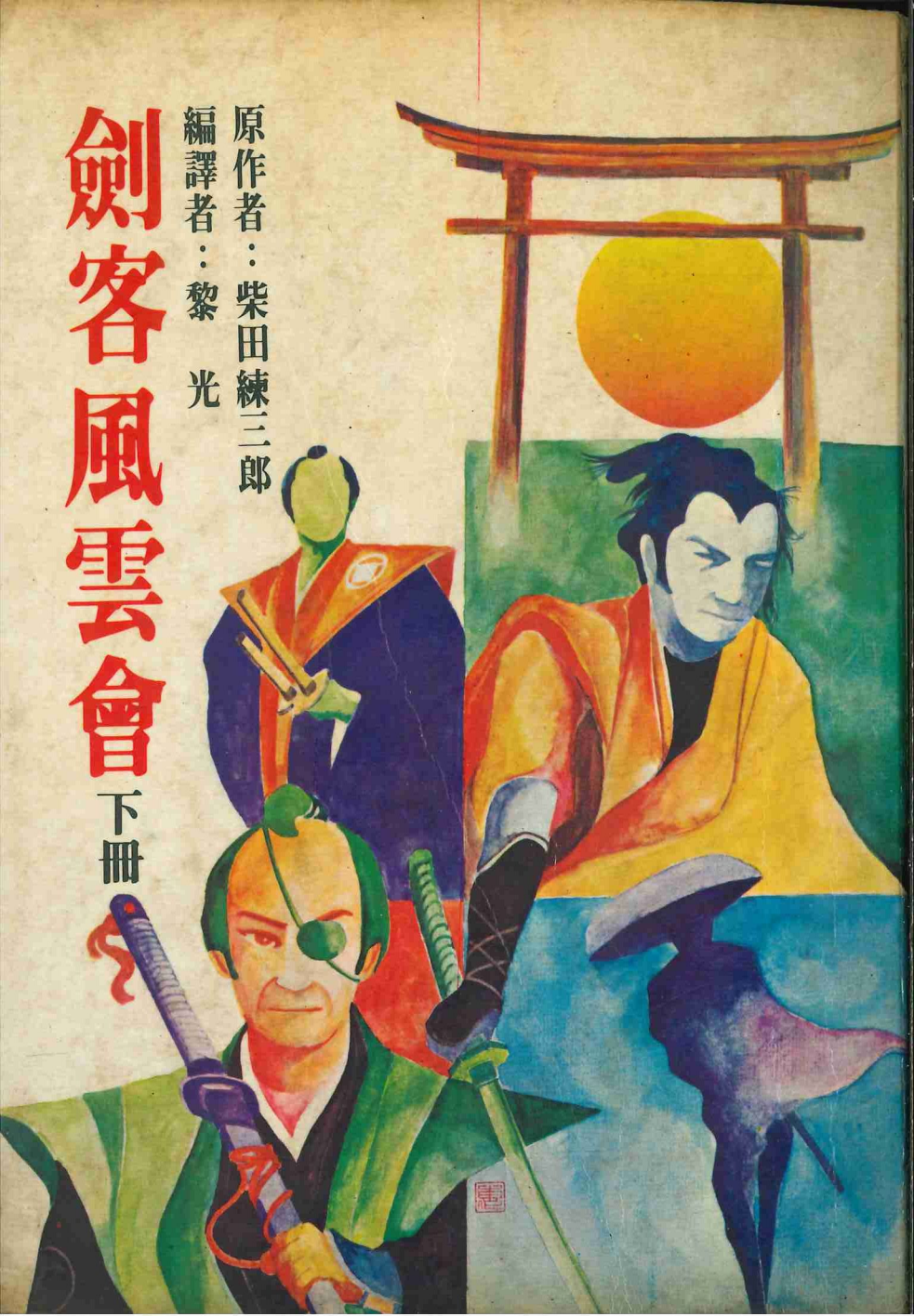
劍客風雲會

下冊

原作者：柴田練三郎
編譯者：黎　光



法律顧問：王富茂律師
封面設計：傅惠生

原作者：柴田練三郎
編譯者：黎　光

劍客風雲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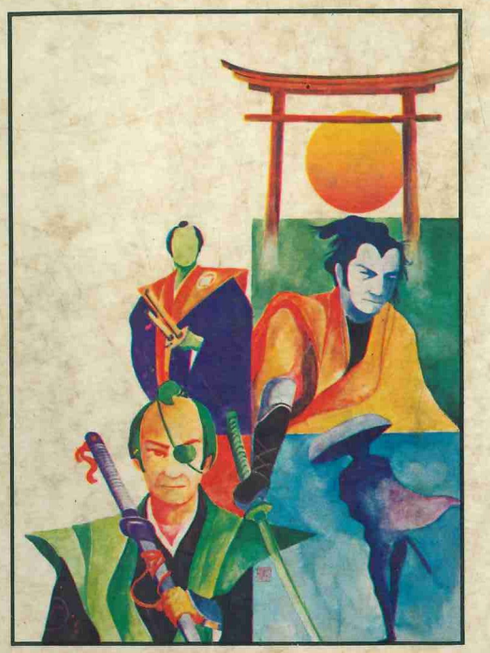
下冊

原作者：柴田練三郎
編譯者：黎　光

劍客風雲會

下冊

金蘭文化出版社印行



金蘭出版■版權所有必究

劍客風雲會

柴田錬三郎 著
黎光 譯

金蘭文化出版社印行

十五、旅　客

「看到街了！」

穿越濃密的樹林，之後來到一處視野遼濶的地方，黑澤修理之丞歡呼著。

此時已是近黃昏的時刻，修理之丞心中突然的感到一股急躁不安。

「哇！好大的街道。」

在旁的小魚，也高興的叫嚷著。

這十天以來，修理丞之和小魚，從山上到曠野，由曠野步出山下，一路上所投宿的地方都是些神社、寺院之類，可說是種毫無止境的旅程。

修理之丞因把方向弄錯了，以致在房總半島多繞了大段寃枉路，結果從下總進入常陸，然後再由那裏抵達安房這個地方。

爲了要打聽到鶴姬流浪到何處，所以他們專門投宿神社或寺院。

在修理之丞的想法中，他覺得鶴姬爲了躲避人家的耳目，至於住在神社寺院的可能性必

定很大，但是，每一回都是失望地離開。

這時的他們二人可說已經是走煩了沒人的曠野。

「小魚，今天晚上我們就在那街上休息吧！」

照這個地形來判斷，街道是位於房總丘陵的南端。

因可一目了然的眺望到遠方的海岸線。

「我們終於可以住在有人羣且熱鬧的地方。」

小魚興奮得直拍手叫好。

「明知道是白費的，但我還是要找到妻子方始罷休。」

修理之丞低低的抱怨一陣，脚步依然繼續的向前邁進。

緊張跟在後面的小魚，望着修理之丞的背影，心底情不禁地打了一個寒顫。

跟這種不講道理的武士處在一塊，不論多久的時間都會產生厭惡的心情。

幸虧他並不是一個十足的壞人。

每當投宿在神社或寺院時，兩人不時不同睡在一個房間內，然修理之丞未曾對小魚有動手動脚或非禮的地方，由此可證明他並不是一個很壞的人。

其實他不是一個眞正能够克制情慾的人，乃是他心存有鶴姬的原故。

這表示他對一件事的執著。

能相安無事的維持到今天，也算是大幸。

忽然間，由灌木叢裏傳出窸動的聲音。

修理之丞立即的停止前進。

赫然的發現到有三個人陸續的出現。

此時大地已是一片昏暗。

「是什麼人？」

修理之丞咆哮著。

那三個人默默的望著修理之丞一眼，然後自己互相的看著。

「你們是埋伏的嗎？那就不要跑出來。」

嚷完以後，修理之丞再度趕他的路。

就在這一刻，有道影子迅然的跳躍至他的面前。

而其餘的二人馬上跑到小魚的身後。

「你們這些不知死活的東西！」

修理之日激怒了，隨即由身上拔出刀來。

在往日的旅途中，修理之丞跟小魚曾遭遇過兩次山賊的偷襲。

那兩次，修理之丞先聲奪人採取厲害的攻擊，把山賊的腦袋砍下來，以恫嚇其他的人。

這一回，他也想採用老辦法來對付眼前的三個不速之客。

「送你們歸西天吧！」

他連喊帶殺的向前揮去。

但這次的擊襲與從前山賊的作法有點相異，當他出招的時候，對方却輕輕的跳開。

「我們並不是來跟你決鬥的。」

三人中的一個對修理之丞說明著。

「爲何要擋住我的去路？說！」

修理之丞因自己出手的那招被對方輕易的閃開，而感到非常的不高興。

「當然是有事才找你的，我們不會無原無故找麻煩的。」

「到底是什麼事？」

「聽說街道上住著一家豪旅，其館宅藏有多數且值錢的珍品，我們有搶刼的意思，不過人手不够，正在想法子的時候，恰巧看見你經過這裏，所以嘛……。」

「你們這些混帳東西，不要以爲我這個黑澤修理之丞會跟你們這些盜賊同流合汚，我有武士的精神，若跟你們這羣鼠輩在一起，豈不是汚辱了我的清譽嗎？」

修理之丞一面破口大罵，一面持劍向對方殺去。

對方像鳥般輕盈的跳開，由這種身法觀察，知對方可能曾受秘探的訓練。

瞬間，一脚猛然的踢向修理之丞的下巴。

被踢到的修理之丞疼痛不堪的搖幌著，忽而撞到一棵大樹，「通」一聲的倒在地上呻吟。

而他手上的一把刀不知濺飛到何方去。

有兩個人趁著修理之丞無暇他顧之際，迅然的捉住小魚。

「黑澤！黑澤！本以爲你的功夫有多高，沒想到你竟然是個不堪一擊的沒用傢伙，現在我們要帶走姑娘了。哈！」

對方高聲的嘲笑著，再度踢了修理之丞一脚。

「嗯……」

修理之丞被踢中下巴，連舌頭都咬傷，以致疼痛得發不出聲音來。

他明白跟這些作無謂的抵抗是沒用的，所以他索性躺在地上呻吟。

三個男子架著小魚浩浩蕩蕩的向街道走去。

他們並沒有把小魚綁起來，只是讓她走在他們三人的當中。

「你們究竟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本沒有捉妳的意思，但那個武士太驕傲了，所以乾脆把妳帶來以消除內心的一股憤怒。」

「你們是野盜，還敢以武士的口吻說話，羞恥！」

「我們曾經是北面的武士。」

「什麼叫北面武士？」

「就是曾在院御所擔任守護的武士。」

「哈哈哈……」

小魚忽然大聲的笑起來。

「你們還想騙我，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小孩，那容易上你們的當呀！」

「我們不騙妳的。因時世的變化，使我們不得不從京都逃出來，一路上停停走走的流浪到這裏來。妳先不要管這些，我問妳，跟妳在一起的武士是妳的什麼人？」

「他自稱出身於房總的名家，是鶴舞城小須賀老人中筆頭的兒子。」

「笑死人了！大官手下的筆頭的兒子應當是大將之材……，像他那樣，不要說大軍啦，就說十名兵卒都指揮不了的。後來的鶴舞城怎麼啦？」

「被荒海右衞門佐攻破了！」

「什麼?!」

三個人不約而同的注視小魚。

「妳說的都是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你看老人中的筆頭的兒子現在不是變成浪人嗎？」

「哦！照妳這麼說——」

有一個人的眼睛露出險惡的光芒。

「聽說鶴舞城有個絕世的美人，是不是？」

聽到對方這麼一問，小魚忽然的緊張起來。

「哈哈哈……原來你們從京都來的用意，是要捉鶴姬的吧，故意的在各地設置埋伏，我想你們八成是將軍家派來的奸細。」

小魚大聲的叫著。

「妳好像是公主的家人似，何必生那麼大的氣？」

「這教我怎麼不生氣嘛！我曾在鶴舞城侍奉過公主。」

「原來如此！後來公主怎麼樣？」

「如果我知道他的去處，還用來這裏嗎？」

「妳這個姑娘好凶悍啊！」

其中的一個人故意說著。

「廢話！我父親是管轄九十九里長海岸線的鯨舘的主人，他的女兒那有不兇的道理。」

小魚昂著頭說。

三個野盜無可奈何的露出一絲苦笑。

趁他們三人疏忽之際。

小魚突然的向前跑去。

她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其跑路的速度足以甩開男人的追趕。

一人狠狠的發出鏢刀。

「啊！」

小魚的脚被射中，疼痛得在地上打滾。

野盜紛紛的跑近小魚身旁。

「就是因爲妳想逃，所以我們不得不下手。」

一個人如此對小魚說。

「來，我替妳裹傷。」

對方說著說著，就蹲在地上伸出手想替小魚包紮傷口，但小魚不理且把對方的手撥開。

剛才他們是逗留在街道的出入口，等小魚弄好傷口，野盜們帶小魚進入街道上。

沿著街道望去，兩旁的房屋都是木裝的，屋簷下擺著琳瑯滿目的物品在那兒兜售。

包括衣類、水壺、器皿、武器、長靴、櫃子、燭台……等實用的物品，且還兼售生魚、豬肉、米等食物。

這是外房總最熱鬧的地方。

「此地還是屬於里見安房守的管轄。」

野盜中的一人這麼說著。

「聽說安房守相當的年輕，很得人民的愛戴。」

能够施予老百姓自由的行動，在這時代是非常罕有的現象。

武將們整日忙於準備打仗，無他暇顧及庶民的生活，不僅如此，且還要由庶民的身上剝剝取重賦，使得當時的民間生活非常的貧苦。

年紀輕輕的男子大都被徵用爲軍人或雜役。

可是在里見城的這條街道上的販賣者，却都是年輕之輩。

由此可知，這裏是國泰民安富强康樂的象徵。

三個野盜把小魚押入一家客棧。

雖是休憩的客棧，然其間的房屋大都用來飲酒作樂的場所，靡者繚繞，叫嚷聲音此起彼落，顯得非常的熱鬧。

野盜羣一進入客棧之後，卽坐在角落的桌旁。

「相信妳的肚子八成也餓了，想吃什麼就說吧！」

一人客氣的向小魚說道。

小魚不理采對方的話，自顧的忙於裹脚上的傷口。

「喂！你們這些野盜——」

有個漁夫狀全身晒得黑亮的醉演，搖搖擺擺的向此走來。

「把這小姑娘賣給我，好不好？」

「……」

野盜們互視且露出無可奈何的笑容，不作答。

「喂！講話啊！」

漁夫很生氣的叫道。

「你們笑什麼？」

當他彎下身要將桌子翻起來的時候——。

野盜們從桌子底下踢了漁夫的膝蓋一脚。

「哇！」

漁夫忍不住地的大叫起來，噗通一聲的跪下去，連下巴也撞到桌角，然後「呸」一聲的倒在地上。

漁夫的伙伴們聽到這一聲響，四、五個紛紛的由另一桌子站起來。

「好啊！這些野盜們竟敢在這裏撒野欺負我們的夥伴，不要命了！」

「有膽量就出來，不然要打斷你們的手脚。」

頃刻之間，屋內一片喧嘩。

實際上，這三個人並非野盜；乃是將軍府派遣出外的武士。他們決定要跟對方一決雌雄。

當武士們站起來的時候。

「不要吵！」

由角落之處傳來一道宏亮的制止聲。

望眼尋去，只看見有個身材高大的巨漢躺在由兩張桌子併起的上面。

當大夥兒看到巨漢起身的瞬間，臉上不由的露出驚懼的神情。

這個碧眼、褐髮、高挺鼻子的巨漢，其魁梧的體格令人望之不免有畏懼感，且其臉上還有道凹凸不平的刀痕，使人更加的害怕。

「什麼賣不賣女子？吵死人了，這成什麼體統？」

天平太像捉小鷄似的，捉住在旁的一名男子。

「你說的女子是那一個？」

大聲的問道。

「就是那個……」

天平太朝著男子的手勢望去，看了小魚一眼。

「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姑娘！喂，你們這些野盜從那兒弄來這個姑娘呢？」

「……」

「回答啊！是不是搶來的？」

「搶來的又怎麼樣？」

一個武士不悅的答道。

「我也想搶一搶看……，我不像那個笨漁夫叫你們賣，只曉得用力氣搶。」

「你若能的話，就試試看吧！」

武士們不約而同的擺好架勢迎戰。

「好，我要開始搶了！」

天平太大步的靠攏過來。

三個武士立即拔出刀來。

「很好！」

天平太洋洋得意的笑著說。

一剎那之間——。

天平太猛然的踢倒桌子，然後抓住一張椅子向對方擲去。

武士們快速的閃開，而天平太趁對方躲避之際，很快地捉住小魚。

「哇！打起來了！」

漁夫們幸災樂禍的叫嚷著。

「眞有趣！紅毛番跟野盜在搶一個女孩子。」

「我們好久沒看見這麼精采的打架。」

「打啊！加油啊！」

天平太慢慢地向後倒退著。

「怎麼啦！搶啊！」

得意的向對方示威。

「混帳東西！」

武士中的一個想向前邁近時，另一個年紀稍大的武士說道：

「那個姑娘又不是鶴姬，我們不要理她。」

「不是哩！我不能讓這個怪物便宜！」

「我看還是不要打的好。」

從遙遠的京都來到人生地疏的房總半島，爲了解除旅途上的無聊，故去挑逗帶著小魚的修理之丞，結果反把事情搞砸，年長的武士事後感到很後悔。

然年輕的武士抑不住胸中的怒火，很想用眞刀跟這怪物一決生死。而另外的一個武士也是這麼想，既然事情鬧到這種地步，只好決鬥了。

天平太抱起小魚，快速地衝到外頭去。

「好吧！你們若有自信就殺過來啊！」

武士們立即跟著出來，擺出一付正純劍法的架勢。

天平太冷冷的看了一眼，說道：

「你們並不是普通的野盜，看樣子是幕府派來東國搜索情報的吧！」

他陰森的笑著說。

瞬間，把小魚當成包裹似輕輕的扔在一邊。

「呀！」

很尖銳的一聲，同時天平太迅速拔出四尺的長劍。

一回合尚未開始，武士們像劈似被砍得落花流水。

血花四濺，情景慘不忍睹。

「哦！町屋。」

看到同伴被殺，武士們的血液沸騰了。

此時的天平太全身沾滿血漬，嘴角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來。

小魚被天平太一扔，頓時不醒人事昏倒於地上。

武士們知道天平太施展出來的不是普通的刀法，於是採取左右兩邊夾攻。

而天平太却將四尺長的劍佇立於地面，動也不動的站在那兒。

武士們對刀法都是相當有研究的人，故一眼便能識出天平太不尋常的刀法。

他們不願立即的殺過去，只是以憎惡的眼光冷冷的望著巨漢。

「怎麼啦！你們怎麼不殺上來？」

天平太高聲的咆哮著。

「你們上來呀，快啊！這樣才有趣，若沒有抵抗我是不會殺的，沒有什麼意思。」

他這種傲慢的口吻，武士們聽得心胸似有爆裂之感，個個都快要忍耐不住。

「嗯——」。

武士多門發出嗔怨的聲音。

「多門，你不要著急。」

當作兵衞發出制止聲的當時，多門已出手了。

「咔」一聲，兩把刀在空中閃亮的揮舞著。

圍觀的人忽而看見多門的腦袋像棉絮般的飛去天的那一方。

解決了兩個，天平太從容的對付作兵衞。

「你是你們三個人當中比較懂事的一個，現在你打算要怎樣，投降嗎？」

然作兵衞也決定死了，要跟這個巨漢好好的較量一番。

被對方殺掉兩個了，自己一個人活著回去也是無法交差的，

作兵衞擺出出招的姿勢，然他的臉色却非常的蒼白。

「看樣子，你的刀法要勝過剛才那兩位。」

天平太得意的奸笑著，用一隻手舉長劍於頭頂上。

正在這緊張的一刻時。

人羣中出現了一個出家人模樣的男子。

「你們是不是沒殺生過？今天這般瘋狂？我看最好是停止，不要再鬪了。」

他大聲的阻止道，且站在天平太跟作兵衞的中間，一點也不感到恐懼。

「這個乞丐和尙，你不要吃飽沒事幹管這檔事。」

天平太咆哮的叫著。

「處在這種不把人命視爲一回事的動盪時代中，我這個乞丐和尙確有插手的必要。」

出家人理直氣壯的說著。

「討厭哪——」

天平太不耐煩的叫著，忽然用長劍把出家人頭上的斗笠斬成兩半，嚇嚇出家人。

頓時出家人的面目一清二楚的旁人瞧見。

是個眉目清秀且帶有高貴氣質的男子。

年紀大約四十多歲的模樣。

斗笠雖被切成兩半，但他的態度却泰若自然，沒任何驚懼的神情。

且以炯炯有神的眼光逼視天平太。

「我這個乞丐和尙對於過分無禮的人，也是會生氣的。」

冷冷的說了一句。

「什麼？」

天平太睜大眼睛，怒視著對方。

出家人將松樹做成的拐杖橫立於身前。

「你——能够殺得了我這個乞丐和尙嗎？」

「沒問題，既然你想死的話。」

天平太擺出一個出招的姿勢。

兩人對峙沒多久之後，天平太的表情稍微有些變化了。

他突然感到一陣暈眩，出家人忽而消失在拐杖的後面而不見了。

不是，可以說那個出家人的身影好像完全被拐杖吸吮進去而消失。在天平太的感覺中，

他是這麼覺得。

天平太一時之間有點措手不及。

瞬間——。

天平太跳開十尺遠的距離。

然後長長的嘆了一口大氣。

仔細的看了出家人一眼，他仍是好好的站在那兒不動。

「你是——會耍魔術的嗎？」

天平太低低的問了一聲。

「這是因爲你心中有邪念的關係，以致你會產生一種錯覺，外國人！」

出家人平靜的回答著。

「我不要跟會耍魔術的人決鬪，免得上了大當。」

天平太故作虛玄，然後掉頭大步的離開了。

而出家人却對著他的背後，說道：

「向上天吐痰的人，那口痰終必會落在你的臉上，異邦人！」

以此言語幽了天平太一下。

天平太頓時停止脚步。

忽然又以很快的速度向前衝去，剎那之間消失於衆人的視線外。

於是出家人抱起小魚，緩緩地走入客棧裏。

不久之後，小魚終於甦醒過來。

「啊！」

慌張爬起來的小魚，無意間發現到一對慈祥的眼光正看著她。

「妳一直喊公主，公主，到底是那裏的公主呀！」

用關切的口吻問著小魚。

小魚靜靜的望了出家人好一會兒，然後把兩隻手按在榻榻米問道：

「是你把我救起來的吧！師父。」

兩眼直直的注視出家人。

「我這個窮和尚不管流浪到什麼地方，不是救人嘛，就是替人家收屍，所以我是相當忙碌的。」

出家人和藹的對小魚說。

當兩人正在談話之際。客棧的侍女把飯菜送來。

「好了，我們先吃飯吧！」

出家人先拿起筷子。

「師父，請問你的法名。」

「我沒有名字。」

「唷！眞奇怪怎會沒有名字？」

小魚感到迷惑了，不解的皺了一下眉頭。

「哈哈哈……，說實在我只是一名臨時扮成和尙的人，並不像一般寺院的和尙有什麼法名的，我只是個沒有取名的假和尙，拜託妳取個名字，好嗎？」

出家人笑著說。

小魚以爲出家人是在跟他開玩笑，不將這話當一回事看，然出家人的態度却非常的認眞。

「拜託！拜託！能讓妳這樣純眞的姑娘替我取名字，總比那個廟裏的大法師所取的，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出家人誠心誠意向小魚說著。

「是的，遵命。」

小魚順從的點了一下頭。

於是她在吃飯的時候，絞盡腦汁的想著。

最後她想到了。

「師父，我說叫天心這個名字如何？意思就是說天的心。」

「天心，好名字。就這樣決定，叫天心好了。從現在起妳就叫我天心和尙。」

「好的，我眞高興！」

「那麼我問妳，妳打算到那兒去？」

「天心和尙，我要去找在夢中所呼喚的那一位公主。」

遂小魚把有關於鶴姬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對方。

天心聽完了之後，問道：

「鶴姬這個女人眞的有如妳所說的那麼美麗嗎？」

「是的，她美得像仙女般的令人喜歡。」

小魚肯定的答覆著。

「妳曉不曉得她現在大概是在什麼地方？」

「不，這我就不知道……，我只知道她跟一個叫草兵衞很親切的密探在一塊兒，我猜她現在應該沒有危險才對。」

當小魚說完這句話的時候，忽然聽到人爬樓梯的急促聲。

「砰」一聲，門被打開了。

「是這個地方嗎？」

在室外問的人正是黑澤修理之丞也。

小魚用不屑的眼光冷冷的望著他。

「小魚，跟我回去。」

修理之丞瞪著眼睛向她命令。

「修理之丞，我再也不會聽你的。」

小魚不客氣的應道。

「妳說什麼？」

頃刻之間，修理之丞的臉色變得非常的難看。

「妳敢再說一遍！」

「幾百遍我都敢講，我說我再也不要跟你這個人在一塊。」

「小魚，妳不要忘記妳還是我的部下，不許胡鬧，快跟我走吧！」

修理之丞猛然的走入房裏，想捉住小魚的手。

而小魚用力的把他的手甩開。

修理之丞惱羞成怒，就摑了小魚一記耳光。

「請你不要太粗魯。」

這時在旁看不慣的天心和尚開口講話了。

「你這個乞丐和尚站在一旁喘氣，沒你說話的餘地。」

修理之丞破口大罵著。

「叫我滾到一邊去？沒那麼容易，有些場合是不該袖手旁觀的，那該怎麼辦呢？」

「你講什麼？」

修理之丞像野獸般的朝天心衝過來。

天心敏捷的閃開了。

「小魚，這個武士到底是什麼人？」

他這樣問著。

「我是鶴舞城老筆頭的兒子黑澤修理之丞，說得清楚點，我就是那個絕世美人——曾經是足利將軍所想得到的美女鶴姬的丈夫。」

修理之丞搶先自我解說著。

「但鶴姬是伏見劍吾的人啊！」

「那伏見劍吾是我的假名。」

「不對！不對！我不會受你的騙，伏見劍吾並不是你……你還撒謊。」

小魚拼命的否認。

「妳敢不相信我所講的話。」

修理之丞忍無可忍的大叫著。

天心看到修理之丞亮出刀的一瞬間，立即站起身來。

「黑澤修理之丞，你瘋了。」

「狗屎！」

這時的修理之丞已經失去了理智。

猛然地向天心砍過來。

而天心眼明手快的閃過這厲害的一刀。

「我也認識伏見劍吾，他跟你長得不一樣。」

天心毫不隱瞞的指出。

經對方這麼一指責，修理之丞氣得全身的血液都沸騰了。

他胡亂的向對方揮刀。

結果被天心輕輕的一擊，而昏倒於地上。

修理之丞這樣苟延殘喘的活在世上，像是在償還前輩子所積欠的罪孽。

「小魚，我們可以走了。」

天心彷彿發生什麼事似的，以輕鬆的口吻催小魚走。

小魚看到修理之丞那種可憐狀，情不禁地產生憐憫心，但她已沒有要跟這男人在一起了。

十六、捷足先登

密探確有一套不同凡響的功夫。

密探草兵衞和破戒和尙雲海，自淸澄寺逃到荒野，卽在海濱地區分道揚鑣。

「後會有期，再見！」

雲海道出他要去京都的話後，卽毫不留戀的向前邁進。

等到雲海的背影完完全全的消失，草兵衞心中頓時狐疑不已。

「這可眞有點奇怪了！」

假如伏見劍吾、鶴姬及海太郎三人平安無事的話，也一定步上跟雲海方才走的路一樣才對啊！

「但愈想愈不對勁呀！」

草兵衞自言自語的低吟著。

他們三人會走這條路？眞的不能令人相信。

像這種的疑竇，是沒有什麼理由可解釋的。

「不對，主人他們絕對沒有走這條路。」

草兵衞否定了原先的想法。

定睛的瞧四周一眼。

抬眼望去是一片蒼翠的山嶽，到底是朝那個方向呢？這就沒辦法憑直覺臆繪得出的。

——好，我就來卜一個卦吧！

於是草兵衞從口袋裏掏出一枚銅幣。

心中默禱若銅幣出現背面，就往西的方向走。

反之，就往雲海剛剛走的那條路。

高高的拋向空中，銅幣啪的一聲掉落在地上。

「背面！」

草兵衞絲毫不遲疑的選擇了西方的郊道。

走了大約有一丈多遠，忽然聽到樹林裏有馬蹄的聲音。

草兵衞立卽停下脚步，用僅有的獨眼銳利的搜尋周圍有什麼動靜，只瞧見五、六匹的馬羣從樹林裏跑出來。

他以爲是里見安房守的家臣。

「喂！」

草兵衞大聲的叫住對方。

他們是浪人。

五、六匹馬等愈來愈接近時，最前面的人叫了一聲。

「喂！朋友。」

「什麼事情？」

「你有沒有看見一個帶著美女的浪人，從這兒經過？」

「沒有啊！」

草兵衞據實的回答。

問話的人於是回頭向其餘的夥伴，說道：

「嘉六，這個傢伙沒有到這兒來。」

「該找的地方，我們都去過了。」

有人這樣回答著。

草兵衞看他們面帶愁容，就問道：

「你們是在找美麗的女子嗎？」

「是的！」

「你們說的美女，是不是鶴舞城的公主？」

「是啊！你怎麼知道的？」

「前些日子，我還跟這個公主在一塊。」

「你講什麼？那時鶴姬還在清澄寺哩！」

「把公主帶到清澄寺的人，就是我。」

這時有一個人說話了。

「你是密探嗎？叫草兵衞是不是？這個我孫子源八郎曾經對我這麼說過。」

「公主，她不是和我的主人伏見劍吾一同由寺院後面的密道下山的嗎？」

「是啊！當他們下山到山賊的巢窟時，由我孫子源八郎安排，讓他們舉行結婚的儀式，然後送入洞房，殊不知我們同黨中的一個叫做小松田嘉六背叛了我們，竟然在酒中下毒，將他們制服，然後挾走公主溜之大吉！」

——糟了！

草兵衞全身的血液如火般的燒起來。

「那個叫小松田嘉六是不是相當壞的人呢？」

「不會吧！他只不過是我們浪人隊的厨師，沒有力氣膽子又小，他居然會幹出這種事，眞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依他的體力來判斷，背着公主只要走上一里路，他就會累個半死，他

究竟會到那兒去呢？」

每一個浪人正爲此事大傷腦筋，個個神色不佳。

這時有人問道：

「聽說你是密探，那麼對於這附近的地形，你應該相當熟悉才對。」

「剛才你們不是說過該找的地方都找過了嗎？」

「是的！」

「如果沒有走過的地方，就只有那些山……」

草兵衞凝視着前方的山嶽。

——但翻過山的那邊是里見城。小松田嘉六這男人該不至於到那邊吧？再笨也不至於分不清方向。

想到這裏的草兵衞，突然又產生另種想法來。

——不，或許他會越過那座山也說不定。

於是心中默默的對自己講。

「你主人現在如何？」

草兵衞關切的問着。

「目前他在山寨等我們的消息。」

——好，那麼……。

草兵衞對大家說道：

「我也來找公主吧！」

說完之後，便朝往里見城的方向走去。

這些浪人們默視著草兵衞走出的方向一會兒。

然後互相的點了一下頭。

很快的超過草兵衞，向山嶽的那邊跑去。

——糟了！

草兵衞開始緊張了。

浪人們已發現到我的念頭。

他們在翻過山嶽，八成會跟里見城的士兵發生流血的戰鬪。

假定鶴姬眞的在城內，雙方若一語不合必發生爭鬪，這樣一來鶴姬在重重的戒備之中，對草兵衞是非常不利的。

——這該怎麼辦呢？

草兵衞低低的問著。

——不得已！只好去碰運氣看看了。

爲了避免跟浪人走相同的路線，草兵衞決定再另找密道。

於是他走到山底下，用銳利的眼光看了周圍一眼。

「好！大概是在那個地方。」

有山城的地方一定有密道相連。

橫於草兵衞的前面看來是處沒人踐踏過的密林。

草兵衞毫不思索的大步踏進密林。

密林中蔓草雜生，灌木林立，簡直寸步難行。但草兵衞熟練地搜尋到林中一條荒廢已久的密道。

草兵衞以快速的脚步筆直地向前邁進。

走到一半，密道忽然間中止了。

面臨在眼前是條乾涸的溪谷，沿着而上可通到山城的背後。

草兵衞頓時又加快脚步。

這時——。

越過岩石的那一瞬間，草兵衞突然的又停止脚步。

他認爲岩石的陰暗處定有人在那兒。

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草兵衞不先開口，靜靜地等對方出現。

數了將近一百下的時間。

草兵衞發現有個人頭鬼鬼祟祟地由岩石後伸出來。

「這個傢伙！」

草兵衞一看便知來者是誰。

出現的人，不是別人，正是乙女之助也。

「好久不見，草兵衞。」

乙女之助嘻嘻哈哈的笑著說：

「你在那兒搞什麼鬼？」

「我只不過是向你問好而已，何必生那麼大的氣麼？」

乙女之助挺身的走出岩石。

「我是密探，你還不是一樣。」

「哼！」

草兵衞對這個乙女之助非常的謹愼，他不能掉以輕心。

「跟你說一件天大的消息，草兵衞，有個浪人在里見城給殺了。」

「……」

「他是被里見城的人殺害，然後被丟棄在山谷中。當被人拋棄的時候，恰巧我經過那裏

……，這個沒用的傢伙落到缺手斷脚的噩運，奄奄一息的在那兒，於是我趕緊的替他裹傷治療，結果藥石罔效一命嗚呼哀哉！他臨終前向我吐露有關挾持鶴姬的一切事情，因受人的騙，不幸被里見城的人捉到。草兵衞，這人世間的機遇是非常的奧妙，我無意間的就獲得鶴姬的消息。……草兵衞，你也眞是的，怎麼又把鶴姬搞丟了！」

「少囉嗦！」

草兵衞看到乙女之助那種忸怩作態的走路姿勢，突然產生一陣噁心，自顧自地向前走去。

「等一下嘛！草兵衞。」

「草兵衞！草兵衞！請你不要那麼親熱的叫，好嗎？」

「你說什麼？明知你非常的討厭我，但我仍然是站在你這一邊，且還告訴你有關鶴姬的去處。」

「鶴姬被擄在里見城的消息，我早就知道，不稀罕！」

「哈哈……，你不要騙我，剛才我告訴你說鶴姬在里見城，你的臉色頓時大變，還想瞞我……，你走這條密道的用意，想由此偷偷的潛入里見城，是不是！」

「……」

「但我跟你聲明一下，草兵衞——，里見城的城主並非是一個凡俗之輩，有一次無意中看到他打獵的模樣，那種英武的架勢不知道迷煞多少人，他有資格稱霸於關東一帶，連他的部下個個都是能幹之材……，你想以你個人的力量去救鶴姬，門兒都沒有！」

——里見安房守是個年輕力壯且大智大勇的人，這我早就聽說過了。

草兵衞默默的想著。

「草兵衞，我相信你需要我的幫助。」

乙女之助昂然的講著。

「那麼你的報酬是什麼？」

草兵衞追問這句。

「什麼報酬？」

「如果你再動什麼歪腦筋的話，我們乾脆就在這裏分手吧！」

「草兵衞，你幹麼那樣討厭我嘛！」

乙女之助好像很傷心的說。

只要看見你的臉、身材、或聽見你的聲音，打從心裏都會不舒服。」

「原來你那麼討厭我！」

「雖然是一個爲人所不恥的密探，但你應表現出男子漢的氣概才是啊！」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我從小就想過自己爲何不是一個女孩身。……就不知我怎麼搞

的，總是不喜歡跟女人在一塊，反而喜歡跟强壯的男人相處。」

「得了！不要講下去，你再講，我全身的毛髮都要豎起來。」

草兵衞怒嚎了。

「草兵衞，我拜託你不要討厭我，好嗎？當然我不要求你喜歡，至少不要那麼討厭我。尤其在這種情形下，應該讓我做你的幫手才是。」

「好的，但我有條件，只要你不卑鄙，不存歪腦筋想法卽可，這就是我要說的條件。」

「好！那麼你的意思是肯讓我跟你在一塊兒，是不是？」

乙女之助喜出望外的說著。

草兵衞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

「拿你沒有辦法，只好如此了！」

想起來這件事眞可笑。

乙女之助是一個優秀的密探，有他做幫手是最好不過。里見安房守非比浪人那般容易打發，照理，應該是草兵衞向乙女之助求援才是。可是乙女之助反向草兵衞請求，遂使草兵衞不得不答應。依常情來判斷，這是很不尋常的。

「我們就此一言爲定，是草兵衞和乙女之助首度合作。」

乙女之助興奮的叫起來。「乙女之助！你對這次的工作事先已計劃好了嗎？」

「當然囉！……由密道往里見城的途中，必須經過一條地下斜道。

「哦！你已經調查得那麼清楚了。」

「不僅如此，這斜道僅有少數人知道，連下級的士兵根本不知情……，所以我們可以輕易的混進去。」

「你說的全是眞的嗎？」

「放一百個心，我已經調查得一清二楚，而且這條斜道還可以通到城主的館宅。」

「或許吧！」

「我猜的沒錯，鶴姬一定被關在城主館。」

「……」

瞬間，草兵衞的心中萌起一股不吉的預感。

——說不定，公主已被安房守汚辱過。

一時滿腦子都是那種情景。

草兵衞立卽除去那不祥的幻想。

同一時間，城內——。

鶴姬專心地閱讀。萬葉集。

戀愛中的女孩，自然而然地會去找尋愛的詩歌。

「靜靜的放置著
妹妹悲傷地拿起而哭泣
是把愛神的弓箭
雖然戀愛充滿著痛苦
但誰也無法逃避愛神的賜與
當你置身於海邊的夜霧中
你會明白我爲何嘆息」

鶴姬低低的唸著，大約有十幾遍左右。

她靜靜的憶起昔日的一切，一股舒暢不由自主的充塞於整個心胸中。

仰視着窗外的晴空，腦子裏忽而浮現出劍吾的身影。

想到在山寨中的一間簡陋的寢室中，爲劍吾所擁抱的瞬間，自己彷彿有被溶化的感覺。

劍吾緊抱著喜極而泣的自己，輕柔地撫摸著她的秀髮，用充滿感情的口吻，對她說道：

「今夜，我們將溶化爲一體！」

之後，二人自行簡單的婚禮，繼而就寢，四片嘴唇不由得吻合在一塊。

喝下交酒杯，火熱忽然洶湧的襲擊全身，當自己正要瘋狂的把自己的一切獻給對方的那一瞬間，自己的下肢被劍吾的膝蓋一點一點撥開，兩人突然的陷入無意識的狀態。

——那個時刻，如果沒有中毒的話，我早就是劍吾的人了。

當鶴姬想到這裏時，臉頰上不由得燥熱起來。

「妳是在想男人嗎？」

忽由背後傳來問話聲。

鶴姬吃了一驚，趕緊的回頭觀望，赫然的發現城主賴定站在那兒。

「看妳那模樣，八成是在想男人的事情，很快樂吧！妳看妳的臉都紅起來了。」

說著說著，賴定毫不客氣的坐在鶴姬的面前。

「……」

鶴姬一時慌張的不知講什麼才好，連忙地低下頭。

「現在事情不妙了！」

賴定故作緊張的對鶴姬說。

「啊——？」

「我好像無法把妳忘記。」

「……」

「說句良心話，我這輩子尚未愛過女人，反而避開所有的女人。華嚴經裏有說女人是地

獄的使者；寶積經上也有說，與其跟女人在一塊，不如跟大蛇相斷，從前我非常深信這兩句話。……我父親曾有九位愛妻，而我就是其中之一的妻妾所生的。當我懂事明理時，看見所有的妻妾們爲了爭寵，不計一切的明爭暗鬪，因這原故的影響，我不許女子接近我一步，就這樣我由青年步入壯年。後來我發現一位可以娶來做妻子的女孩，但天不從人願，她竟病歿了，那時只有十七歲。」

「……」

鶴姬緊緊的注視賴定臉上表情的變化。

「看樣子，現在我已懂得如何去愛女人，坦白的對妳說……我腦子時時刻刻都想著妳的影子，妳說，這該怎麼辦？」

「……」

「但你現在的心中已有另一個男人。當一個女人愛上一個男人，不論其他的男人如何的愛她，她都不會接受。……現在我很後悔爲何要把妳帶到我的城裏來。」

鶴姬一直沒應聲，低著頭陷入沉思。

「眞的，看到像妳這樣美麗稀有的美女，不管什麼樣的男人，都會產生佔有的情慾，這種事實妳是沒法避免的。……問妳一句不客氣的話，先請妳原諒，妳的貞操是否已獻給妳思念的男人？」

「不——，我跟伏見劍吾只有舉行形式上的婚禮而已。」

「依妳這麼說，妳還是處女之身。」

聽到這一事實，賴定反而以憎惡的眼光瞪著鶴姬。

「既然妳還是處女的話，我是非娶妳不可了。」

「不，不行——」

鶴姬堅定的拒絕了。

「不論妳在想那一個男人，反正我要由暴力把妳佔有。」

「我是不會順從你的。」

「這點我是知道的，但我絕對不會輕易的讓妳投入另外的男人懷抱中，我要把妳永遠的關在這裏，然後全心全意的愛妳。」

「……」

鶴姬受到賴定那種銳利的眼光注視，心裏不免的產生一股寒慄。

鶴姬不敢想像被賴定用暴力蹂躪的樣子。

「公主，妳的美麗是一種罪惡。……我賴定已爲妳的美麗而瘋狂，這也是不得已的……，妳剛來這裏的時候，我不是對妳說，我要以暴力征服妳，記得嗎？」

「是，我還記得。」

「那時嘴巴雖這麼說，但我心中根本就沒那個意思，因我覺得愈是美麗的女人，愈是地獄派來的使者……。但現在情形又不一樣了，不管妳是地獄派來的，或是魔鬼附身的，反正我要把妳佔爲己有就是，那怕是掉入十八層地獄，我也在所不惜！」

鶴姬嚇得全身情不自禁地顫抖著。

賴定的樣子實在很驚人。

「公主啊！」

「……」

鶴姬本能的把身體閃開。

「如果我用暴力侵犯妳，妳打算怎麼辦？」

「我……不相信自己會遭受這殘酷的事實。」

「爲什麼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眞的會對我這麼做！」

「我現在已瘋了，一個瘋人什麼事都會做得出的。」

「……」

「公主啊！」

賴定漸漸的逼近來了。

鶴姬緊緊的閉起眼睛。

時間悄悄的由緊張氣氛中溜逝。

無意中——

賴定高聲的大笑起來。

鶴姬吃了一驚，趕緊睜開眼睛望著對方。

「放心吧！我不會用暴力侵犯妳的。」

「……」

一股不安的感覺立即從鶴姬的身上完完全全的消失掉。

「我有一個非常淒慘的記憶，那就是我的母親因受其他妻妾的嫉妒，而遭致毒殺的命運……，本來她們是要害死我這個年幼無知的男孩，殊不知母親竟替我犧牲。……因有這段慘酷的往事，所以我永遠不會使用暴力欺負軟弱的女子。」

「……」

「方才那些態度，我是在試探妳的意志堅强到什麼程度。……我很想知道對男子一往情深的女子，其所付出的愛到底有多深？」

「……」

賴定默默的凝視天花板，好一會兒。

鶴姬很想對這位孤獨的城主說些安慰的話，但一時間又找不出適當的話題來。

賴定忽而把視線轉向鶴姬的身上來。

「但……我眞的愛上妳了，這是千眞萬確絕無半句假話，整個腦海裏都是妳的影子，愛上一個心中有別的男子的女人，實在是件非常痛苦的事。……若把妳永遠的留在城裏的話，我賴定也會忍受不了的，終有一天我眞的會發瘋，如果妳有地方可走，我可以派人送妳去。」

「是——，」

於是將有個姨母在京都當尼姑的事情，詳細的講給賴定聽。

「是京都嗎？」

賴定點頭再問了一句。

「從這裏去是段相當遠的路程。如妳非去不可的話，我可以派侍衞送妳到京都。」

「我非常的感激。」

「我想妳心目中的男人伏見劍吾，這時大概還在房總一帶流浪吧！」

「劍吾他早晚會到京都去。」

鶴姬平靜的回說著。

以前鶴姬也曾對劍吾說過有個姨母住在京都的事情。

那時，劍吾即刻要派草兵衞護送鶴姬到京都去。

輾轉流浪到今天這個地步，唉！好在鶴姬已習慣等待。

同時——。

鶴姬的心中已堅定的。相信自己會成爲伏見劍吾的妻子，而這也是她今後所找尋的目標！

她回顧往日那段艱苦的日子，信心不由得地增强。

——我的身體永遠是屬於伏見劍吾的。

鶴姬滿懷自信的想著，一點也不覺得怪異。

「或許……在赴京都的途中，妳會跟伏見劍吾不期而遇，這也不是不可能的。」

「是——。」

「反之，說不定妳的旅途中多多少少都會碰到一些危險。」

「關於這我早就有準備。」

「嗯！」

賴定重新的打量鶴姬。

「你是一個弱女子，年紀又那麼年輕，然妳的態度却處之泰然，這是爲什麼呢？」

「……」

「戀愛中的女人都是這麼堅强吧！」

「是這樣吧！」

草兵衞在穿過濃密的雜林後，忽而看到高聳且險峭的絕壁。

形勢天然的，氣勢滂薄。

「乙女之助，你上去看看！」

於是乙女之助順從的爬上絕壁探索著。

「唷！」

連聲帶叫的拔出支木。

「碰」一聲，岩石倒塌下來露出一個大洞，頓時幾十隻蝙蝠一窩蜂的湧出來。

草兵衞和乙女之助毫不遲疑的向裏頭跨進去。

這穴道直通到山城，微微的傾斜著。

「這山洞可以騎馬。」

「這山洞已有數代的歷史。」

忽然間已望不見洞外的光線，裏面漆黑一片。

「只要有穴道，不怕救不出公主。」

乙女之助這樣說。

「問題是在鶴姬被關的地點，如果是關在城內的地牢，那就困難了。」

「安房守這個人不會虐待公主的。」

「那也說不定。」

「哈……，草兵衞我曉得你大概是認爲公主反抗安房守的非禮，於是安房守一怒之下會把她關在地牢，是嗎？」

「鶴姬是個貞潔公主，這種事並非不可能。」

「我想安房守不像是那種人，這個世上不爲美色所迷惑的男人不是沒有的，你看我乙女之助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這個男人是例外的。」

草兵衞不耐煩的頂了一句。

這時——。

草兵衞忽然的停下脚步。

「乙女之助，有人來了！」

「哦——前面已有亮光。」

「不是，前方有人。」

草兵衞和乙女之助情不禁地嚥下口沫。

不久——。

有數十名的城兵扛著一口木箱，緩緩的走著。

草兵衞跟乙女之助立即躍上陡峭的石壁上，像蝙蝠似緊緊的站在那兒。

等城兵走過去，他們倆才跳下來。

「草兵衞，他們大概是要把貴重的東西運出城，裏面也許是黃金。」

「黃金只有搬進沒運出的道理，何況黃金也不可能裝在木箱裏。」

救人要緊，事不宜遲，於是二人，悄悄的潛入城內。

他們小心翼翼的避開侍衞的視線，如鼠般的躲入城主的房裏。

當瞧見外面炊煙裊裊時，他們知道黑夜已來臨，於是躡手躡脚的爬到城主館宅的床下。

廣大的房裏，城主賴定一人默默的坐在窗前，以黯然的眼光仰視著晴朗的天空。

這時天的一邊已被夕陽染得紅紅的，非常的鮮艷奪目。

——鶴姬走了！

賴定失神的低語著。

——已經沒有再見面的機會了。

望著夜幕即將低垂的晴空，賴定的心胸更加的惆悵起來。

是的，記得年少時母親撒手人寰，自己也是獨自一人站在斷崖上，噙著淚凝視與今天同樣的黃昏情景，那段光景忽而湧現於腦海裏。

自那次以來，今天是首度再陷入悲傷的苦海中。

「主公——，晚餐送到這裏來，好嗎？」

一個侍女走進來，輕聲的問賴定。

只有這個曾服侍過鶴姬的侍女，才瞭解賴定落寞的心情。

「送酒就好了。」

「是的。」

酒送來，賴定機械地端起酒杯，兩眼呆滯地凝視遠方的西天，動也不動。

「主公。」

「嗯！」

「趁著現在還不遲，把公主叫回來好了。」

「妳在胡說些什麼？」

「可是……」

「請妳不要再提鶴姬的事情，她已向京都出發了。」

賴定的說話聲明晰傳到床下。

使得草兵衞和乙女之助感到很失望。

——我們猜中公主被關在這裏，但她已離開。

草兵衞重重的嘆了一口氣。

於是兩人不聲不响的又回到洞穴裏。

「雖如此，但我們沒白費時間。」

「嗯——」

「京都——，草兵衞你要去京都嗎？」

「廢話！那還用說。」

草兵衞肯定的回答。

「我也跟你去。」

「……」

「草兵衞，你說好不好？」

「咱們就此分手，各走各的路。」

「草兵衞，你不要講這種無情的話嘛！」

「這是不得已的，早不就對你說過我不喜歡你。」

十七、思　雲

「主人啊！」

邊走邊玩耍的海太郎，不時的向前呼喚著劍吾。

伏見劍吾忘情的在街上遊蕩著。

從遠方的松林外傳來陣陣的波濤聲，使人聞之心胸豁然的開朗起來。

發現到劍吾走遠，海太郎立即的追上來了。

「快到街上了！」

他興奮的說著。

「海太郎，你熟悉這附近嗎？」

「是的。從前有回我跟爺爺一齊來過，是到里見城。」

「原來是這樣。將你扶養長大的那位老人，他是個有名的武將，是不是？」

「一定是的，我曾親眼見到爺爺與里見城的城主談過話……，大概是討論戰爭的事情

吧！」

「……」

劍吾邊在後悔讓那位老人死得太沒價值。

「主人，公主到底在那兒？」

「……嗯？」

「主人，你怎麼一付毫不關心的樣子呢？公主被浪人擄走，主人你好像一點都不着急的樣子。」

「……」

「難道每一個武士都不將心事表露於外嗎？」

「海太郎，你不要管大人的事。」

劍吾不悅的責備他。

「可是……」

「你再喜歡管閒事，也不該管到我頭上來。」

「主人，你這樣毫無選擇的走到這條街上，難道你已猜出公主的去處嗎？」

「人的命運並不是操心焦慮就會好起來的……，如果命中註定要見面的話，終究還是會碰到的，你儘管乖乖的跟我走就是。」

劍吾剛說完這句話的時候。

忽由遠處傳來急促的馬蹄聲。

「喂！」

海太郎好奇的回頭探望著。

「哎呀！就是那個武士。」

大聲的叫著。

從後趕上來的人是我孫子源八郎。

「伏見——」

「……」

當源八郎跑上前時，劍吾只默默的注視源八郎。

「你不告而別到底是什麼意思？」

看來源八郎好像非常的生氣。

「沒什麼意思！」

「不，你一定是認爲我的部下沒有辦法把公主救回來，所以才匆匆的離開。」

「聽你這麼說，難道你們已經把公主帶回來了？」

劍吾冷冷的問著。

「哦！這個——還沒有……，但我一定會把公主帶回來。」

「……」

「我定要把公主帶回來，然後讓你們重新舉行結婚的儀式。」

「不用再麻煩你了。」

「不行！絕對不能這麼說！我有責任把公主救回來。請你現在跟我一道走吧！」

「你的好意我非常感謝！我還是單獨行動的好。」

「伏見——你這個人太固執了！我誠心誠意的希望你和公主早日成爲夫妻，現在我心中所擔憂的就只有這麼一件事。」

「對於你的好意，我心領就是。」

「不行！不行！一定要跟我一致行動才可以，拜託！」

源八郎趕緊跳下馬，作磕頭狀。

劍吾淡淡的一笑，說道：

「剛才我還在跟這個小孩說，一切都是命，要來的總會來的，沒你們的援助，我相信還是會和鶴姬成爲夫妻。」

「嗯——」

源八郎頗贊成劍吾的說法，同意的點頭。

「既然你這麼決心的話，那我就不勉强了，這匹馬送給你，算是我的一點心意，無論如何你一定要接受，不然我要生氣了。」

劍吾不好意思再違拗源八郎的好意，接受那匹馬。

把海太郎放在前面，然後自己一躍而上坐在後面。

「後會有期——。」

說完後，即鞭策著馬向前跑去。

源八郎望著他們的身影，無可奈何的搖搖頭。

「這個傢伙爲何具有這麼迷人的男子氣概，眞令人猜不透。」

剛說完的時候。

忽然有個女人追趕著劍吾，且嘴裏發出銳利的喊聲，

劍吾只回頭看了一眼，但馬上又向前奔去。

很快地——。

這個女人像發瘋似繼續的向疾行的劍吾大叫且追上去。

體力好像不太好，追了沒幾步，終而倒地不起。

「是誰呀！」

源八郎感到非常的奇怪，立即跑近看個詳細。

「喂！」

連喊帶叫的拍拍對方的肩膀。

「妳認識伏見劍吾的嗎！怎麼認識的呢？」

女人露出抽搐痛苦的表情。

源八郎突然的驚喊一聲。

那種相貌令人實有不看二次的念頭，是一張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醜怪的臉，瞎了一隻眼睛，鼻子塌陷，嘴唇破裂，樣子實在嚇人。

一眼觀知，這乃非先天的，而是後天所造成的。

「妳是誰？」

源八郎皺著眉頭，害怕的倒退一步。

「拜託妳！」

醜陋的女人伸出手想拉住源八郎。

源八郎忽然感到一陣嘔心，立即撥開對方的手。

「妳怎麼認識伏見劍吾，在什麼地方認識的？」

「我就是由伏見劍吾曾要陪送到京都去的那個女子。」

「什麼？」

「拜託你……我想見伏見劍吾一面——」

「讓我考慮看看。」

源八郎思索了一下，即說道：

「對了！我也見過妳。」

「我拜託你帶我去，好不好？」

「我看見過伏見的小船上坐著一個女子……哈哈！那漂亮的女人是妳吧！」

「是的……」

「妳現在爲什麼變成這樣子？好像是怪物！受傷的嗎？」

「是的！我不想再提起那段令我肝腸欲斷的往事。我只求你帶我走，讓伏見劍吾跟我見個面。」

珠乃醜怪的貌相，就是那天由斷崖跳下大海所致成的。奇蹟的是，她竟然沒有死，反而還活在這世間上，可稱是不幸中的大幸。

曾倚仗著美貌而傲氣凌人的女性，如今遭受到如此慘酷的命運，且沒有死的勇氣，苟生淪落爲乞丐到處流浪，過著三餐不繼的生活。

方才偶然與伏見劍吾邂逅的那種喜悅，猶如在黑暗的地獄中看到火光那樣的興奮。

她早就忘記自己醜陋的面容，拼命的追趕伏見劍吾。珠乃每天都在幻想有天能投到他的

懷抱的念頭。

這時的源八郎心中忽然燃起一股憐憫之心。

「我勸妳還是不要追伏見劍吾的好。」

「不，我一定要見他。」

珠乃一口拒絕源八郎的話。

「難道妳還不明白自己的面容變得有多嚇人……到水邊照照看便知。」

「咳！什麼？」

珠乃感到熱臊起來了。

「非常抱歉！我想憑妳這付面貌，連漁夫們也會嚇得倒退幾步，更何況像伏見那麼瀟洒的人會帶妳走嗎？仔細聽著，伏見他有絕世的美女鶴姬爲妻，剛才他匆忙的走，就是爲了要追尋他的妻子。」

珠乃的一隻眼睛發亮了。

「伏見劍吾，如果知道這付狼狽像的人是我的話，他一定會帶我到京都去。」

「難道妳還要我再說同樣的話給妳聽嗎？」

源八郎覺得沒有多費唇舌的必要，掉頭欲向前走時，

珠乃忽然的抓住源八郎的手。

「你不帶我去找伏見劍吾，我絕不放手。」

「妳瘋了！」

源八郎氣得甩開珠乃的手。

「拜託你帶我去。」

珠乃哀求的叫著。

源八郎不理珠乃的哀求，逕自的向前跨進。

珠乃立即上前再度抓住他的袖口。

「妳是不想活了！」

源八郎大聲的叱責。

珠乃呆住了，傻傻的站在原地。

於是源八郎氣沖沖的來到街上的入口，下意識的回頭一看。

驀然的發現珠乃還是跟上來，其間的距離大約有十步遠。

「陰魂不散！」

源八郎無可奈何的露出一絲苦笑。

源八郎站住，珠乃也跟著不動；源八郎開始走，珠乃也跟著挪開脚步。

源八郎因曾看見珠乃未變樣的美貌，對於她這種執著的念頭，他也不以爲意。

這明明就是死皮賴臉的求人同情的辦法。

——等下找個機會將她甩掉。

源八郎邊走邊想。

湊巧夾在兩排房子當中的街道，直直的向前延伸著，想躲進弄口角落的機會都沒有。

原本用迅快的速度一溜煙的跑開，但源八郎不忍心這麼做。

當來到一家客棧的門前時，發現有個出家人站在那兒。

——有了！

源八郎心中頓時生出一計策。

出家人同問著源八郎。

這位出家人正是被小魚取名爲天心和尙的方外人。

這個不知身份的出家人，看來要在此處逗留幾天吧！

將修理之丞趕走之後，天心便出外化緣大約有一刻的時辰，又回到客棧跟小魚在一塊。

源八郎向前跨了一大步，由斗笠邊縫窺視出家人的面容。

「這位出外的和尙。」

客氣的叫著。

「什麼事呀！」

——是個有儒雅氣質的和尙，不同凡響！

他這樣想著。

「我有一件事想拜託你。」

「什麼事情？」

「我請求你帶一位年輕的女子走。」

「這是怎麼一回事？」

天心感到詫異，隨卽問著。

「事情是這樣的……是一個無依無靠到處流浪的可憐女子。既然你是佛門的子弟，應有仁慈爲懷的心腸才對，拜託你收留這個迷途的女子。」

「這是我出家人本應做的事情……沒問題，那麼女子現在那兒？」

「在那邊——」

源八郎朝著剛才珠乃出現的地方指去。

「啊！」

天心也被那張恐怖的面容所嚇住，不由得發出驚叫聲。

「千萬要幫忙！」

「被你這麼一拜託，我也沒有理由拒絕，可是我爲什麼要接受你的請求呢？你一定是黑

夜之中不看清楚而將她汚辱，如今又後悔她死纏著你不放，所以叫我這個和尙替你擺脫，是吧！」

「你講到那兒去！我早就看過她從前美麗的樣子，祇因她請求我帶她去見一個人，可是我不答應，故一直死纏著我不放，走一步跟一步，我感到非常的頭痛不知如何是好！」

「哈哈哈……，看來你還是個老實人嘛！」

天心用手勢向珠乃打招呼。

「這位所講的話，都是眞的嗎？」

「是的。」

珠乃點頭應答。

「我只希望他帶我到京都見伏見劍吾而已。」

「啊！在這裏也出現伏見劍吾的名字。」

天心詫異的自語著。

「師父，你也認識伏見劍吾這位武士？」

「出家人和武士是毫無相干的流浪者，只是偶然之間聽到的……。妳的臉是受到什麼災禍，怎麼變得這麼厲害。」

「……」

珠乃低頭不語。

「妳不想再提起那段傷心的往事，從此我不問就是。連妳一起走，就有三個人——」

天心講到這裏時，小魚慌張由客棧跑出來。

「啊！」

源八郎看見小魚，不由得大叫起來。

「這個丫頭是鯨館的——」

小魚看到源八郎也同樣的嚇了一大跳。

「你是殺我父親的仇人。」

她失去理智的大叫。

事情忽然間三百六十度的大轉變。

「怎麼啦！」

天心迷惑了，一會兒看著源八郎，一會兒又看看小魚。

源八郎也火冒三丈：

「就因爲這個姑娘，害我本可得到手的絕世美人不翼而飛。」

「這個浪人不僅殺死我父親，而且還燒掉我的家。」

小魚大聲嚷叫著。

「不得了！事情愈鬧愈大。」

天心搖頭的說道。

「天心師父，我拜託你替我父親報仇。」

「妳要借和尚的力量，來向我報仇的嗎？哈！眞有趣！小姑娘妳眞行的話，就親自殺我源八郎吧。」

這時的源八郎，早就把剛才拜託出家人的那擋事忘得一乾二淨。

小魚忽然的由包裹中取出護身的短劍來。

「天心師父，這個忙你一定要幫。」

「等一下！」

天心張開兩隻手臂，勸道：

「我說我孫子閣下，你未免也太沒有男子氣概。」

經天心這麼一說，源八郎才察覺到自己的失態。

「你若認爲自己有男子氣概，趕快離開才是。」

「天心師父，你想把我的仇人放走，是不是？」

小魚在旁拼命的叫著。

「妳不是這個浪人的對手。」

「但他是殺我父親的仇人。」

「小姑娘！」

源八郎輕輕的叫道：

「妳父親跟我是一對一的比鬪，結果因年邁敗在我手下，妳不能說是我殺害的。」

小魚不理會對方的解釋，拔刀猛然的揮去。

天心趕緊捉住小魚的手。

「天心師父？你不要管我。」

小魚拼命的掙扎。

這時，天心向源八郎使了一個眼色，示意他快點離開。

源八郎邊走邊回頭說：

「喂！你叫小魚是不是？我告訴妳一個消息，鶴姬現在可能在這附近一帶，有個叫伏見劍吾公主所思念的人，目前已去追查她的下落，方才騎馬離開了。」

源八郎的這些話，倒叫小魚乖順了。

天心慈祥的拍拍她的肩膀，說道：

「現在是亂世啊！子殺父，妻背丈夫……是司空見慣的事……，小魚，過去的事就讓它附諸流水吧！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開拓自己美好的未來。」

「……」

小魚直直的盯著天心，豆大的眼淚不禁地滾落下來。

「好了，另外一個女子——」

天心搜索了四周一眼。

珠乃已消失了，大概在這場爭吵之際溜掉的吧。

「她怎麼不見了……。我這個和尚已答應要帶她走，她爲什麼要跑掉？」

「你在說什麼，天心師父？」

「我孫子源八郎剛剛拜託我帶一個女子走，但她怎麼不見了。」

「是個長得怎麼樣的女子？」

「是一個很可憐值得人家同情的女子，她的臉部被傷得亂七八糟。」

「那我去找找看。」

小魚很快的走開。

正在這個時候——。

珠乃靜靜的徘徊在海濱的松林裏。

見到劍吾的珠乃，頓時陷入失去理智瘋狂的狀態之中，後來看見源八郎與小魚的吵鬧，一時間恢復了理智，她冷靜的想，如今自己已變成這附怪模樣，即使見到了劍吾，那又能怎麼樣？

——伏見劍吾跟自己已經是沒緣分的人，倒不如不見面的好。

珠乃低頭沉思著。

現在的自己已是一個人見人怕的女乞丐。

「如果——」

小魚發現珠乃在前面，立即向前走去。

「是妳嗎？天心師父答應收留妳囉。」

珠乃呆滯的仰頭一看。

小魚嚇了一大跳，隨即停住脚步。

「請妳轉告妳的師父，將我的事情忘掉吧！」

「可是……」

「妳只要這麼說就行了。」

「天心師父好不容易答應了——」

「我自己可以照顧自己的。」

珠乃以堅定的口吻拒絕小魚。

「請妳快點離開！」

「……」

小魚起先還猶豫不定，最後還是離開。

珠乃這時把視線投向碧藍的海面。

「我是罪有應得的……自己招來的懲罰。沒有輕生的勇氣，只好淪爲乞丐，這就是報應……」

海面的上空，展拓著一片晴朗的秋意，雲采像棉絮般的點綴在其間，更惹人遐思。

十八、上京之道

「好大的武藏野啊——」

停住脚步凝視著一望無際的曠野，劍吾慨然的驚嘆。

原野緩緩的向前延伸，使得視線也跟著擴大。

因寒冬的籠罩，使得原野上的櫸木及其他種種的喬木都扯下一層綠衣，光禿禿的佇立在地面上。

一幅蕭瑟的景象隨即映入眼簾。

雜木稀稀疏疏的點綴在空曠無垠的原野上。像湖水般的枯草，毫無止境的拓展於武藏野。這些景色自盤古開天以來，即未曾有變化的。

「連續走了三、四天，也沒看到一戶人家。」

海太郎抱怨的說著。

源八郎送給他們的那匹馬，在渡江戶河時故意的弄丟了。

「回到你的老家去吧！」

劍吾輕輕拍著馬背說道：

「現在，我們只好用脚走路了。」

於是劍吾催促海太郎加快速度邁向前方。

這時一團炙紅的火球已高高的掛在天空上。

繼續走了半刻時辰之後，來到一處相高險陡的山坡上，劍吾忽然聽到有人的呻吟聲。

「海太郎，你去附近看看是什麼人。」

「……？」

「大概是病人。」

「我也聽到聲音了。」

海太郎於是朝著發出聲音的方向走去。

走到雜木林的海太郎，不等劍吾發問，即嚷道：

「主人啊！有一個人受傷了。」

大聲的對劍吾說。

劍吾立即跑上前，一看是個男人，其旁邊還躺著一個婦人。

兩人的身上全都佈滿血。

看樣子，是商人和妻子。夫婦兩人大約有五十來歲左右。

依他們受傷的情形判斷，已是無法挽回了。

劍吾蹲下去，即問道：

「大概是野盜殺的吧！」

「是，是——」

商人握著拐杖，緊閉著雙眼，有氣無力的向劍吾說道：

「我有一件事情拜託你。」

「只要我能做到，你儘管說。」

「我的女兒被野盜捉去了。」

「喔！」

「請你把她救回來，好嗎？」

商人合掌哀求著。

躺在身旁的婦人，兩眼淚水流個不停，嘴唇微微的抖動一下，但已經無法開口講話。

「報酬……在京都，我那間店通通送給你……，一切要拜託你了。」

這個旅人是京都唯一大布料行老板，名叫家城太郎兵衞。

他出身於下野鹿沼，少年卽前往京都奮鬪，以致今天有這樣的大事業，且能自由的出入於將軍府。

這次，他是應著妻子和女兒的請求，而歸返故鄉鹿沼省親，受到鄉親故友的熱烈歡迎，帶著滿懷的喜悅，踏上回京的歸途中竟遭致如此悲慘的異數。

隨身的六、七名壯丁，也和女兒一樣，同被野盜捉去。

突擊的是由二十幾個人組成的騎馬野盜團。

喘氣斷斷續續的把一切說給劍吾聽的家臣太郎兵衞，用發抖的手掌，輕輕的撫摸妻子的臉。

然他的妻子已經斷氣許久了。

「我答應你的要求，一定會把令嬡救回來，送回你京都的布店。」

劍吾很爽快的接下這擋事。

「感……激不盡！」

太郎兵衞掏出懷裏由錦布做成的手袋。

「這裏面裝有我積聚的金銀財寶的地圖，……一半給我的女兒，另一半給你。無論如何，你一定要救出我的女兒。」

說完這些遺言之後，家城太郎兵衞卽頹然斷氣了。

自京都成爲混亂不寧的戰地之後，商人們卽將身邊所有的錢財都藏至隱密的地方，躲避戰火。

劍吾從死者的手中接過錦囊，之後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從野盜團的手中搶回他的女兒不可。

「主人啊！」

海太郎鎭靜的望著劍吾。

「主人，你一個人怎麼去把姑娘搶回來呢？」

「現在我還沒有想出好的辦法來。」

「在沒有見到公主之前，請你要保重自己的身體。」

「海太郎，我和鶴姬的認識是不得已的，偶然間造成的緣分。如今這件事也是一樣的道理，所以我不得不接受人家的請求，人生就是這樣的，隨時隨地會碰到一些意外事。既然你願意跟我在一起，就要順從我聽我的話。」

「但若這樣而喪生的話，是很划不來的。」

海太郎雖聽到劍吾的解說，仍是不大贊同劍吾冒險從野盜團手裏搶回京都大商人家城太郎兵衞的女兒。

海太郎早就知道單身闖進衆多的野盜羣根據地，生還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海太郎生氣了。只不過是個不相干的出外人，在臨終前所囑咐的遺言，劍吾就這樣輕易的答應對方的要求。

——如果主人把命弄丟了，那公主要怎麼辦？

海太郎很想大聲的叫。

他望著站在臺地上以銳利的視線繞視四周的劍吾。

「爲公主而犧牲生命，這還有道理可說——」

「海太郎！」

被劍吾這麼一叫，海太郎慌忙的應道：

「什麼事？」

「那個地方——」

劍吾用手指著北方的一隅。

「炊煙升起的地方，大概是野盜羣出沒的根據地。」

「……」

海太郎不答腔，聳聳肩表示不知情。

「走吧！」

劍吾毫不猶豫的朝那個方向邁去。

「主人！」

海太郎不得不跟上前去。

「你已經想出什麼好的妙策嗎？」

「還沒有？」

「那我們就這樣去送死？」

「我不會叫你去死的。」

「不是的——，我不能讓主人白白的犧牲一條生命，我一個人活著見公主，也是沒有用的。」

「海太郎，你一點也不像小孩，太囉嗦了！」

「主人，你的生命是很寶貴的。」

「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危險，我自己有辦法解決。」

「眞的嗎？」

「海太郎，你要相信我的話。」

——身體又不是鐵塊、石頭打的。

海太郎在心裏嘀咕著。

正在兩人談話的時候——。

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可能是野盜要回去他們的巢窟吧？」

劍吾拉著海太郎躲進草叢埋伏著。

這隊騎士，越過臺地衝過二人所躲藏的草叢，加快速度的向前馳騁。

忽然間，

「喔！」

劍吾發現對方是自己曾看過的熟人。

褐色的蓬髮，高挺的鼻梁，額頭上有道厲害的刀疤，且背上掛著一把四尺的長劍。

「喂！都布羅天平太，等一下。」

天平太聽到有人叫他，趕緊地拉住馬繩。

猛然的回頭一看。

「你這個傢伙！」

碧藍的眸子頓時掠過一抹亮光。

瞬間，六尺長的身軀立即由馬背跳下來。

「喂！你是想再跟我一決勝負而叫住我，是不是？……嗯！有勇氣！今天是我們拼個高低的大好日子，拔刀吧！」

天平太像野猪的咆哮著，且迅然的抽出四尺的大刀，向夕陽揮了幾下。

「等一等。」

劍吾趕忙的阻止，

「什麼等一等？是你叫我的，還等什麼？」

天平太心急的吼叫著。

「現在我絕不會跟你鬪的，在決鬪之前，我有件要事非辦不可。」

「什麼事？你說說看。」

「你去的方向是野盜團的根據地。」

「野盜怎麼啦？」

「有個姑娘被抓到那兒去。」

「是你的女人嗎？」

「不是，是京都的布料行財主的女兒。我一定要把那個姑娘搶回來才行。」

於是劍吾將一切詳細的說給對方知道。

「……我是想借用你的力量，怎麼樣？」

劍吾這樣向天平太請求。

「哦？你想借用你的敵人都布羅天平太的力量，理由何在？」

「因你是我的宿敵，一定想跟我決鬪，所以我現在以這件事爲條件，等把姑娘救出來，再和你較量一番。」

「奇怪！你這個傢伙。」

天平太被劍吾弄糊塗了。

「那個叫珠乃的也是同樣的情形。你是那麼討厭她，但你還是要帶她走。尤其是我在奪有她的時候，你冒著性命不惜與我一拼，眞是怪哉？如今又有一個素昧平生的商人，向你請求救他的女兒，而你也毫不考慮的就答應下來。眞奇怪！你的腦筋不會有問題吧？你這個浪人的腦袋瓜——」

「你到底幫不幫忙？」

「你這不是明知故問嗎？」

天平太生氣的大叫。

都布羅天平太似乎是爲了殺人陶醉在血腥的氣味中，而生出來的。

「以毒攻毒，這想法還眞有趣！好，我助你一臂之力。」

說完之後，卽哈哈大笑起來

「一言爲定——」

劍吾毫無表情的點頭應腔。

天平太牽著馬匹，與劍吾並肩走著。

「你知道野盜團大概有多少人？」

「大約一百個左右吧？或許將近兩百也說不定。」

「好！」

「如果沒有我的出現，你打算單槍匹馬的闖入野盜的巢窟，是不？」

「不會的，我會另想法子偷偷的把姑娘救出來。」

「萬一事機敗露的話，你就準備犧牲嗎？」

「那只好如此。」

「你這個人愈來愈叫人迷糊了……，我實在不明白，你活著是幹什麼的？」

「說的不好聽，得過且過，過一天算一天。」

「難道你沒有想要轟轟烈烈大幹一番的野心嗎？」

「我根本沒有奪城或當武將的野心。」

「嗯！」

天平太無可奈何的搖頭。

「我倒要問你一句，你對明天是懷著什麼樣的希望？」

「明天……哦！」天平太也被問住了：「說起來我也和你一樣，過一天算一天，每天

毫無目標的遊蕩著，消遙自在，若遇見美女就搶，沒有錢花嘛，就搶。要不然就是喝、賭博。有時間得發慌，參加戰爭大殺一場。……如果碰到像你那麼出色的武士，我就向對方挑戰廝殺一番……，我一點也不覺得這世界寂寞或空虛。」

「……」

劍吾默默的注視天平太的異狀。

——身內流著南蠻人血液的男子，他的本性倒蠻善良的嘛？

「我問你，關於救姑娘的辦法，想好了沒有？」

「還沒有？」

「假如你有的辦法，不妨說出來聽聽看……」

「總共有二百個嚒？以我們兩個人的力量，照平常的打法，是無法救出人的，所以我們要以智取勝。」

天平太摸摸他那把蓬鬆的鬍髭，說道：

「有了？我從正面進去。」

歡喜的叫道。

「……」

劍吾弄不清天平太到底想出什麼妙計。

半個時辰之後。

都布羅天平太騎著馬來到一處相當高的險坡上。

丘陵和原野間，形成一處地形良好的山谷。野盜的山寨從斜坡緩緩的往上建築著，依山而立。

「看來頗像一座城。」

他不加考慮的策馬向山谷奔去。

爬斜坡之際，並未遇見守山的哨衞。

領土並不是自己所擁有的，野盜羣把山寨蓋在這方圓十里的原野上，不需派人看守。

想必這地方未曾有外人踏入。

沿著山谷低平的地方向前走，來到一處斜坡時，並沒發現大門。

於是天平太騎著馬緩緩的走到有瞭望臺的廣場上。

「有人在嗎？」

大聲問著。

橫列他面前是座瞭望臺。

其上佇立著一個人，問道：

「什麼事情？」

天平太面向對方，說道：

「我是南蠻布羅天平太，想見你們的頭目。」

說完之後，騎著馬悠悠的走進來。

「站住！」

立即聽到一陣法螺的鳴聲。

頃刻之間，從茂盛的林木那邊衝出數人，向此跑來。

天平太重新的講剛才所說的話。

「請你說明來意。」

有一個人這麼問。

「等見了你們的頭目再說，你就這樣傳上去。」

天平太反而生氣了。

對方將天平太上下打量一番，一口長劍足以說明來者非平凡之輩，獨闖山寨，莫非有什麼特殊任務。

「進來吧？」

於是天平太騎馬走進山寨。

裏間的建築相當的廣濶。

「所寬大像客廳的房子裏，其中坐著一個頭上紮著布巾，身著斑斑花紋的披肩的男子。

「你是頭目嗎？」

天平太就坐之後即問對方。

「你來這裏有何貴幹？」

「我是來跟你交易的。」

「交易什麼？」

「我是南蠻海盜的代表，我們的船隻曾駛過伊豆島，橫過相模海灘，如今來到武藏野的海濱。」

天平太很自然的編出一大段謊言。

「越過千里遠海面來到這裏的南蠻的海賊船，其目的本來是想把南蠻珍奇的物品、武器等，直接與京都的足利將軍府談判，交換日本的各種貨物。不幸的很，巧遇京都現正忙於打仗，所以交易終告失敗。之後，我們改變初衷向東國駛來，在途中不幸又遇到暴風浪，只好停泊於關東的港灣內。」

天平太頓了一下，後繼續說道：

「南蠻的海盜船隻，食用的糧餉快用盡，想跟武藏野的你們做筆生意，於是推派我都布羅天平太爲代表，與你們交涉。」

天平太面無愧色，侃侃而談。

野盜團的頭目聽到天平太這麼一說，心中大感興趣。

之後，天平太被引入一間密室內。

「請問你們南蠻的海盜船，只有一艘嗎？」

頭目問著。

「不，共有三艘。每條船上有三百人，十門大炮。」

「大炮是什麼？」

「就是開一次火，你們這裏所有的房屋都會化爲灰燼。」

天平太向頭目解說海盜的船裝置有許多厲害的殺人武器。

天平太原是出生於呂宋島，西班牙海盜的兒子。十五歲時，就上了海盜船。

他所乘的那艘船隻，進犯明朝的吳淞江沿岸一帶，忽而遇到同是來侵犯的日本海寇船，發生衝突。

後來被日本海寇制服，天平太遂被帶來日本。

結果使得他今後永無機會回到呂宋，以致獨自一人流浪於各地。

因而他對南蠻的有關常識，熟悉得很。

將野盜團的頭目蓋得頭頭是道，這對他而言，猶如反掌折枝之易。

「我們南蠻海盜是講仁義至上，如果你肯答應我們的交易，我們船長一定會餽贈給閣下兩門大炮。」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但這宗交易，你若派代理我要拒絕，希望你親自到海邊來跟我方的船長交涉，否則免談。」

「好，我答應你。現在把你們所需要的東西開出來吧。」

——這深山裏的賊頭，恐怕終年也見不到海盜，傻兮兮地中了我的計。

天平太暗地的嘲笑野盜們。

頭目於是馬上命令部下準備天平太所列出的物品。

大鎧、陣羽織、刀、槍、陣幕、旗、陣太鼓以及糧食。

野盜團所準備的這些東西，都是掠奪來的。

頭目帶領著一百五十名的囉嘍，浩浩蕩蕩的向海邊出發。

天平太與頭目並肩的走在行列前面，而出山寨。

——剩下的就看伏見劍吾了。

他在心中這麼想著。

「主人，你看野盜他們已經出來了。」

由樹上傳來海太郎的聲音。

原來海太郎是爬上樹探望情勢，才得以觀知對方的動靜，而劍吾也爬上樹看個詳細。

「幹得好！」

劍吾笑了，隨便一算起碼也有一百個人以上，正往海邊的方向走去。

劍吾隨而跳下樹，對海太郎說：

「你有勇氣跟我侵入山寨嗎？海太郎。」

這樣問著。

「我是日本第一武士伏見劍吾的得意徒弟也。」

海太郎挺胸昂然的回答。

「好吧！跟我來。」

約莫一刻時辰，當紅紅的夕陽斜落到西方丘陵時——。

劍吾和海太郎兩人從丘陵的背後侵入山寨，當來到一座滿是欅樹的森林時。

「你在這兒等我。」

劍吾在樹林中一直等到大約是進用晚餐的時間，留下海太郎，獨自悄悄的向山寨挪動脚步。

這間野盜團的山寨，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構造，外表看來頗似城池的設計。

他們必定把搶來的女人藏在很隱匿的地方。

不需花費太久的時間，囚禁女子的場所立即被劍吾發現到。

在一道木柵圍成的曠地有三間獨門獨戶的小屋。

——一定是在這裏。

劍吾看到兩人守在木門外，平然的走上前。

看守的人瞧到他那平靜的表情，不懷疑的就讓劍吾進來。

此時太陽已西落，大地一片昏暗，完完全全的進入黑夜。

劍吾在靠近對方的瞬間，猛然的翻身殺掉一個，隨即「唰」一刀迅然的砍了第二個人。

兩個人連叫都沒叫，木然的倒在地上。

劍吾趕快的衝進小屋內。

屋內還用著木頭架成像地牢似，朝裏看，有十幾個人靜靜的坐在那兒，是女人沒錯。

「我是救妳們的。」

劍吾低聲的說著。

然後以劍劈開小屋的格子門。

但一時間要帶走這十幾名的女人逃離這裏，是件不好辦的事情。

而且天空一片明朗，皎潔的明月已高高的掛著。

「妳們大家聽我講，每個人與每個人之間的距離，最好保持十步，跑幾步就停下來，反反覆覆的前進……，向北邊的那座樸林逃去，那裏有我的夥伴，一個少年在那兒接應，然後他會帶妳們逃出山寨。」

年輕的女子們默默的點頭。

「我順便問妳們，在這裏有沒有今天被捉來京都的大布料行老板的女兒呢？」

劍吾緊張的問。

一片沉默。

劍吾皺了一下眉頭。

這時有人答腔了。

「在中午的時候，有一位美麗的姑娘被送來這裏，但過了沒多久之後，她又被帶走。」

如此對劍吾說。

女子們每天都會有好幾名被帶出去，做野盜們的玩物。

——頭目已出去了，誰會玩弄新捉來的女子？

劍吾想到自己來這裏的目的是，要搶回家城太郎兵衞的女兒。

但只救這個姑娘，對於眼前的這些女子不管於良心上也說不過去的。

劍吾下定主意。

「好——，妳們開始跑！不要出聲，儘可擴大十步以上，照著我的話去做就是。」

劍吾統統把這些女子放出來。

看到最後一個女子離開，劍吾趕快向主屋跑去。

裏面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長形房間並排著。

房與房之間是條通道。

因衆人大都隨頭目出去，以致屋內顯得非常的寂靜。

在繞過一處圍牆的地方時。

驀然看見一棟像宮殿似的房屋，在牆的那一邊。其上的瓦片被月光照射得很亮，閃閃發光。

由裏面傳來陣陣的吵鬧聲。

劍吾沿著牆壁向前走，然後縱身一躍跳過圍牆。

先俯臥在地面察視著建築物的動靜，然後才慢慢的向前挪進。

建築物裏正在大開酒宴，好像在慶祝什麼年節似。

屋內有七、八個圍坐著。

頭目的座席空蕩蕩的。

圍坐的人個個留有一撮八字鬍，穿著戰衣。

除了頭目以外，其他的組頭都在。

頭目座位的右方，坐著一個臉帶著厲害刀疤的男子，看模樣他是副頭目。

他的面前坐著一位嫻雅的年輕女孩。

這姑娘必定是京都大布料行商人的女兒。

「……我的意思是說，一個頭目絕不可亂發權威。」

副頭目模樣的人大言不慚地說著。

這是一個下弒上無法紀的亂世。

在武藏野野盜團的山寨中，也開始進行下弒上的陰謀。

「雖然這麼說，興建山寨的人到底是頭目，七年前這個山寨剛成立時，我們這裏只有二十七人而已。」

「可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如今已是二百二十人組成的野盜團。我們爲頭目賣命幹活，到後來所得到的東西大半歸頭目所有，我們能沉默嗎？身爲頭目的人，應把得到的東西，抽出七成分給部下，才有道理。」

「頭目的野心是要將整個武藏野據爲己有，然後建成一座城池。」

「野盜夢想做城主，這是不可能的事。」

「今天召集大家來，想和各位商量一件事。」

副頭目開口講話了。

「我想大家都不願把自己的生命做爲他人貪慾之下的犧牲品。」

一時間大家沉默不語。

「怎麼樣？我們利用今晚頭目不在的大好機會，選出最適當的頭目，好不好？」

「待會頭目回來要怎麼辦？」

「那時嘛！還不簡單，我們七人合力將他幹掉不就得了。」

「……」

「殺倒是不要殺，我們只要把他手中的權力剝奪下來，然後讓他退隱。頭目已六十出頭了，這對他來說，是再好也不過了。」

「……」

「你們有什麼意見？」

結果副頭目的主張獲得在場的人的贊許。

在短短的時間內，副頭目升上頭目的名銜。

「現在，我以頭目的身份向各位下令。」

新頭目高興的向大家宣佈，說道：

「將來搶到的錢財，一半歸部下，另一半的由我們七人平分，這辦法好不好？」

「嘻……」

新頭目笑得合不攏嘴。

「但抓來的女子的處置，選擇權仍是歸頭目的，你們大家沒有意見吧！」

他這樣自作主張的對大家說。

意思即是說眼前的美麗姑娘，今夜應由他享受。

躲在屋簷下的劍吾，清楚地聽到他們的對話。

劍吾苦笑了。

他繼續的待在那兒等候機會行動。

最後屋內剩下新頭目和家城太郎兵衛的女兒，其餘的人很識趣的走開了。

新頭目色瞇瞇的對女孩說道：

「我不會把妳當成普通的虜囚看待，我想娶妳爲妻。」

「……」

「喔喂！我是說把妳當成妻子……，妳說話呀！」

「……」

「爲什麼不開口說話？我已答應娶妳爲妻子了。」

「……」

父母被殺了，一旦聽到要娶她做妻子，豈有感激的道理，但新頭目仍舊硬要她回答。

女孩一直沉默不語，新頭目顯得有點焦急了，忽然間伸出手去捉女孩的手。

「不，不要。」

姑娘拼命的抵抗。

「我要娶妳爲妻，妳不要？」

新頭目不客氣的伸出猿臂，環抱住女孩。

這時，劍吾覺得時間到了，當他想從屋簷底下走出來的時候，突然傳來人的喊聲。

「不得了啦！犯人統統逃光啦！逃光啦。」

瞬間，山寨哄鬧起來。

得到報告的新頭目發怒了。

「追！去給我追回來，一個都不能放掉。」

六名組頭也跟著跑出來。

這個新頭目既不願離開大廳，也不放開女孩。

這是劍吾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

他靜靜的從屋簷底下爬出來，站在新頭目看不見的地方。

——剛做了新頭目，犯人就逃得一個不剩，心中非常懊惱，又焦急得奔來跑去，無法處

置這狀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來人啦！回報。」一名小廝立刻跑來：「報告，連個影兒也沒見著，無從回報。」

「飯桶！下去。」

新頭目把小兵罵下去，又回到座位上，呷一口悶酒，一抬頭，忽而看見一陌生男子默默的跨進屋，大聲問道：

「你是什麼人？」

兩眼怒視著劍吾，

劍吾連答話的聲音都不想浪費。

他讓對方先握住劍，然後發出叫聲，由正面的殺過去。

手起刀落，兀的一聲，幾步踉蹌，終於平躺下去，血濺寶座。

新頭目只享受了大約半刻時辰的寨主寶座，即降落到陰間地府。

「妳是京都大布料行家城太郎兵衞的千金嗎？」

「是的！」

「我是受妳父親的拜託前來救妳的，現在趕快跟我來。」

於是，劍吾帶著女孩跨出大廣廳。

「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綾。」

「究竟能不能安全的逃出武藏野？這我不大有把握，妳心裏要有個準備。」

「是的！」

「快走！」

這時，海太郎帶著一隊女子逃出山寨，後有追兵，前有樹林，這羣婦女的慢動作可急煞了海太郎。

終於追手很快的發現女子們的竄動。

劍吾這時已跑到樹林。

忽然間——。

從谷裏傳來一陣悲鳴聲。

是女子們發現追手趕來的驚叫聲。

「妳一步都不要離開我的身邊，要忘掉自己的女人是身份，拼命的跟著我。」

劍吾向綾姑娘吩咐完畢之後，直直的朝山谷的地方奔去。

這羣追手們看到這些女子，野盜個個只顧挑選最滿意的女子預備帶走，你拉我搶，情形相當混亂。

四、五十名男子搶幾十位婦女，一言不合，兩兩打起架來。

劍吾忽然的衝入滿是怒濛交織著悲鳴聲的漩渦中。

「呀！」

「嗚！」

「哇！」

劍吾每一轉身就是一刀，將對方送到陰間地府去。

追手們認爲救女子的人不止一個，至少也有數名，以致有人喊「把女子丟掉算了！」、「整頓陣容」或「我們要集中在一塊」。

此起彼落的叫嚷著。

但一受到劍吾厲害的攻擊，他們的意志已動搖了，野盜們只好把女子扔棄，各自逃命要緊。

劍吾趁機大叫。

「海太郎，趕快逃！」

如此指示著。

「遵命！」

於是海太郎催促所有的女子向前奔跑。

「喂！大家，敵人只有一個而已。」

當野盜們發現對方只有一個人的時候，劍吾已經找到攻守俱佳的地點，準備第二度的反攻。

面臨著一邊是絕壁一邊是溪谷，劍吾有足够的力量來迎接敵人的攻勢。

「我先上！」

月光之下，有個人勇猛的向劍吾走上來。

劍吾等對方靠近幾步之後，說道：

「賊頭不在，你們就狼狽爲奸的幹起壞勾當來。」

「你說什麼？」

「你們的新頭目已經被我解決掉了。」

「你說什麼？」

「你們的新頭目已經歸天了，捉來的女子也統統的逃走了，你們是想來送死的嗎？」

「你少說大話！」

對方連說帶殺的衝向劍吾。

但被劍吾輕輕的一撥，隨即掉落到溪谷裏。

「來吧！」

劍吾故意的高叫著。

野盜們看到劍吾那身厲害的功夫之後，再也沒有人敢上前嘶殺。

「你們不上，我上！」

劍吾立卽的跨出三、四步。

野盜們不約而同的倒退。

「我先跟你們說一聲，你們的頭目還有一百多名的野盜，都無法安然的回到山寨。關於南蠻海盜船的事情是假的。你們要知道，這房總、相模、伊豆等國的結盟，將來是分瓜武藏野的。……要保全你們的狗命的，趁早離開山寨，往秩失方向疏散。」

講完之後，劍吾便掉頭走開。

然野盜們中沒有一人敢向前追上去。

天色徐徐的亮起來——。

劍吾和海太郎帶著逃出來的八個女子，來到相模的街道上。

那個叫綾姑娘的女孩也是其中的一名。

劍吾擔心野盜們再度追上來，所以一路上都不敢掉以輕心。

「主人，我們可以放心了。」

海太郎不在意的說著。

「不，還沒有脫離危險，我們不能粗心大意，如果在這裏受到襲擊的話，女子們至少要死掉一半。」

劍吾頻頻地回頭觀察背後是否有人在跟踪他們。

十九、救人的馬羣

海風緩緩地吹向松林，帶著一股凉意，使人不由得心頭雀躍起來。

有一隊十幾人組成的行列，以穩定的步伐向前邁進著。

由松林間縫中可看到山頂積著白雪皓皓的富士山，遠遠的聳峙著。

道路的左邊是風平浪靜的江戶灣。

右方是江戶城。

江戶城的太田道灌所興建的。

走在最前面的一個武士，說道：

「公主，如果妳走累了的話，請回轎裏休息吧！」

鶴姬打扮成出家人的模樣，以斗笠遮住臉部，身着僧尼的服飾。但仍究掩飾不了纖柔細腰的體態，一看便知是個女兒身。

爲了避免危險，里見的家臣們不大喜歡鶴姬離開轎子裏而出來走路。

尤其是隊伍中的里見市郎太，他深深的感到責任重大，一路上非常的謹愼。萬一途中出了紕漏，他已決心犧牲老命一條，不想活著回到里見城。

「這帶的風景實在太美了，我想多走幾步。」

鶴姬不在意的回答。

竚立於海邊，眺望著東西成一片的富士山與江戶城的景色，心中已恰然陶醉在這秀麗的風景裏，猶如置身於圖畫之中。

太田道那首答覆花園帝的名詩，令人不免遐思。

我庵在松泉近海處
富士高嶺見於軒端

鶴姬從樹隙中看見停泊在灣內的小舟。

——如能蓋間小屋在這風景怡人的海邊，我和劍吾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那該有多好！

早晨高高興興地吻別劍吾出海，

黑昏裏靜靜地坐在海邊，等待著劍吾的歸帆。

是多麼愜意的一件事。

鶴姬頓時覺得有股暖流掠過心胸，溫馨無比。

「公主，我們橫過武藏野之後，仍就能望到海濱的景色。而且我們還要跋涉箱根一段艱

險的路程，希望妳保留體力進轎中休息。」

里見市郎太語氣婉轉的對鶴姬說。

太田道灌自從被他的主君杉定正暗殺之後，太田的勢力被奪，此江戶城卽歸扇谷上杉家所有。

目前大概是由安正的孫子朝興當城主吧！

上杉朝興也曾耳聞過鶴姬的美色的風聲。

里見市郎太每要經過一國，都儘量避免他們看見鶴姬，他始終這麼做。

鶴姬自己也明白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走，是件危險的事情，故她順從的入轎坐著。

鶴姬入轎之後，馬上有人前來擋路。

來者是江戶城上杉家的家臣們。

「你們是那一地方的人？」

里見市郎太挺胸回說：

「我們是里見安房守賴定的家臣，是送貢物到京都的將軍府，請快讓我們過吧！」

向對方明說著。

「你們是里見安房守的家人？是！是！」

里見賴定跟扇谷上杉家訂有互不侵犯的盟約。

扇谷上杉家與山內上杉家是敵對的。還有近時與起龐大勢力的小田原北條早雲，他也是跟扇谷上杉家作對的。故雙方時時刻刻進入備戰的狀態中。

處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之下。江戶城的朝興不得不與房總地帶唯一的武將里見賴定結爲牛耳之盟，以免有後顧之憂，這種利害關係，朝興的家臣們都相當的清楚。

「我祝你們一路平安到達京都……。目前武藏野的野盜羣相當的跋扈，出沒無常，你們需要特別的加强警備——」

「多謝您的指示，感激不盡。」

問清後，巡衞的騎兵隊卽離去。

市郎太稍微的鬆了一口氣。

「我們必須趕路，要在黃昏之前越過田波川。」

他這樣告訴大家。

一行人默默的走了大約一刻時辰，已越過數處的台地。

當來到可以看見河流的台地時，市郎太命大家在此休息一下。

像河道一樣寬敞的街道，遠遠的展現於西邊。

這條就是著名的鎌倉街道。

街道行人稀疏，只有二個人在那兒行走。

「咿！好寬喲！武藏野——我們走了這麼久，才看見兩個人。」

市郎太嘆息的自語著。街道上的二人也把視線投向這邊看。

「天心師父，那台地上站著一羣人——」

「嗯！走了兩天的路程，終於見到人了，武步藏野實在太寬濶。」

天心和小魚本迷路於武藏野，經過一陣摸索之後，好不容易找到鎌倉街道。

「不知道是何方的武士？」

「看來他們並沒有武裝，大概是進貢的吧！可能是由江戶送貢品到小田原去。」

「武士們有時同盟，有時互相挑釁，眞可笑！天心師父是不是？」

「妳說的很對。對上杉定正忠心耿耿的太田道灌，不知何故莫名其妙的被主君暗殺，令人惋惜呀！道灌是個武勇智謀雙全的天才，却受到定正和同儕之間的嫉妒，於是定正使用計策，故意命道灌陷入內上杉頭定的陰謀，然後自己又跟頭定交戰數年，終於落馬一魂歸天。」

在天心說話的當中，里見的家臣們開始繼續他們的行程，緩緩的從天心與小魚二人的眼前通過。

「我們也往西的方向走吧！」

「天心師父，你打算到京都嗎？」

「京都是我的故鄉！」

「原來如……天心師父，那你從前是公卿哩。」

「妳覺得像嗎？」

「我曾看過公卿的樣子。尤其像天心師父這種不凡的相貌，一定是公卿之輩不會錯的。生活於宏偉的宮殿，吃的是山珍海味，且有衆多的奴婢侍奉，受了這種環境的薰陶，定會形成這種不凡的風範。……我說的沒錯吧！天心師父。」

「哈哈……。我要是不放棄貴族的身份，早就當上了大官。」

「你看，還是被我猜中。」

小魚雀躍不已。

「女人都喜歡嫁給貴族……，但現在的我是一個乞丐和尚，不論從前的身份多尊貴，現在就是乞丐和尚，誰也無法更改得了。」

「天心師父！」

小魚的臉色忽然間大變，用手指着河的那一方。

東隅頓時出現一百多名的騎兵羣，正朝著那行武士們湧上來。

那羣騎兵者一眼觀看便知是野盜團。

「南無阿彌陀佛！」

天心蹙著眉頭，失聲叫出來。

「他們會死掉。」

小魚驚慌的叫道。

「沒辦法救。」

「但無論如何，必須想個法子……」

「在這種情形下，即使神跟佛也不會怪罪的。」

「出家人不該說這種沒良心的話。啊！野盜拔刀了。」

小魚發出恐怖的叫聲。

武士們圍著轎子成一圓圈，表示決心堅守。

野盜團騎著馬繞著圓圈奔跑。

馬羣所跑到之處揚起一陣灰沙，將武士們遮掩住。

「天心師父，你不能眼睜睜的看他們被殺。」

小魚使勁的搖幌天心。

忽而送來吶喊聲，表示戰鬪開始。

天心這時也良心不安了，絞盡腦力的想救人的辦法。

結果一無所有。

襲擊里見城的家臣的這羣野盜，是中了都布羅天平太的陰謀而被騙往到江戶的武藏野的

野盜團。

當他們一行人浩浩蕩蕩地快到海邊時，天平太忽然的消失了，等靠近海邊一看，海上只飄著數條小船，什麼船艦根本就沒看見。

怒髮衝冠的頭目，決定要追到天平太方始罷休。經過一晝夜的追趕，一無所獲沒找到天平太。

好不容易死了這條心，開始他們回山寨的歸程，忽而發現這羣旅人。

於是，頭目將對天平太的憤怒轉移到這羣無瓜葛的旅人的身上。

這不是普通的掠奪而已，他們是要使盡全身的力量大殺一番。

指揮者里見市郎太看到對手猛烈的攻勢，知已方是無法以少數的人力擊退衆多的野盜，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候，心中突生一計，把公主放走。

他顯得很焦急，苦於找不出適當的機會放出鶴姬。

縱然把鶴姬放出來，也無法逃逸。

何況鶴姬的美姿若是被野盜們瞧見，他們反而會興奮不已。

市郎太目前唯一的辦法，是殺掉野盜團的頭目，否則別無他法可施。

——若能殺掉頭目，或許還有一絲生機。

市郎太放棄了抵禦的陣容。

「喂！頭目在那裏？里見安房守的家臣里見市郎太要向他挑戰。」

他大聲的喊著。

連續殺死二個野盜，之後

市郎太猛然的向野盜團衝去。

强將之下無弱兵，他那種威猛的氣勢亟亟逼人，使得野盜們隨卽讓開路。

看到這情形的頭目慌張了。

「將他殺掉！」

向部下命令著，策馬回頭想溜掉。

「往那兒逃！」

市郎太頓時跳起來，迅然的殺過去。

毫里之差，這一刀沒砍到頭目，賊首應聲落馬。

市郎太以爲對方已被他砍殺，放鬆心情。

就在他疏忽的一剎那間，有個野盜乘機的衝過來。

市郎太背上被劃了一道，鮮血乍時迸出。

「公主！」

高聲一叫，終而倒在地上呻吟。

這個時候，市郎太的部下大半被殺害。

然市郎太咬緊牙根勉勉强强的站起來。

幌了幾下，又倒下地，這回再也爬不起來。

經過一場激戰之後，全部的家臣都死光光，只剩下一頂轎子。

「好慘！全部都死了。」

從台地上望到這幕慘景的小魚，嚇得脚都軟了，不禁地雙膝落地而跪。

這時，天心默默的凝視著野盜團繞著轎子轉，然後打開轎門。

「喔！」

大家不約而同的驚叫一聲。

「轎子裏的是和尚嘛！」

「唷！」

小魚感到怪異了，專注的看著。

由轎中走出來的是和尚沒錯。

「奇怪了！這些武士爲何把和尚藏在轎子內，一路上保護著。」

天心側頭沉思，也說不出所以然。

小魚兒默不轉睛的望著。

「不對！不對！那是年輕的女子。」

大聲的對天心說。

和尚被野盜們由轎中拉出來，並沒有抵抗，但一味的躲開人的摸索。

看到這情景，小魚明白了。

「妳說的很對。」

天心也看出來了。

「啊——」

小魚忽然驚叫一聲。

「也許那個女子是公主?!」

「妳說什麼？」

「她可能是我所找的鶴姬。」

「……」

「不會錯，一定是的。」

「女人的直覺通常是非常靈敏的。」

「天心師父，你一定要想法子救出公主。」

「說不定妳看錯人。」

「絕對沒有看錯人…她一定是公主。」

小魚肯定的說。

然而——。

即是鶴姬的話，也沒辦法解救。

出家人和女孩二人身無寸鐵，要如何救呢？

「我實在無能爲力。」

「天心師父，無論如何定要想法子救救她……」

「我瞭解妳的心情……，沒人幫忙的話，只憑一時的匹夫之勇，也是陡勞無功的，會白白地斷送一條性命。」

「不管怎麼說——」

小魚焦急的望了四周一眼，沒有人影出現。

這時——。

從台地那方的山谷出現了一個人影，向此走來。

「我看到一個人了。」

小魚高興的指著。

「只有一個人嘛！還是不行——」

天心不以爲然的搖搖頭。

這可說是上天有意的安排。

來人正是草兵衞。他知道里見安房守賴定派人護送鶴姬到京都，所以心裏覺得很安穩，慢慢的由後面追趕上來。

而且，草兵衞也曉得里見賴定的部下是一羣可靠的人。

——既然那個武將派家臣護送鶴姬前往京都，相信定能達成目的。

以草兵衞走路的速度，照理說應該早已追到才是。

然一路上爲了避開乙女之助的糾纏，故而延誤了時間。

乙女之助是個機警的秘探，不太好甩掉。

後來草兵衞想盡辦法讓他誤食安眠藥，才得脫身，

總共費了兩天的時間，草兵衞終於把乙女之助甩掉，

然後專心的追趕護送鶴姬的一行人。

「喔！」

走到台地上的草兵衞，驀然的發現他們兩，喜悅的叫出聲音。

一個出家人模樣的男子，他是沒看過的。

但無論如何，他永遠不會忘記出家人身旁的那位姑娘。

——她不就是鯨舘那個小魚的姑娘嗎？

草兵衞趕緊加快脚步。

小魚發現來人是草兵衞，頓時歡呼的跳起來。

「這位秘探，你趕快去救公主。」

她這樣對草兵衞叫。

「什麼？公主？公主在那裏？」

「被野盜帶走了。」

草兵衞後來由天心的口中獲知武士們如何的與野盜羣展開一場激烈的慘戰，以及又有一位裝扮成僧尼模樣的女人被帶走的情形。

「她果然是鶴姬。」

草兵衞臉色沉重了。

原來草兵衞潛入里見城的穴道時，曾看見扛著木箱的武士正是這羣慘死的家臣。

「我們的公主的悲運，要到何時才能了結？」

草兵衞失神望著已經離遠的野盜羣。

從看見草兵衞的時刻開始，天心一直打量著他。

「我看你是個秘探，好像挺能幹的樣子。」

這麼對草兵衛說。

「跟你合作的話，或許能救回公主也說不定。」

被都布羅天平太氣得怒髮沖沖的頭目，如今捉回一個女子，心稍爲的開朗些。

他跟鶴姬騎馬並走著，兩眼色瞇瞇的盯著鶴姬看。

被人摘下斗笠，那張秀麗的臉龐毫無遮隱的展示在頭目的眼前。這六十出頭的賊頭總算看到生平未曾見過的絕世美女，大大開了一次眼界。

那張低俯的漂亮臉蛋，非任何言語所能形容的。

頭目從來不相信有什麼仙女的傳說。如今看到這整個都是美的化身的子女，一直由嘴角淌出白沫來。

見到由法衣裸露於外的雪白玉腿，他感到頭暈目眩有點飄飄然，樂著三魂七魄都出軀雲遊。騎在馬上顚顚倒倒，輕飄飄地簡直就要落下馬來。

——如果把這美女放在我身邊，恐怕這一身老骨頭都會酥了，而折煞壽命。

總之，在日本全國再也找不出如此絕世的美人。

頭目的神情有點不安了。

「喂！」

頭目裝出很和善的態度，親切地呼喚鶴姬。

「看樣子，妳並非是普通人家的姑娘，一定是那個城主的女兒。」

「……」

「說話嘛！是那位城主的女兒？」

「……」

「妳怎麼不講話？我在問妳呀，若是的話，我會另眼看待。」

「……」

「難道妳是啞吧不能說話。」

「……」

這個美麗的虜囚，眼睛眨都不眨一下，默默的凝視著地面。

跟在後面的組頭。

「頭目，我想她八成是鶴舞城的鶴姬。」

這樣向頭目說。

「何以見得？」

「聽說鶴舞城的公主美得像仙女下凡，這種風聲也被京都的將軍府聽到，後來將軍家也曾派使者到鶴舞城交涉。」

「嗯！照你這麼說，她的確是城主的女兒，錯不了的。」

頭目嚇得不由自主的吐出舌頭來。

這野盜團的頭目是出身於貧苦的樵夫家，長大後在越後的小小城做一名兵卒，未能成爲正式的武士。

如今做夢也沒想會跟城主的女兒在一塊。

過去所擄來的女子，充其量也不過是浪人家的女兒。

現在他的慾望將要實現了，城主女兒的身分加上絕世美女的稱譽的女子，今夜可由他摟著睡覺。

「哇！野馬羣出現了。」

後面有人叫著。

但望著鶴姬出神的頭目，却好像沒聽到似。

當時武藏野的廣大原野，棲息著數羣的野馬。

野馬對人的警覺性相當的高，只要一發現有人，立即逃逸無踪，而且，野馬羣中彷彿有匹首領似的馬，指揮野馬羣的行動，牠們那種神出鬼沒的動作，好像是在跟人鬪智似的。

國內正是處於一片兵亂倥傯之際，以致各地的馬源很需要。

像這種强壯的野馬，若能逮到就可賣很高的價錢。

然野馬的警戒心非常的高，祇要一看到人影出現，就會轉換方向逃逸。

但是——。

出現在野盜團前的野馬羣，今天不知怎麼搞的向這裏奔來。

「頭目，這是怎麼一回事？」

組頭立即跑到頭目旁問著。

頭目好不容易回復到現實的情況中，然後說道：

「這些野馬一定發瘋了……，我們應該先發制人，突進馬羣，一頭也好，兩頭也好，反正把馬捉來就是。」

在頭目的想法，他是認爲馬羣若爲人羣突進，定會慌張的衝散。

於是野盜團馬上圍成每十騎爲一橫列，開始要向前衝去。

但是——。

向他們奔來的野馬羣，不僅沒散開，反而猛然的衝來。

總數約有二百匹以上。

而野盜所騎的馬匹只剩五十騎。

「不妙了。大家逃吧！」

在前的十騰趕快向左右兩旁散開，好讓野馬衝過。

莫非魔怪附身，否則怎麼會這樣，前列十騎各自逃散，後線不明所以，不約而同生出恐

怖心，也紛紛躲避。

野盜們已無暇觀察爲首的野馬身上伏著一個人。

頭目看到部下紛紛逃跑，非常生氣。

「畜牲！飯桶！統統給我回來，向馬羣衝去，來呀！給我衝過去！」

但是——

瞬間。

「我的媽呀！天大神慈悲！」

那些野馬忽而改變方向，向他衝過來。

顧不得身旁的絕世美女，自己的性命要緊，他開始向前衝去。

這一剎那間——。

有支飛鏢如閃電般射中頭目的背部。

鶴姬不會騎馬，只好不動聲色的趴在馬背上。

「公主！」

聽到有人喊她，鶴姬才仰頭看了一下。

頃刻間，有個男子騎馬向她飛奔而來。

然後看準的跳上公主所騎的馬匹。

——是草兵衞。

鶴姬驚喜了。

野馬羣的指揮著察覺身上的人已離開，高聲一鳴，然後向前奔去。

於是所有的野馬羣也隨即跟上去。

「他們會逃走！」

「不要讓他們逃走！」

野盜們紛紛地叫嚷著，且馬上掉頭追趕鶴姬、草兵衞二人。而草兵衞快馬加鞭向前奔馳。

草兵衞讓鶴姬坐在前面，自己拼命的策馬奔馳於原野上，有如在雪地上滑冰的迅速。

「公主，妳精神還好吧！」

關切的問著。

「草兵衞，跟坐在小舟沒有兩樣。」

「那太好了！」

「草兵衞，你好像是我的保護之神。」

「這樣我人生才有意義！」

草兵衞策馬越過臺地之後，轉而向山谷奔去。

在那裏——

天心和小魚二人靜候著捷報的到來。

「公主！」

小魚趕緊跑上前來。

兩人的眼眶都充滿了晶瑩的淚珠。

「公主，我們從今以後再也不分開。」

「小魚，我也希望永遠的跟你們在一起。」

草兵衛有禮的向天心鞠了一個躬。

「今天能够把公主安然無恙的救出來，全都是師父你的功勞。」

實際上，天心還一直擔憂此計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善哉！善哉！這是天意，哈哈……，頭上三尺有神明啊。」

二十、無常花

松林的那邊，海浪正洶湧的拍打岸邊。

前面已是相模灘，海風猛烈的吹襲著。

「快到海邊了！」

劍吾對大家說道。

「主人——」

海太郎氣喘喘的追上來。

「你打算把那些女子怎麼辦？」

海太郎回視著背後的女子們。

「嗯！」

「這些女子能帶到京都去嗎？」

「海太郎，你反對嗎？」

「簡直像人販子，這種事我才不幹。」

「那些女子們來自各地，怎麼能讓她們單獨的回到自己的故鄉去？當然住在武藏野本地的也有，但家破人亡無依無靠，有的是身爲人婦，如今遭到野盜的汚辱，那有顏面回去見丈夫……，難道我能狠下心把她們丟棄在這裏嗎？」

「那你是要把她們通通帶到京都，是嗎？這我大大地反對。」

海太郎的臉漲得鼓鼓的。

「這要如何是好！大丈夫一旦答應人家的事情，就不能毀約，海太郎等你長大之後，你了解這個道理。」

「嗯。」

海太郎終於點頭了。

走了一段路程，劍吾又說道：

「我認識一所寺院的法師，就在大磯的附近，等下到那裏拜託寺院的法師讓我們休息。」他這樣講。

身無分文的流浪者，大都以寺院爲家。

一旦與寺院的法師認識之後，以「後會有期」告別法師，而離開寺院。

沒多久——。

一行人轉入小路，看到有間寺院屹立於山林中。劍吾七年前曾來此投宿過。

女子們聽到能在屋裏過夜，高興極了！

數日來，他們都露宿於野外。

當來到寺院的破舊大門前，有人說道：

「這些女人……不是不能住在寺院的嗎？」

現出不安的神情來。

「這寺院裏的法師是非常的慈悲，他不會不講理的。」

劍吾吩咐他們不要出聲在這兒靜候著，然後自己就踏進去。

「稀客！稀客！伏見劍吾——」

寺廟的庭院中站著一個打赤膊且拿著掃帚的大塊頭和尚。

無量寺的法師名叫觀然，除了唸經外一年四季他都裸露著上身。

若一要起大刀，則要耍上一千遍，方始罷休。

從前他是京都比叡山的野和尚。

也曾在戰場上用大刀砍過很多人，與清澄寺的雲海同一行徑。

劍吾先做了七年未見面的寒暄。

「怎麼樣？在這七年的時間之中，你的劍法進步了嗎？個性也變了嗎？」

「劍法是有進步……。在鹿島的時候，無意中遇到塚原卜傳先生，跟他學到了一件太刀的劍法。」

「然後呢……？」

「然後變成一個戰爭販子。……殺了很多人，送到陰曹地府去。」

「哈哈……。你的意思就是說脾氣一點都沒有改變，七年前來本寺也只不過是十九歲的少年，如今已是一位勇壯的青年，令人刮目相看，但我看來你依然是愁眉不展鬱鬱不樂。」

「……」

「你現眉間所顯露出來的神情，和七年前仍是一模一樣的。」

「……」

「好了，不談這些事。你能光臨這裏，我是非常的歡迎。等下燉一帖藥湯給你喝，壯壯元氣。」

觀然是個犯戒和尚，照樣喝酒吃葷。

「我有件事想麻煩你。」

「什麼事？」

「我從野盜窟帶出來八個女子。我想暫時的讓她們住在這裏，然後想法子把她們一一地送回。」

「你帶來令我傷腦筋的事。……好吧！先叫她們進來，再說吧！」

劍吾叫海太郎把她們帶進來。

觀然看了一會兒，便說道：「哈！個個都長得很標緻，雖然說女人是地獄的使者，一旦出現在我的面前，我這個和尚也會心動的。好了，妳們先進去洗個熱水澡吧。」

他這樣向衆女子說。

之後，觀然和劍吾進了廟內，圍著火爐而坐。

海太郎也跟進來，劍吾把海太郎介紹給觀然認識。

「喔！這是你唯一的部下。」

爽朗地笑聲甚是親切。

一面笑著一面打開爐上的大鍋蓋，頓時飄出香噴噴的氣味來。

海太郎的肚子已開始唱空城計。

「這是野豬做成的肉粥。」

觀然和尚先盛一碗給海太郎。

「師父，你吃這個野豬肉，難道不犯罪嗎！」

海太郎好奇的問著。

「犯罪的是這條野豬，牠因踩壞我的菜園，所以我乾脆用大刀將牠宰了。」

「師父，你好厲害唷！」

「哈哈……，和尚也是人啊！想活命就得靈活點，我至今未犯的唯一戒律是還沒動過女人。……你這回帶七、八位女子，一路上奔波到這裏，必定非常的勞累。你有沒有捉過其中的一個呢！」

劍吾無可奈何的苦笑一聲。

到了傍晚的時刻，觀然和尚上本堂晚課去了。

這時候，綾姑娘才出來走到火爐旁。

海太郎已橫睡於爐邊，發出微微的打鼾聲。

「我想請問你一件事，不知行不行？」

綾姑娘看著劍吾問。

這是劍吾與綾姑娘首次面對面的相望。

——她是在大都市長大的姑娘。

劍吾注視著天眞無邪的容貌想。

「我們八個人都在擔心你究竟要帶我們到什麼地方？」

綾姑娘面色憂慮的對劍吾說。

劍吾兩眼望著爐中的火花。

「我也是爲了這件事而正在傷腦筋，只因曾受令尊的拜託，故一定要把妳送回京都。」

「她們大家也希望到京都……雖然這對你未免太强求了，但希望你好人做到底，幫個忙吧！」

劍吾想了一下，才說道：「一人獨自護衞是不够的，尤其是在這種野盜山賊橫行的亂世裏，如果要排除萬難，平安的順利到達京都，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切要拜託你。」

「……」

劍吾望著爐火，繼續沉默不語。

綾姑娘一直盯著劍吾，突然說：

「我想把自己的身體獻給你，以作爲報酬。」

以平然的口吻對劍吾說。

劍吾仰起臉，注視著她。

「如果你願意的話，請你把我——」

「別說了。」

劍吾嚴厲的叱責。

「妳也把我視爲與野盜同樣的人嗎？」

「不，我絕對沒有把你看成跟野盜同是一樣的人的意思。」

「妳何必做這事？妳認爲所有的男人都是屬於色慾的動物，是嗎？」

綾姑娘被劍吾講得不好意思，紅著臉低下頭，說道：

「很對不起。」

「我是一個流浪人，被妳們看成和野盜同類，這也難怪……，但我對於女人的想法，與野盜是不同的。我是不會隨隨便便欺負女子。」

「請你原諒我剛才的無禮。」

「好吧！不要說了……，妳回房告訴那些女人，我會把她們帶到京都。」

「是。」

綾姑娘抬起臉看著劍吾。

她知道他的心此時正在燃燒著。

劍吾任憑綾姑娘看他，他自己緊抿著嘴唇不說話，直視著爐火。

看見綾姑娘答禮步出房間時，他才鬆了一口氣。

十一歲時發生的悲傷的往事，忽而出現在劍吾的腦海裏，像是昨天剛發生的！歷歷分明的呈現在眼前。

那時，他背著負傷的九歲幼妹徘徊於山林裏，怕被敵人發現，懷著恐怖的心情一直往深山裏跑。

現在才想到敵人當時不一定會殺害年幼的他們。

父親並不是城主只是一個武將，因受主人的命令而獨守城池。

敵軍當時只希望守城的將士投降歸順。

而年幼的劍吾一直以爲被敵人逮捕，只有死路一條。以致不敢停下來替負傷的妹妹治療，而始終徘徊於山林中。

那時若能及時的替妹妹治療傷勢的話，或許妹妹不致於死去。

一陣傾盆大雨，使得劍吾背著妹妹到巨木下避雨。

當時妹妹已無法開口講話了。

劍吾受著寒氣的侵襲而顫抖不已，只有緊抱著妹妹，聆聽著滴嗒不停的雨聲。

心中感到陣陣的不安與恐怖，淚水一直掉個不停。

忽然間，滿身都是血漬的父親出現在眼前。

「好好聽著，你要活下去，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勇敢的活下去。你要看清父母親被殺城池被燒的情景，記在腦海裏，一輩子都不能忘記。」

想到當時的悽慘情景，劍吾痛苦得不由得顫抖起來。

忽然——

妹妹的身體變得硬硬的。

劍吾趕快搖幌著，大聲呼喚她的名字，却沒有絲毫的反應。

劍吾抱緊妹妹的屍體失聲的慟哭起來。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辰，雨停住了，太陽也爬上來，清清楚楚的看到妹妹的臉。

在劍吾的感覺中，他覺得妹妹的相貌是高貴而美麗的。

劍吾失神的看著，彷彿忘了自己還是活在世上。

而這件悲傷的往事造成了劍吾今後廻避女人的原因。

後來在我孫子源八郎的幫助之下，跟鶴姬舉行婚禮儀式。在他抱住鶴姬的瞬間，全身雖即刻像火般的燃燒起來，但他仍是有點猶豫不定。

——也許我這輩子要孤獨的活下去。

劍吾凝視著火花而低語。

想起誤喝浪人下毒的交杯酒，而拆散他與鶴姬，劍吾的心中不免的又黯然神傷起來，莫非自己這輩子眞的要過孤單的日子。

方才綾姑娘向他提出要求的時候，自己毫不思索的拒絕並非因鶴姬的原故。

——這就是我的命運！

「伏見劍吾，我看你的神情好像很憂鬱。」

不知何時，觀然和尙已站在那兒。

「沒有啊……」

劍吾不以爲然的笑著說。

對方脫下法衣，坐在劍吾的前面。

「我很想看看你的劍法進步到什麼程度！」

「……」

「七年前看到你舞劍的架勢，就知道你將來定可以成爲日本第一的劍客，若是遇到厲害的敵人向你挑戰，也不曉得什麼叫害怕。」

劍吾看著大塊頭的和尙。

「像我這種流浪人，即使劍法稍有進步，也是沒用的。」

「哈哈……凡是一個人得到一招功夫時，就常會有虛無的感覺。反過來說，就是當你成爲所向無敵的武士，目空一切，遺世獨立，你也會有空亡的感覺。像蟲一樣生活的那些農人們，他們的精神同樣是很空虛的，反看你手提著三尺的長劍，大步的行走天涯，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怎麼樣？」

「我雖由野盜團裏救回這些女子，但我一點都不覺得光榮，那只是偶然間遇到的。我從未有一次主動的拼命去做一件事。」

「嗯——是的嗎？」

「身爲一個男子，縱然是沒野盜給你一次次的磨鍊，只要懂得把意志帶進生命的領域即可，這是男人應有的本性，但是我根本就沒有具備這些。」

「哈哈……，你說自己什麼都沒有，好——什麼都沒有的意思表示你謙虛。以少年純眞的心保持到今天，這是佛法裏極自然的道理……。你的意志若始終不渝的話，這表示你是個有出息的人。」

他們二人斷斷續續的交談一會兒。

劍吾感到與觀然和尚說話，心裏輕鬆無比。

這時——

觀然從後房端出自行烹飪的菜餚，劍吾、海太郎及那些女子們都高高興興地大快朵頤一番。

這是一個很快樂的晚上。

女子們聽到觀然和尚的幽默話題，哈哈的笑成一團。

「好，睡覺吧！吃飽就睡，人跟猫狗也是一樣，能够每天吃飽睡，那也是很幸福的。」和尚打了一個哈欠，站起身就走，頓時間，火爐周圍又恢復了一片寂靜。

劍吾和海太郎兩人決定今晚睡在火爐旁。

女子們的大寢室隔壁有個小房間，是要給劍吾休息的，但他故意的避開。

「主人啊！」

海太郎躺著叫。

「什麼事？」

「我也改變主意。」

「……」

「我也贊成帶那些女子到京都，想一想覺得她們挺可憐的。」

太大意了！

像劍吾這樣謹愼的人，居然也睡得這麼熟，女子的房間發生了天大的事情，他竟然沒有醒來。

當一陣斷魂的悲鳴聲淒涼地傳來時，劍吾才猛然的驚醒過來。

劍吾趕緊的跑到走廊外。

來人個個舉著矛向劍吾猛烈的刺來。

劍吾聽到女子們發出斷斷續續的悲鳴聲，而心中焦慮不已，致使不能專心一意的對付敵人，終於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才得以突破敵人的包圍。

好不容易殺掉一名，另一名害怕得退却，使劍吾才有機會脫離。

但是——

一時的疏忽，而遭中敵人的矛。

劍吾急得不得了，連身帶矛都衝向發出悲鳴的地方。

在房的門口站著三個人擋著劍吾。

夜襲者早就探知劍吾帶八名的女子來到無量寺；故等到夜深人靜才來侵入。

劍吾以左手拔出插入肩膀的矛，然後以敏捷的身法殺掉兩個人，一點都不像負傷的人。

這時房裏變成鴉雀無聲，寂靜的恐怖。

半數的女子慘死於夜襲者的亂刀之下。

「你們到底是那方的弟兄？」

劍吾向黑暗中的二十幾個黑影問著。

「我們是武藏野的野盜專誠來向你報仇的，因爲你把我們搶來的女子全部帶走。」

一個黑影大聲的回答。

「你們爲何不殺我一個人？」

「把女人解決掉，再來對付你。」

劍吾生氣得連肩膀的疼痛都忘掉。

「我不會讓你們活著走出寺院。」

當劍吾這麼說時，有人出聲應道：

「我這個和尚也來幫你的忙。」

很宏亮的聲音由附近傳來。

是觀然和尚。

再度——

黑夜裏展開一場恐怖的激戰，清淨的道場被砍殺聲籠罩，遍地血漬。

劍吾一刀一刀的將野盜斬殺。

他並沒有注意傷勢的疼痛，忘情地殺向對方。

也沒考慮體力的消耗，拼命的向左右前後揮刀。

最後剩下的五、六個人，看見劍吾厲害的身法，即刻逃到庭院。

在庭院中，觀然和尚早就在那兒等候。

點亮了燭臺，仔細看著周圍，劍吾忽然的驚叫一聲。

慘不忍睹的一幕。

女子們，有的頸上插著矛，有的頭斷裂了，還有四肢被切斷。衣裙被掀開刺中秘處的也有。

劍吾知道海太郎躲在旁偷看。

「不要看！」

大聲的叱責。

——綾姑娘在那兒！

劍吾拼命在女子中找，但沒發現到。

然後跑到隔房搜尋，果然在那兒。

抱起來一看，幸虧還有氣息。

綾姑娘的身上中了一刀。

劍吾輕輕的抱著，回到方才自己睡覺的地方，然後也輕輕的放在地上。

這時觀然和尙也走進來了。

「好了！好了！神佛看到今晚這種血腥腥的殘殺，嚇得不知溜到那兒去。」

說著說著，趕緊蹲下身替綾姑娘包紮。

「看來，你好像有不少的敵人。」

觀然和尙一面替綾姑娘裹傷，一面對劍吾說。

「不是，你誤會了，那些人是盤據於武藏野的野盜。」

劍吾把一切的詳情講給觀然和尙知道。

劍吾從未想到野盜們會鍥而不捨的追趕，且將女子們全殺掉。

「我們的想法太天眞了……，讓女子們遭到這樣的下場。」

劍吾黯然的看著綾姑娘。

——我至少應該救這姑娘。

他默默的對自己說。

觀然和尙好像猜中劍吾的心事，看了他一眼。

「這位姑娘的傷口不太深，休養十天就可以走動。」

爲了救綾姑娘，不顧一切的侵入山寨中，且用計策將頭目誘騙到江戶灣，然後救出這些女子，殺死看守的組頭及副頭。最後帶她們經過相模，來到這裏投宿。

但一切已化爲烏有了。

不管事情有什麼變化，希望綾姑娘的傷勢早日痊癒。

海太郎的想法好像也跟劍吾同樣，一直注視著綾姑娘。

今天——。

大磯海邊的松林被海風刮得咻咻作響。

四人一行緩緩的漫步於道路上。

出家人、秘探以及兩名年輕的女孩。

走在最前面的秘探。

「天心師父！」

密探回頭對出家人說。

「什麼事？」

「現在太陽快要下山了，我們是一直走到小田原，還是就地休息呢？」

「在小田原休息有不方便的地方嗎？」

草兵衛用低沉的聲音，對天心說道：

「我們帶有絕世美人啊……，小田原這個地方是屬於有野心爭霸關東一帶的北條早雲的，他是由下郎崛起而成爲武將，他時常動美女們的腦筋，聽說是如此。」

「這麼說，我們應該戒備，那麼，我們先在大磯一帶住一宿吧，這附近有沒有客棧——」

天心想了一下，又說道：

「對了，我想到了，大磯這地方有座古刹是無量寺，那兒的法師跟我是舊交，是個豪爽的和尚……女人嘛，他倒不會隨隨便便的犯戒……，我們就到無量寺向他借宿一晚。」

「那最好也沒有了。」

於是四人由街道入往無量寺的小路。

從松林的樹梢上隱約地看到廟頂。

「我先去看一看。」

天心留下他們三個人，自己先進去。

「喂——出家人。」

有個本地人叫住天心。

「什麼事呀！」

「昨晚寺院裏發生事情，你去恐怕他們不會答應。」

「發生什麼事？」

「聽說昨夜有數十名的野盜偷襲寺院，且將裏面的旅客殺死，野盜本身也死了很多，如今正在埋葬屍體。」

「那不是好消息，我們要廻避。」

之後，天心回來對三人說：

「住在無量寺的希望要落空了。」

草兵衛一聽到寺院被草盜侵入成爲一處修羅場。

「那種不吉利的地方，不能叫公主住那兒。」

他也有同感。

轉回街上的小魚。

「公主啊！」

大聲的喊著。

她們二人跟在天心、草兵衞的後面走著。

「公主，妳有什麼感想？」

「是什麼事情？」

「關於伏見劍吾的事情，我總覺得伏見已越過相模山來到這裏。」

「……」

鶴姬本身也有這種預感，彷彿鶴姬就在這附近。

「我們在小田原等伏見劍吾的話，一定會碰到的，妳看怎麼樣？」

「我也這麼想。但到京都一路上還是挺趕的。」

「那是爲什麼？」

「因爲我這個女人所碰到的危險太多了！每次遇見困難就要麻煩草兵衞和許多的人，替我解圍，往後可能還會有危難，故我希望早日到達京都，就不需再麻煩草兵衞、天心師父，這樣我才能心安。」

的確——。

鶴姬自從逃亡以來，就沒過安穩的日子。

小魚感到一陣憐憫。

——這麼善良的公主，希望她早日得到幸福。

「公主，這個密探曾說從保護公主的任務裏，才體會到人生的意義。妳認爲是在麻煩他，那就不對了。」

「不是的，我是說萬一這位心腸好的草兵衞，如果爲我犧牲，那我終生感到遺憾……。至少我要儘量減少遇難的次數，因此我想縮短旅途的行程。」

這時的天心和草兵衞二人，正爲了是否在小田原住宿而意見不一。

天心說道：

「沒關係。」

「危險啊！」

草兵衞感到不妥的說。

但是——。

小田原的街道已出現在眼前了。

「天心師父，你不認識小田原任一寺院的法師嗎？」

「問題是……小田原這地方有三座古刹，每一所寺院都不會答應讓女子住宿的。」天心搖頭嘆息的說。

二十一、固執的人

灰土像龍捲風襲吹著整條街上，黃澄澄一片。

「呸！呸！」

有個旅人傾斜著右肩踽踽的向前走。連忙吐出跑進口裏的灰沙。

這人就是黑澤修理之丞。

在安房的途中，小魚被三名陌生男子帶走之後，自己背部也受了很重的傷，連帶著以前的舊傷也復發了。

修理之丞目前心中唯一的信念，卽是找到鶴姬。渡過漫漫的藏野來到相模，他仍是往西方前進。

——鶴姬一定是去京都，落難思遠親，一定是的。

這是修理之丞憑他的直覺所想像。

「這裏是大磯嗎？」

修理之丞於途中問了一個本地人。

「是的，這裏就是大磯。」

修理之丞又在想

——到了小田原城就可知道鶴姬是否已越過箱根山，因爲她的美麗非常的醒目，看到的人定容易記住。

他做如此猜測。

走了幾步，聽到本地人大聲的說，好像在交談什麼天大的事情。

「殺了十八個，不！十九個，如同鬼神般的厲害。」

「這個叫伏見劍吾的名字挺響亮的嘛！」

修理之丞無意間聽到他們的談話，即喊道：

「站住——」

「有什麼事？」

「剛才你是在說伏見劍吾嗎？」

「有嗎？」

「你說伏見劍吾殺了十九個人。」

「難道你認識伏見劍吾？」

「這些你不要管，被殺的是什麼人？」

「是野盜。」

「伏見劍吾現在那裏？」

「那邊的無量寺……，野盜侵入寺院後，伏見劍吾他一個人即將他們全部殺掉。」

「他帶有女子嗎？」

「本來他有八個，但有七個被殺，現剩下一個受重傷的。」

「那個姑娘是不是長得很漂亮？」

「什麼？」

「我是說那個姑娘美不美？」

「那漂亮極了！」

「你們走開——」

——一定是鶴姬錯不了的。

修理之丞的眼睛亮了。

他覺得自己的判斷很正確。

鶴姬跟伏見劍吾在一塊。

——我一定要把鶴姬奪回來。

修理之丞先到無量寺附近打聽裏面的情形，之後又折回到街上。

他是無法以武力取勝劍吾的。

他必需要動用腦筋才行。

——現在要怎麼辦才好？

一面搖搖幌幌的走著，另一面動腦筋思索。

路邊有座土地公壇，他走累了就坐下來休息。

過了一會兒。

有個商人狀的旅者從那兒經過。

「喂！站住。」

修理之丞大聲的叫住他。

「有什麼事？」

「你是賣藥的嗎？」

看到對方背上的藥囊，修理之丞很快的就知道。

「我是賣藥的，如何？」

「我有件事想跟你打個商量。」

「要商量什麼？」

「我想跟你臨時對調一下。」

「對調什麼？」

「我是說讓我打扮賣藥的人。」

「……？」

商人看了修理之丞那種盛氣凌人的態度，心裏頗感不快，連續退了兩步。

修理之丞即刻由懷裏掏出錢包，取出幾枚銀幣來。

「這些給你。」

對一個窮人而言，這些數目實足令對方呆住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先不要問，把你身上的衣服脫下來給我就是。」

「好！好！」

當他再度來到無量寺時，修理之丞已扮成賣藥商的模樣。

他閃動著一雙賊眼，橫越庭院來到寺院的大門前。

在大門前他請求看寺的人帶路，他說道：

「我是從丹後來賣藥的？」

「金次沒有來嗎？」

看寺的人問了一句。

原來在土地公壇跟修理之丞交換衣服的人就是金次。

金次他每隔兩年就來一次，因此和寺院的人處得很熟。

「金次去年得病死掉了。由今年開始派我來貴寺賣藥，我叫修次。」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你來得正巧，我們寺裏需要刀傷的藥。」

「好的！我帶來恢復體力增加元氣的良藥，待會拿去試試看……，這是由丹後的竹林的白蛇生血所提煉出來的。」

扮成賣藥者的修理之丞，當天晚上就住在寺院的小屋。

從前金次每從丹後來到這裏時，就停留數日，在相模一帶做些生意。

金次向來不付住宿費的，但總拿出最好的藥物送給寺院的人。

當時的寺院，不僅要負責埋葬死者，如附近的老百姓發生什麼事，都由寺院調解辦理；有人生病就拿藥醫治。這都是他們的工作，因此寺院須備有良藥以防萬一。

修理之丞吃完晚飯之後，就一個人靜靜躲在屋子，等待時間的到來。

方才他對看寺的人說由白蛇的生血提煉的良藥是假話，其實那是些安眠藥。法師、伏見劍吾若在飯前喝下，那是再好也沒有。

根據金次先前對他說，觀然和尚是耍大刀的能手。所以若能叫他們兩人喝下安眠藥，事情就好辦。

他因爲心急如焚，以致感到時間過得相當慢且長。

亥時。

——可以了！

修理之丞由藥囊裏取出刀，插入腰間，然後走出小屋。

目的是奪回負傷的鶴姬。

首先，他必須找出房間的所在。

他不出聲的走到屋前，站在走廊中觀察周圍的動靜。

傳來一陣陣的鼾聲。

——他們八成吃下去了。

他想起病人的房間必有亮光，於是去找尋透出亮光的房間。

找到了。

——一定是這裏。

修理之丞停在有亮光溢出的小房間。

慢慢地將門打開。

果然不錯，從棉被露出來的是一頭女人的黑髮。

——鶴姬。

修理之丞心跳得很疾速。

因興奮得過度，膝蓋隱隱地發痛，他勉强的克制自己，然後一步一步的迫近床邊。

鶴姬既然跟伏見劍吾在一塊，她的身體早歸伏見劍吾，修理之丞這樣想。

這種猜測，使他心中莫名其妙的燃起嫉妒心。

——鶴姬是我的。

修理之丞在內心裏吶喊著。

看到女子的臉孔時。

——哇！不對嘛！

發現到的那一瞬間，修理之丞全身的力量都消失了。

同樣是個美人，但她的美與鶴姬是兩種典型不同的。

伏見劍吾並沒有帶鶴姬的。

這對修理之丞是種無比的安慰。

但沒見鶴姬反使修理之丞的神經緊張了，變得有點急躁不安。

——狗屎！

修理之丞將已身的焦躁轉爲成對伏見劍吾的憎惡。

——只要伏見一天活著，鶴姬遲早會變成他的。

——不如趁這大好時機把他殺掉，一勞永逸。

下定了決心之後，修理之丞遂想去找尋劍吾就寢的地方。

當修理之丞跨出房門的同時，火爐那邊已察覺到有人潛進屋裏。

海太郎恰巧這時醒過來。

「主人！」

低聲呼喚著。

劍吾是躺在火爐的另一側。

「主人，有奇怪的脚步聲。」

「是的。」

「會不會是野盜又回來復仇！」

「侵入的只有一個人不要緊的。」

劍吾低低的回答。

「外面沒有很多人吧！」

「沒有了，你裝睡就是。」

「是。」

海太郎閉上眼睛，但全身的神經都進入緊張的狀態。

他清清楚楚的聽到脚步聲由遠而近。

——他向這邊走來。

海太郎的心跳不由得加快速度。

——來了！

他閉著眼睛數脚步。

而劍吾連動都不動的躺著。

另一方的修理之丞。

——我的安眠藥發生了效果。

暗自得意的盤算著。

於是他拔出腰間的刀，從海太郎的身邊走過。

海太郎猛然的睜開兩眼。

——哇！

他驚訝了。

——就是他！

海太郎始終忘不了自稱爲鶴姬的丈夫的武士。

——他還沒死！

海太郎圓睜睜的看著他的背後。

修理之丞絲毫沒察覺到自己扮成藥商的那股滑稽模樣。

他使盡渾身的力量用刀砍下去。

「去你的！」

連吼帶殺的向劍吾揮去。

瞬間——。

劍吾一轉身的跳起來。

修理之丞的刀落空了。

「混帳！」

接觸到劍吾銳利的眼光，他忽然感到一陣恐怖襲擊著整個人，五體都要僵硬了。

但劍吾沒出手沉默著：

「你這個狗屎！」

修理之丞失去理智的亂揮刀。

劍吾忽以急速的刀法，以刀尖一頂，就將對方的刀搶下來。

「吃狗屎的東西！」

修理之丞兩手麻木了，直直的楞在那兒，一付束手無策的樣子。

「請你坐下來，好不好？」

劍吾低低的叫。

「把鶴姬還給我。」

修理之丞大叫著。

「請你小聲點，已經是三更半夜了。」

「你把鶴姬藏在那兒？快還給我。」

「我現在和別人在一塊，你也不是沒看到的。」

「所以我才問你把鶴姬藏在什麼地方？」

「我也正在找鶴姬。」

「什麼？你也在找……，等找到之後，你是不是想霸佔我的鶴姬，這我不會讓你佔便宜的。」

「請你坐下。」

修理之丞害怕劍吾說不定一怒之下拔刀殺他，不禁地倒退數步跌坐下去。

「我有件事想和閣下商量。」

「什麼事？你講。」

修理之丞怒視著劍吾。

「鶴姬她後悔跟你舉行婚禮。」

「你說什麼？一定是你撒謊，她是我的妻子，她不會後悔做我的妻子。」

「我是原原本本的把鶴姬的心事轉告你知道。」

「我不要聽也不受你的騙，鶴姬她是我的妻子。」

「的確是如此。你跟鶴姬已行過婚禮，儘可說她是你的妻子，但鶴姬她已經後悔了。因爲這種婚姻並非鶴姬自己的意志決定，她目前非常希望取消這樁婚事。」

「這都是你煽動公主，……所以她才會後悔。」

修理之丞無法以力氣駁倒對方，只好集中全身的力量怒瞪著對方。

「我從來沒有這種野心。」

劍吾沉著的應話。

「你講錯了，鶴姬是世間上最溫和有禮的女子，一旦成爲人家的妻子，絕不會背叛丈夫，她一定不會做出這種事情的，她只是一個弱女子而已。如不是你從中挑撥煽動的話，她怎會變心呢？你是不是已經使用暴力侵犯公主了？」

修理之丞以爲劍吾已動過鶴姬的身體，全身的血脈即時的逆流，一口氣接不上去，滿臉通紅，就要爆發了。

「請你冷靜點！」

劍吾以嚴肅的口吻說道：

「看來，你只會以貌取人，不錯，在鶴舞城時，鶴姬像似一個沒有意志力的木偶，她會溫順的服從父親的安排，也不會反抗父親的命令。所以她默默的接受父親的指示，跟你舉行婚禮。但自城裏逃出來以後，公主每經過一次危難，她的意志就變得愈堅強，終而覺醒了。……她知道一個人活在這世上，須有自己的意志決定一切，這樣人生才有意義。雖是一個軟弱的女子，但經過數次磨練，自然而然地會產生堅強的意志。……現在的鶴姬，看來要比你這位外表像是武士的男子，還要堅強，難道你沒想到這點嗎？」

「……」

修理之丞嘴唇牽動了一下，好像要說什麼，但一時又吐不出話來。

劍吾繼續說道：

「男女之間的變化，是瞬間的，誰也無法預料到……，什麼時候公主對我產生思慕心，我一點都不知道，始終把公主當成是你的妻子般看待。我若說自己的心從未被公主的美麗所動搖過，這是自欺欺人的謊言，因爲我也是一個男人，但我對她沒有什麼野心……。後來我在清澄寺跟公主相逢時，忽然我們兩人的心靈彼此互應著。從那時我發現自己沒有鶴姬，是活不下去的，爲什麼我會有這種想法，那是因爲我的心裏已對鶴姬產生愛意。如果你是男人的話，乾脆死了這條心吧！」

修理之丞對劍吾的這番坦白話，所能做的唯一答覆是，立即撿起地上的刀很快的揮殺過去。

「呀！」

像野獸的咆哮聲，凶猛的殺向對方。

「你不聽嗎？」

劍吾眼明脚快的閃開了。

修理之丞滿臉凶煞的怒視著劍吾，顫抖著肩膀，這時他已不知什麼叫恐怖了。現在的他彷若一條發瘋的山犬，恨不得把對方吃掉。

劍吾冷冷的看著他。

「呀！呀！呀！」

連續的三聲，修理之丞瘋狂的逼近。

但是——。

瞬間，修理之丞被挨了一拳，無力的蹲下去。

等到他恢復意識時，發現自己的四肢已被綁在庭院外的老松樹上。

這時天已亮了。

「狗屎！」

修理之丞用力的掙扎著。

「你醒了？」

拿著掃帚的觀然和尙冷冷的問他。

「你們打算把我怎麼樣？」

「因爲你昨夜在這裏胡鬧，所以把你綁起來是應該的。」

「趕快把繩子解開。」

「不行，你不改變主意，我就不解開。」

「改變什麼？」

「叫你對鶴姬死心，就是要你看破。」

「囉嗦！鶴姬是我的妻子，應該是伏見鶴姬看破才對！」

「貧僧昨夜已聽到你和劍吾的對話，一味地去追不愛自己的女子的男人，是天底下最愚蠢的，你就是！」

「我不會這麼容易死心的，我黑澤修理之丞是鶴姬的丈夫，那有輕易放棄的道理呢！」

「名份上是你的妻子，但他的心早就跑到伏見劍吾那兒去，這是事實，你不能不承認它的存在。」

「在我沒見到公主之前，沒聽到她親口對我說，我絕對不會死了這條心的。」

「看你那付德性，只怕見到公主時，你已像野獸般的撲上去。」

「廢話少說，快將繩子解開。」

修理之丞大聲咆哮著。

「你這瘋狂的態度若不安靜下來，還是乖乖地待在這兒吧！」

於是觀然和尙不理會他，逕自地走掉。

「畜牲！」

修理之丞狂叫著。

「我要把你們統統的殺掉！」

二十二、秘探之羣

相當宏偉的館宅。

剛落成的小田原城裏有間巍峨的房屋。

所有的建築與城毗連著，和城內的來往是很自由的，但在城門出入的，不是城兵。

一看便知道是密探。

城主北條早雲召請全日本的密探於此地，且讓他們住在這棟豪華的館宅。

想征服關東一帶，將甲斐、駿河收歸於自己的領域，而抱著這種野心的北條早雲，卽召集各地優秀的密探，然後給于任務派至四方窺探。

個個長得其貌不揚。爲了與城兵容易區分，北條早雲把本來自己要住的新館，讓給秘探羣居住。

有個秘探騎著馬，大搖大擺走入庭內，然後對著廳裏的二十幾名秘探，說道：

「我看見美女了。」

大聲的叫著。

可是裏面的人一點也不感到興趣。

「你們聽著，那不是普通的美女。」

走進大廳的秘探，又開口說道：

「十萬人之中才有一個，一百年才有一位。若想這輩子看見那種稀有的美女，還得要有祖上陰德。」

「黑之助，你是秘探，講話不應那麼大聲，這是很不好的習慣。」

秘探中的一個不高興的指責。

「不是我誇張，的確如此。我只見了一面，全身好像都麻痺了。」

「是不是城主買的女孩？」

「不是，是一個過路人。」

「什麼樣的過路人？」

「可能是要去箱根而途中經過我們這裏的。」

「你默默的看她離去嗎？」

「當然哩！因爲她身旁有個厲害的保護者。」

「跟她在一起的是什麼人？」

「是你認識的，叫草兵衞。」

在秘探當中，伊豆的草兵衞的名字是非常響亮的。

「哦？是草兵衞啊！黑之助！你爲何不向草兵衞說，教他賣掉美女呢？」

「有啊！我是跟他說了，但他用兇惡的眼光看我，而且還罵我去死，我從未看見過草兵衞那麼生氣。」

這時忽然間有個秘探拍了黑之助的肩膀一下。

「黑之助，我有話要對你說。」

輕輕的在他耳邊細說著，然後卽進入隔房內。這人是乙女之助。

這數日以來，乙女之助感到很無聊，遂來到北條國。

帶黑之助跨進隔房的乙女之助，說道：

「你所看到的美女是鶴舞城的公主鶴姬。」

這樣告訴黑之助。

「啊！是她。」

黑之助的眼睛頓時張大了。

「聽你這麼說，那是眞的囉！原來把斗笠拉得低低的，是怕人家看見。那時我覺得很奇怪，順手拉開她的斗笠，嚇了一大跳，那眞是漂亮！喔！她就是鶴舞城的公主，難怪長得那麼漂亮！」

「跟她在一起除了草兵衞外，還有什麼人？」

「一個和尙跟一個小姑娘。」

「就這些人嗎？」

「連那個公主算在內，一共四個人。」

「有沒人發現公主的美麗而亂叫？」

「沒有！因她戴著寬邊的斗笠遮住臉部，沒有人能看見。」

「……」

乙女之助不知在想什麼，沉默不語。

「乙女之助，怎麼啦！你不是對女孩子沒有興趣的嗎？」

「是，我對女孩的臉或身體都沒有興趣，唯獨對鶴姬就不同了。」

乙女之助有數次擒住鶴姬的機會，但終告失敗了。

當初他跟草兵衞潛入里見城，想營救出鶴姬，結果發現鶴姬早已向京都的路出發。

最令乙女之助感到憤怒的是，草兵衞讓他誤食安眠藥，然後擺脫他而不見了。

乙女之助那時已決心要做草兵衞的好幫手，沒想到草兵衞百般的趕他走。

——哼！我與你誓不兩立。

現在聽到草兵衞已遇到鶴姬，且向京都的路上啓程。這對乙女之助而言。簡直是天大的好消息。

——從草兵衞搶奪鶴姬，然後獻給北條早雲。

「黑之助，如我們能够由草兵衞的手裏搶到鶴姬，能够賺大錢的。」

乙女之助說後，露出猙獰的笑容。

「對手是草兵衞，困難就重重了。」

黑之助搖頭說著。

「雖草兵衞是天下第一秘探，但他護衞鶴姬到京都，必須越過險惡的箱根路，我們可在途中偷襲他，還怕我們贏不了這場硬仗嗎？」

「聽說你不是在暗戀著草兵衞嗎？」

「哈哈……，我憎恨他。」

乙女之助毫不隱瞞的說。

黑之助說：

「鶴姬若能捉到賣給城主，定能賣很多的錢。」

頃刻之間，黑之助的臉上也浮出同意的表情。

「那我們試試看。」

「但對手是草兵衞，憑我們兩個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那還用你說，起碼要十個人。」

「加上十個的話，我們得的錢就少了。」

黑之助說出强烈的貪婪心。

「那五個好了。」

「不够！七個！」

於是，乙女之助再回到大廳中挑選了五個人，輕輕的對他們說明用意，然後帶入隔房。

這些密探都知道上總鶴舞城的鶴姬的美麗。

將她抓來給北條城主做妻子，是沒人反對的。

但懷疑七個人是否能够從草兵衞的手中奪回鶴姬？這就大有人在了。

「不是在曠野襲擊，而是在箱根的山中，草兵衞一定沒法子防備的。」

乙女之助滿懷自信的說。

「聽說還有個和尚同行。」

「從斷崖上把他推下去，不就得了。」

「不，這不是普通的和尚。」

「不用擔心，可能是安房的清澄寺的納所而已。」

乙女之助不以爲然的說。

大廳的兩個密探，忽而跑來隔房。

「你們在討論什麼？」

好奇的問著。

「談如何廉錢。」

「既然是廉錢，那我們也要去。」

「不是啦，雖然是廉錢，但要有賠掉性命的勇氣才行，所以才敢叫你們參加。」

黑之助這樣對他們二人說。

凌晨時分——

七個秘探很快的踏上箱根的坡路。

這行人彷彿已知道鶴姬他們已走到那兒，豪不遲疑的向前邁進。

從小田原到三島的路，有兩條走法。

一條是越過足柄，必須從小田原經塚本、矢倉澤，而抵達足柄峠。由此而下竹地、古澤、甲山、經佐野，到達三島。

另一條是跋涉險阻的箱根路。其中必渡三昧橋，沿須雲川而行至畑村，且要穿越過滿是檜杉聳立的密林，出箱根湖。

鶴姬一行出了小田原城，就在猶豫走那條路較妥當。

若要橫越足柄峠，對鶴姬來說是困難的，但如今已別無他法了。

草兵衞決定走這條路，但天心說道：

「從那兒上去，有個關所，草兵衞。」

「這我知道。」

「我們還要提心吊膽怕公主被關所的侍衞發現，我看還是選擇箱根路吧！」

「好，就這樣吧！」

「現在我還得去足柄峠附近的大雄山最乘寺辦一件事，你和公主最好廻避關所。」

關所自古即有設立，但曾經荒廢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自北條早雲佔有小田原城，又復設關所。

箱根這條險道却未設關所，因坡路太險陡了，馬匹無法爬上來，以致敵軍也不可能由此攻來。

鶴姬、草兵衞及小魚三人，暫時跟天心告別，之後踏上三昧橋。

自古以來箱根路仍是條險阻狹隘的山道。直至後世的德川時期，才加以整理拓寬。

一路上都是石子路。尤其沿須雲川時，更是驚險萬分，絲毫不能掉以輕心。

展現於前的是一片不見天日的密林。

草兵衞在進入密林之前，卽仰視的說道：

「若不趕路，可能會碰到傾盆大雨。」

雖然天空是一片蔚藍萬里無雲。

「草兵衞，你怎麼知道會下雨。」

小魚覺得很奇怪。

「這是經驗。無論天氣多好，只要西北的天空有黑雲出現，就會下雨。若申子的時辰下雨，那天雨就會下個不停。若是酉丑的時刻下雨，天氣馬上放晴。……太陽太强烈，會有風。……現在是險坡，公主，妳要小心——」

出生於伊臣的秘探草兵衞，這條險惡的箱根路，他不知走上多少遍。

當他們踏入密林的時候。

突然——。

有支飛箭猛然的射中鶴姬頭上的斗笠。

「啊！」

草兵衞趕緊拖著鶴姬蹲在地上，然後兩手立卽捉著數支的鏢刀。

「什麼人？下來。」

草兵衞說話的同時，忽有張黑網由頭頂上罩下來。

草兵衞迅然的把鶴姬推開，滾下坡地。

被網罩住的只有小魚。

草兵衞抱起鶴姬跑到一棵杉木邊，讓她坐在那兒。

然後準備應戰了。

「草兵衞——，投降吧！」

不知由何處傳來乙女之助的聲音。

「乙女之助，你以前說要幫忙，全都是騙人的。」

「對樂意幫忙的人却用安眠藥給他吃嗎？」

「你想騙同伴以奪取鶴姬，故不得不如此，是不是？」

「我現在帶著北條早雲精心挑選的秘探羣向你挑戰，覺悟吧！不要做無謂的抵抗。」

「閉嘴！我草兵衞那是你們能對付得了，有膽下來吧！」

「草兵衞，你要反抗嗎？公主的性命是有危險了。」

「乙女之助　我不知你是這麼卑鄙的人，今天總算看清你的面目。」

「哼！卑鄙的是你。」

有支箭朝草兵衞射來了。

但草兵衞輕輕的一閃就避開，好像很輕鬆似。

他連續的躲過三隻飛箭，然後使出絕招向密林的上頭射出飛鏢。

「哇！」

由樹上落下一個黑影。

草兵衞繼續發出第二鏢。

慘叫的一聲，再度的由樹上掉下一個人。

「乙女之助，你現身吧！」

突然又有張黑網向鶴姬的身上撲去。

網有鈎，向鶴姬的腰部纏繞著。

「幹什麼！」

草兵衞立即跑過去，用刀斬破網，就在這個時候，有支飛箭猛然的射入草兵衞的背部。

「嗚！」草兵衞發出悶然一聲。

看到草兵衞受傷，乙女之助及另五個秘探同時的跳落地面。但草兵衞不屈服的向對方射出鏢刀。

連續的射中三個，一一的倒於地上。

只剩下乙女之助和黑之助，他們二人也即刻的拔出刀。

這時，草兵衞的鏢刀已用盡了，只好拔刀抵抗，且搖擺不定的幌到梯木倚靠著。

「草兵衞，你快投降吧！那支箭有毒。」

乙女之助這樣對草兵衞說。

「毒？我不會屈服於毒箭的。」

草兵衞搖頭想驅走一陣睡意的襲擊。

這時，小魚已由網裏逃出來。

「快！趕快帶公主走。」

「有辦法走嗎？我看還是投降吧！不然要强暴公主了。」

乙女之助威脅的說。

草兵衞聽到乙女之助的話氣得不得了，連身上的疼痛都忘記了。

「乙女之助！」

一聲大叫，然後向對方突進。

「呀！」

乙女之助看到草兵衞可怕的模樣，驚嚇的直朝後倒退。

而黑之助也慌張的向後跑了數十步。

這時，鶴姬和小魚迅速的向上坡路跑去。

「好！」

草兵衞直挺挺的站著。

「乙女之助，今天我要跟你拼出個結果來。」

「草兵衞，我不想讓你死，快點拔出身上的毒箭，不然待會毒氣會佈滿全身。」

「不用說了，拔刀啊！你這卑鄙的傢伙，我跟你拼了？」

「草兵衞，我不騙你，等毒氣傳遍全身時，就沒救了。」

乙女之助一邊說，一邊慢慢的向前靠進。

瞬間，草兵衞跳起來。

乙女之助嚇得想轉身拔腿就跑。

但草兵衞已使盡全身的力量，向乙女之助殺去。

「嗚！」

乙女之助發出悲鳴聲，兩手舉得高高的，然後「砰」一聲的倒在地上。

草兵衞也同時的倒在地上，看到這幕情景的黑之助。

「哇！好可怕！」

黑之助原有追鶴姬的氣力，這時全都消失了。

轉身就開溜。

而鶴姬與小魚，兩人在忘我的情形下，直爬上險惡的箱根路。

鶴姬雖體力不佳，但在緊張的氣氛中兩脚不由得加快脚步，向前邁進。

不知不覺的已走出密林了。

小魚回頭看看後面是否有人在追她們。

「公主，沒什麼要緊了。」

這樣對鶴姬說。

「草兵衞嘛！妳不用操心，他會趕上來的。」

「但是——？」

鶴姬的心中好像有股不吉的預感。

對敵不是只有二、三個而已，並且也不是普通的山賊。

爲了偷襲他們，必定有相當的準備。

雖然草兵衞是優秀的秘探，先讓她跟小魚逃出來，但他有可能活命嗎？

想到這裏的鶴姬，身體不由得地顫抖起來？

——會不會？

滿身是血倒在地上的草兵衞的影子，頓然間浮現在鶴姬的腦海裏。

「公主……我們走吧！」

「可是……」

鶴姬有點猶豫了。

「我們不要在這兒猶豫不定，草兵衞好不容易的讓我們逃出來。」

經小魚這麼一說，鶴姬感到緊張了，立卽除去草兵衞的影子。

「草兵衞會追上來嗎？」

「一定會的。那次他不是利用野馬羣從野盜的手中救回公主的嗎？我們要相信草兵衞的能力。」

「他的能力我相信，但是他的處境相當危險。」

「不會的啦！」

小魚生氣了。

「草兵衞一定會趕上來的。」

「能够這樣最好。」

「若這樣我們就糟糕了，箱根的山路上滿是山賊，我看我們先到湖邊等草兵衞。」

於是鶴姬和小魚兩人又繼續爬上險陡的坡路。

沒多久——。

天空已晴朗了。

「公主，快到湖邊了。」

小魚高興的說。

二十三、輪　廻

「氣死了！眞要把我活活的氣死！」

在箱根路的密林中的險坡上，有個人影搖搖幌幌的慢走著，一路上不斷的發出怨言。

在黑澤修理之丞。

在大磯的無量寺受到無比的羞辱，而後脫險的修理之丞踽踽的向西方走去。

這個固執的人，隱藏在大磯附近的無量寺，籌劃著再度的狙擊伏見劍吾。

如今好不容易得到法師觀然的解繩，挾著殘餘的力量離開了大磯。

雖明知自己無法以武力駁倒劍吾。

但——。

心中的一把怒火有增無減節節的上升。

「氣死人！今後還要找機會向劍吾報仇。」

邊走邊罵著。當他感到上氣不接下氣時，隨卽停住脚步休息。

這時。

「我想請你幫忙。」

傳來一聲微弱的哀求聲。

「什麼事？」

修理之丞反問著對方。

「我想拜託你一件事。」

「你是在那裏？」

「在這裏！」

修理之丞朝著發出聲音的方向看去，原來是棵老松樹，於是走近一看，樹後躺著一個渾身都是血，只有一隻眼睛且難看的男子。

「你怎麼啦？被山賊襲擊的嗎？」

「不是，有點紛爭。」

「你是不是叫我替你治理傷勢。」

「我自己已經弄好了。但我同行的人已離開了，希望你通知我的同伴，告訴她們我還活著。」

「可以，你的同伴是男的還是女的？」

「女的。是兩個女子，其中一個長得很美麗。」

「什麼?!」

修理之丞的眼睛發亮了。

受到重傷的草兵衛，好像很疲憊似，緊閉著雙眼。

看到修理之丞的時候，就覺得這個人是不大可靠的，他這樣認爲。

他不知道這人是鶴姬的丈夫黑澤修理之丞，但是不是神明，故無法得知。只知他看來像個武士，就糊里糊塗的把事情託付給他。

在這種亂世的時代，武士大都被認爲是知仁明義的，

「你說美麗的女子？」

「是的。」

草兵衛微微地點頭。

「依你的速度，大概到三島就可趕上。若遇到的話，但願你能以武士的精神來保護。」

聽到這句話的修理之丞，心中感到舒暢無比。

——鶴姬，她向箱根的路上走去。

「聽你這麼說，那她是個高貴的女子囉！」

「曾經是城主的女兒，現在要去京都。我叫草兵衛是個秘探，二日後我就能趕上。你看

我目前受重傷，也無法馬上趕到。」

「你受重傷了，一天後就能够走嗎？」

「我是個秘探，像這種傷沒多久就會好。有兩個本是我護衞的女子，現在正走在箱根路上，然因身體受傷無法趕路，故向不認識的你拜託！看到你是武士才拜託你……」

「好，我知道，但那美人叫什麼名字來著？」

草兵衞似乎有點猶豫了。

「叫鶴姬。」

「……我知道，絕對照你的吩咐去做，你先好好在這裏養傷吧。」

「一切拜託你了。」

草兵衞閉上眼睛合掌著。

而修理之丞

——乾脆也將這人殺掉，免得遺留禍根。

頓時萌起這股野心。

但修理之丞不可能那麼狠心無情的！他自己又這麼認爲。

他繼續的向前邁進。

——鶴姬在這附近。

對伏見劍吾先前所說的話，他有點相信了。

劍吾在找鶴姬的事，是眞實的。

——好！等會捉住，死也不放。

修理之丞賣力的往上爬。

另一方。

仰臥在草地上的草兵衞。

——希望那個武士是好人。

草兵衞全身被毒氣襲擊著。

不是普通的毒。

如果毒氣不入身的話，也許還有能力追趕鶴姬。

至少要靜靜的躺上兩天，才能恢復元氣。

草兵衞只好耐心的等著。

「公主，富士山照映在水面。」

「眞美！眞美！」

有生以來第一次目睹富士山的風貌，女孩高興極了。

有許多人只聽過富士山的名字，然未能一睹其風采而離開人世，比比皆是。尤其身在女孩身不被允准隨便出門的時代，女子怎能輕易的看到富士山呢？

城破家亡，隨著小魚奔波於外的鶴姬，屏氣凝神的欣賞水中富士山的倒影。

暫時——。

二人陷入忘我的情界，靜靜的看著美景。

這時，鶴姬回頭首先開口。

「小魚，是不是快到箱根權現的御社？」

「是。看見湖面，然後下杉林的坡路即到。草兵衞曾這麼說過。」

來到權現社後，鶴姬三人就要在那兒等候天心，他們有這麼約束過的。

「我們還是趕路吧！」

鶴姬想在那裏等天心的到來。

如草兵衞還沒來的話，可以拜託天心去找草兵衞。

因掛慮著草兵衞的身體，以致鶴姬無法安心的前進。

沒有多久，兩人走到了箱根的權現。

不知由何時起，此處貼有起請誓的神文，曰：

「梵天帝釋、四大天王，伊豆箱根兩所的權現。」

當地的居民都非常信仰這座箱根權現。

跪在社前，想起這有名的故事：建久四年，曾我十郎、五郎兄弟逃入獵場的陣屋，殺死父親的仇敵工藤祐經的典故。

鶴姬跟小魚兩人默拜著。

突然，由背後傳來脚步聲，小魚猛然回頭一看。

這時——。

「啊！」

小魚張大眼睛，露出驚訝的表情。

站在眼前的是黑澤修理之丞，不會錯的。

「你是！」

小魚失聲的看著鶴姬。

鶴姬發現對方是修理之丞，臉上並沒有露出驚慌的神情，只是皺眉頭看著對方。

「鶴姬！」

修理之丞儘量抑制住內心的激動，輕聲的叫道：

「我能找到日夜所想的妻子，太棒了！」

「公主，這個人是大騙子，曾對我說過謊話。」

小魚氣沖沖的叫著。

「閉嘴！」

修理之丞大聲一喝。

「我要講！公主，這個人他說他是伏見劍吾，這樣來騙我，並且叫我跟他一道走。」

「閉嘴！不然要殺妳。」

修理之丞做出一付拔刀狀。

鶴姬跑上前來，對修理之丞說道：

「我有件事必須對你說。」

「哼！妳要講什麼，我都知道，在妳沒有說出來之前，我一口拒絕。妳是我修理之丞的妻子，就是死了也同樣是我的妻子，這種關係絕無法更改的。」

修理之丞搶先的說。

但鶴姬仍是一付鎮靜的表情。

「我跟你拜天地舉行婚禮，這是父親的意思，又不是我的本意。」

「雖不是出自於妳的本意，但實際上我們已舉行過婚禮！」

「我重新的向你請求，拜託你忘記我們舉行過婚禮，好嗎？」

「不可能的，父親的命令絕對不能平白無故的取銷。妳是我的妻子，我們要永遠的住在一起。」

「我就知道你會這麼說。」

「既然知道，就不必廢話。」

「雖然被你拒絕了，但我還是要向你說，從今以後我不是你的妻子。」

「妳不必對自己說丈夫不是我，這我不承認，妳永遠永遠都是我修理之丞的妻子。」

「我已經對你表明自己的心意，從今以後沒什麼好說。」

鶴姬很乾脆。

瞬間，修理之丞兩身的血液奔騰了。

「可惡！難道妳已把身體獻給伏見劍吾了嗎？」

原本不是這樣的鶴姬，如今簡直變成另一個人似的，毫不畏懼的向他表明自己堅定的意志，修理之丞呆住了。

獻身給伏見劍吾，才促使她變得這麼堅強。修理之丞這樣猜測。

鶴姬默然了，忽而說道：

「小魚，妳叫他走。」

大聲的向小魚發佈命令。

「畜牲！」

修理之丞跨近一步，想抓住鶴姬的時候。

瞬間。

小魚跑到鶴姬的身前擋著。

且右手還握著護身的短劍。

「好傢伙！」

修理之丞兩眼冒出怒光，狠狠的拔出刀。

「小魚，不要動手。」

鶴姬著急的加予制止。

小魚想到從前被武士欺騙的剎那間，心頭一股怒火頓時襲湧著全身，不能壓抑住。

「小魚，妳退開，不然要宰掉妳。」

修理之丞隻手握著刀，做出威脅的姿勢。

不知情的小魚，大聲的咒罵。

「身爲一個武士，最卑鄙的就是你。」

「好傢伙！」

修理之丞用力一揮。

小魚像拼死似，不顧一切的用短劍去接對方的大刀。

「畜牲！幹掉你，省得礙事！」

修理之丞氣得臉色一陣紅一陣靜。

小魚忽然的冷笑起來。

「像你這種無用的武士，想想自己被山賊打傷那種狼狽相如何？想想看！」

「嗚！」

被刺激的修理之丞，張牙舞爪地暴跳起來，咬牙切齒的怒叫著，做出揮刀的姿勢。

這時——

「哈哈……眞好玩！一個女孩在跟一個跛脚決鬪。」

傳來這譏諷的聲音。

社殿的大門已被人打開，有個身著熊皮無袖上衣的巨漢，不知何時悄悄溜進來。

是一個山賊。

修理之丞不屑的看了巨漢一眼。

——又是個來找麻煩的。

露出不快的神情。

不止一個，立即又迸出三個男子。

巨漢好像是首領。

修理之丞不動的站在原地，於是巨漢開口說話了。

「咦！怎麼不殺這女孩？不殺這女孩的話，美女就無法入手了。」

這樣嘲弄他。

「不關你們的事！」

修理之丞雖這樣叫，但對殺小魚的念頭已消失。

很明顯地，山賊們以好色的眼光注視著鶴姬。

「鶴姬快跟我走，若留在此，災難就要到了。」

修理之丞放下大刀，焦急的對鶴姬說。

鶴姬和小魚知道山賊是新敵人，但不願跟修理之丞在一起。

四個山賊爬下階梯，修理之丞、鶴姬、小魚三人，全被他們包圍住。

「你們要幹什麼？」

修理之丞裝腔作勢的問對方。

「沒什麼！只是想更清楚的看你殺女孩的刀法，以及看看這位美女而已。」

「滾開！給我站遠點。」

「這怎麼可以的，看來，女孩好像很討厭你，我們是慈悲爲懷來救公主的。」

「你們不要對公主起野心，她是我的妻子。」

「受到妻子奚落的丈夫，實在是可憐唷！」

說完後，四個山賊卽高聲的哈哈大笑起來。

修理之丞氣得兩肩不停地抖動。

曾是鶴舞城的浪人隊的隊長，如今受著山賊的嘲弄，消失了決鬪的勇氣。

「咳！快點呀！帶走妻子。」

山賊的首領又嘲笑著。

「氣死我！」

修理之丞想跟他們拼鬪，但怕鶴姬趁勢逃逸，有點猶豫不決。

但，修理之丞還是出手，無意間的向首領揮去。

「好險啊！」

首領敏捷的跳開。

這一瞬間——。

修理之丞的背部被對方猛烈的一刺，終而倒於地上。

受到屈辱的修理之丞，面色慘白，勉强的從地上爬起，但他全身已無力抵抗，搖搖幌幌的站著沒多久又倒下去。

「公主——，妳的丈夫要怎麼處理！是不是希望我們把他解決掉？」

首領問著。

「不要這樣趕盡殺絕。」

「那要我們救他嗎？」

「雖然現在已不是我的丈夫，但我不要看他受人凌辱。」

「有殺沒殺都一樣，我們四個箱根人也算救過妳一條命。」

「……」

鶴姬默默的看著首領，臉上並沒現出驚懼的表情。

「咳！這是上等貨。」

首領向其餘的盜賊說。

「首領，你吃剩的給我們。」

有人垂涎欲滴的同說。

「嗯！這是箱根太夫所看上的，誰也別夢想要得到。」

說完，向趴在地上的修理之丞踢了一脚。

「眞抱歉！我要接收你的妻子。」

瞬間——。

修理之丞發出一低微的呻吟聲，突而由地上爬起來，持刀向對方胡亂的揮去。

像蠢笨的老鼠遇到野貓羣的夾擊，做可憐的抵抗。

首領立即向手下使了一個眼色。

轉眼之間，二支矛劈哩劈啪的落在修理之丞的身上。

修理之丞後腦被擊中，木然的倒在地上而昏過去。

「公主——，我們以道義的立場救妳，妳要向我們道謝才對。」

首領假腥腥的說。

「不要靠近。」

小魚大叫著。

「保護公主的人快來了，我看你還是早點離開爲妙。」

「小姑娘，妳若多話，就會像那個人一樣的被我們修理。」

盜賊直直的逼近前來。

小魚馬上拔出短劍來。

盜賊不管小魚手上的武器，只想將她制服。

「不要過來！」

小魚的短劍迅速的刺向對方。

盜賊輕而易舉的把她的短劍搶過來。

「老大，這是新貨，送給我吧！」

「沒問題，送你。」

首領答應了。

然後，慢慢地靠近鶴姬。

「請妳把斗笠摘下來。」

「……」

「要不然我動手了。」

當首領伸出手想摘下的時候。

鶴姬猛然的後退一步。

下一瞬間——。

首領以迅速的動作取下她的斗笠。

並且還拉住鶴姬的手。

「仙女下凡降臨箱根啊！」

首領呆住了，直直地瞪著鶴姬看。

其餘的盜賊看得目瞪口呆，傻乎乎的站在那兒不動。

鶴姬絲毫不畏懼，也回視著這山賊。

「依我們山賊的眼光看來，妳是很高貴的有如神明。很想請妳做我們的守護神，但妳是眞正的女人，或是什麼鬼神化身的？」

首領又漸漸的靠近。

「……」

鶴姬的心中有著山賊不會侵犯她的預感，仍是沉默不語。

「乖乖的讓我享受妳細嫩的肌膚。」

首領伸手欲抱住鶴姬的同時。

「不要在這裏。」

鶴姬忽然的喝止。

「要在那裏享受，是我的意思。」

「不能沾污箱根權現的聖地。到你們居住的地方。」

鶴姬以堅定的語氣向首領說。

「妳覺悟了，很好。……這是我們山賊的榮幸，今後定會好好的服侍妳。」

仔細的觀察，首領好像不是什麼大將之類出身的。

鶴姬對小魚使了一個眼色。

小魚曾聽鶴姬說過，她無論遇到什麼危險，都會有貴人相助，脫離虎口而保持身體的清

白。而且她還自信與伏見劍吾做夫妻的日子不久將至，如今默默的等待。

被四個山賊挾持，兩人只好順從的走下石階。

忽然傳來一陣疾馳的馬蹄聲。駿馬過處，塵沙飛揚，街道上行人紛紛走避，突然馬上的騎士勒住馬韁，痴痴地望著鶴姬絕色的美貌。

「啊——美人。」

宏亮的一聲，是外邦人都布羅天平太叫的。

一個山賊立即跑上前阻擋著天平太的視線。

天平太冷笑一聲。

「你們是山賊吧！告訴我這美女是從那兒擄來的？」

「少囉嗦！快滾開，別想動什麼歪腦筋，要是把我惹火了，我會連人帶馬的把你扔入湖中？」

「美人給山賊玩弄太可惜了！……美人，妳是在那兒被捉到的？」

天平太問著鶴姬。

「上京都的途中被捉到的。」

「是這樣子的嗎？」

天平太還未說完話，山賊就動手了。

天平太閃都沒閃一下，輕輕的折斷矛身，然後擲向天空去。

迅即由馬背跳下來。

「山賊，你們今天碰到我是你們運氣不好，我都布羅天平太要把你們統統送到地獄去。」

說著說著，就拔出身上四尺的長劍，在空中揮了幾下。

名叫箱根太夫的首領叫道：

「這個從外城飄流到這裏的浪人，自不量力，這般的耀武揚威如同飛蛾撲火自尋死路。」

都布羅天平太做夢都沒想到，這個美女就是伏見劍吾的妻子的那位公主。

在武藏野自己冒著生命的危險侵入山寨，使劍吾得以救出布料行的女孩。然後，他自己就一直向西方奔來。

因這女子的相貌長得太出衆了，遂勾起他的興趣來。

「好！既然想到陰間地府，我就一個一個的送。」

天平太陰然的奸笑一聲，然後向前跨出一大步。

「殺呀！」

箱根太夫發出命令。

左右兩旁的人毫不畏縮地向天平太刺去。

可是，這個對手都布羅天平太兩脚像裝上彈簧似，一踢，他就立即的跳開。

二支矛同時的刺去，但都撲了個空。

天平太在雙脚未落地之前，持著長劍先在空中劃了一個圓弧。

那圓弧裏好像有個人頭。

頓時，鮮紅的血流像彩虹般的噴射出。

天平太在一瞬之間已砍倒一名山賊，但是他這快速的身法，並沒有留下給對方任何喘息的時間。

「哦——哇！」

簡直像玩遊戲似，不由得發出快樂的聲音。

天平太向第二個人殺去，然對方却想以矛抗拒，不惜的使盡渾身的力量，由上往下砍著。

但無多大用處，這第一個被天平太折斷武器的人，發出一痛苦喊聲，想趁機開溜。

剩下的只有箱根一人了。

「你很厲害嘛！流浪者。」

這個以箱根山爲家的山賊首領箱根太夫，並沒有流露害怕的臉色。

「看來，你是戰場出來的武者吧！」

天平太冷冷的說。

「我曾狙擊過一國一城。」

「眞可憐！如今却淪爲做山賊。」

「少廢話，誰輸誰贏還不能確定。」

箱根太夫用長矛向天平太的胸部刺去。

「嗯！」

天平太發出低沉的一聲。

現出很老練的架勢。

他那種架勢，使對方無以察覺其漏洞之處。

「你值得我跟你一決雌雄。」

天平太的雙刃劍擺出向右方水平的姿勢。

過去能够閃過他那迅雷不及掩耳的功夫，除了伏見劍吾之外，別無他人。

那時，劍吾察覺他揮刀之後，接著是刺殺，故能輕易的躲過天平太的刀法。

如今這個箱根太夫是否也能識破其間的破綻呢？

當然——。

箱根太夫是沙場經驗豐富的武士，不知殺過多少人，這時冷冷的看著這南蠻，沒有動靜。

對眼前天平太這個令人意外的快速攻擊法，並未採用厲害的反擊。

兩人默默地相互對峙著。

「公主！」

小魚低聲叫著。

「我們乘機——」

拉起她的袖子，做逃走狀。

鶴姬雖然表示答應，但無論那個贏了這場決鬪，都會立即的追上來，所以她決定不走了。

不管事情如何——

鶴姬和小魚由決鬪的地點慢慢地往後倒退，箱根太夫和天平太兩人專神的注視對方如何出手，以致無暇他顧，而鶴姬和小魚兩人退到某一適當的地點時，匆忙地向前跑去。

鶴姬以前每遇到危險時，都要拼命的跑，故她已跑慣了。尤其是最近草兵衞受到敵人的偷襲受傷，未能在旁保護，她也獨自的爬上斜坡。而今她又要開始跑了。

湖水已在眼前消失了，接著橫示前方是座山，等越過山後，就是下坡路。

鶴姬和小魚一口氣的奔向三島。他們一路上躲躲藏藏的穿過杉木林……。

這時——。

有五、六個武士，一窩蜂的向這邊爬上來。

「那女子跑得連裙都在飛動。」

「很年輕唷！」

「可能是被山賊追吧！」

「喂！是個漂亮的美人。」

他們各說各話，且以好奇的眼光打量著鶴姬。

看他們身上威武的服裝，便知是屬於北條早雲的部下。

六人排成橫列阻擋在鶴姬二人的面前。

鶴姬本能的用雙手摀住臉孔。

小魚繼續的走到前頭。

「請你們讓我們過去。」

向對方大叫著。

「妳們是被山賊追襲的嗎？」

「是的，我們必須趕路，請讓我們過去。」

「等下，既然我們來到這裏，一定會幫助你們的。」

小魚發現六人目不轉睛的盯著鶴姬，她的背脊不由得地凉起來。

——啊！公主太漂亮。

她一時間才恍然大悟。

鶴姬雖用手掩住臉且低頭不語，但還是逃不了六個武士的視線。

小魚看見他們那種眼神，心裏不禁地打了寒顫。

她猛然的拉著鶴姬的手，要衝出橫列。

「等一下！」

兩隻像猿臂的手忽然地捉住鶴姬的肩膀。

「你們想要幹什麼？」

小魚拔出短劍，拼命地向對方亂揮。

刀尖無意間已傷到一人的手腕，鮮血直淌下。

「去妳的，這野丫頭！」

小魚被對方用刀背一拍即倒下去。

北條家的部下立即將鶴姬圍住，且一直注視著她。

「看來，這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可能是城主之類大官的千金。」

「是的，你說得不錯。」

一個人繼續向前跨進一大步，仔細的瞧著鶴姬的臉。

「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這美女是最近滅亡的上總半島鶴舞城城主小須賀甲斐守英吉的女兒。……錯不了，妳說我講的對不對？」

「……」

鶴姬沉默不語。

另一人開口講話了。

「原來她是傳說中的鶴舞的公主，名聲太響亮了！聽說一百年當中也不會出現的絕世美人。」

他這樣講。

「一點都不錯！連將軍家都曾對她動過腦筋，這眞的令男人受不了。」

「妳老實說，是不是甲斐守的女兒？」

被追問的鶴姬冷冷地道：

「女子的面貌，對你們這些武士就能產生擾亂的力量嗎？」

她如此反問對方。

「哼！哼！美女是男人的寶貝……，公主，妳跟我們一起來吧！我們的主人是小田原的城主北條早雲，只要看到妳一眼，他馬上決定將妳留在身邊。」

「我已經有了意中人，且要嫁給他。」

「不要管那麼多，那種男人妳馬上會忘記，我們一起走吧！」

有一個人想捉住她的手。

但鶴姬把他的手撥開。

「哈！這公主還挺堅强的嘛，相信我們的主人一定很喜歡。」

這些武士不管怎麼樣，一定要鶴姬帶到小田原。

這時，忽然間山坡上傳來急促的馬蹄聲。

——大概是異邦人獲勝了吧！

鶴姬的心裏有這種直感。

的確如此。

騎馬奔來的，果然是都布羅天平太。

天平太跑到時，即勒住馬停下來。

「美人常遇到災難。」

猙獰的笑著。

北條家武士看到異邦人似乎也搶奪美女的意思，全身的殺氣沸騰。

「你這個浪人最好識相點，趕快滾開，不然白刃切豬肉，刀下不留情。」

「滾！……乞丐洋人。」

武士們七嘴八舌的謾罵著。

天平太一躍跳下馬來。

「你們是北條家的家臣嗎！」

「你問這幹什麼？」

「北條早雲要在這裏損失六名武士。」

「你講什麼！」

「看招！」

天平太一喝，立即拔出背上的長劍，對準一名武士砍下去。

接著，一個人也應聲倒地。

「好厲害！」

「這有什麼了不起！」

經常奔波於戰場上的武士，雖有二名被殺，但他們絲毫不覺得畏懼。

天平太反而感到很有趣味。

「看刀！」

他每回要殺過去時，均給對方預告一聲。

那種迅然的動作，常使對方措手不及，不是胸膛一個洞，就是腦袋落地。

有個人突襲天平太的背後，猛烈地由上而下的砍著，但只掠過天平太的肩部而已。

天平太很快的一轉身，向突然等的脖去揮去，「咔」一聲身首異處，然後把長劍指向空中旋轉著。

站在面前的天平太擧劍站在原地不動。

武士中的一名手腕已被斬斷了，但他仍像瘋人似的直向天平太衝來，輕輕的被一踢，飛至半空中，由斷崖滾下去。

天平太一口氣的將六個人收拾掉，然後呼嚕的吐出身上的熱氣。

「好！現在美女要歸我所有。」

得意洋洋的笑著說。

鶴姬沒有理采他，逕自的走向前想抱起小魚。

忽然間——。

天平太輕輕地抱起鶴姬上馬，向前奔馳。

等小魚甦醒過來時，已不見鶴姬的人影。

驀然地看見地上躺著數具屍體，且血流滿地，小魚害怕的身體畏縮成一團，在那兒戰慄不已。

經過片刻之後，她已想出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公主！」

小魚使盡渾身力氣，大聲的喊，然只聽見山谷傳來陣陣的回聲。

「公主，妳在那裏！公主啊！」

連續喊了幾聲，沒聽到任何的反應，小魚不禁地痛哭起了。

「啊……」

小魚邊哭邊下山。忽而後面有人跟上來，且叫道：

「小魚！」

小魚聽到有人在喊她，回頭一看，跟上來的人是跛子黑澤修理之丞。

小魚臉上露出不屑的表情。

修理之丞氣沖沖的走過來。

在箱根權限境內被山賊擊昏的修理之丞，等醒來時發現人已不見，即發狂似的跑到這裏來。

修理之丞踏破鐵鞋無覓處好不容易的找到鶴姬。

——丟掉一條命不要緊的，但要先殺鶴姬，我死才瞑目。

他曾這樣激動的想。

被山賊擊傷的修理之丞，不僅行動有困難，連腦子也不太清晰，以致東西南北都搞不清。他只好沿著自己想像中鶴姬所走的路而追來。當來到平緩的山地時，忽而發現有五、六具的屍體倒在血泊裏，及走在前方的小魚。

「妳一個人嗎？鶴姬到那兒去？」

小魚不作聲，繼續的向前走。

修理忘却自己身上傷口的作痛，用力的捉小魚。

「討厭！」

小魚撥開修理之丞，想向前跑時。

「妳這個丫頭！」

於是，修理之丞拔刀向小魚的背後殺去。

因小魚跑得太快，以致修理之丞的一刀落空。

「給我站住！」

修理之丞怒吼著。

然他們之間的距離，却愈來愈遠。

曾經是鶴舞城威風凜凜的大將，如今連一個女孩也殺不到，黑澤修理之丞，悲憤交加，撲跌在地，在淒冷的森林裏，發出男人痛哭的長號。

山路迂迴曲折。當小魚跑到一處拐彎時，又發現修理之丞含著眼淚一跌一嗔緊跟在二十步外回頭觀望的小魚，一脚不小心踢到松樹，而跌倒在地面。

「啊！」

重重的摔倒地下，小魚不禁地發出痛苦聲。

痛楚立即由左脚跟傳遍全身，左脚已不能動了，以致要站起來即刻引起一陣抽痛。

小魚坐在地上，一步一步的向前爬。

這時，修理之丞也趕到了。

「小魚，認命吧！」

修理之丞將她視爲鶴姬，高舉著刀，要狠狠的揮下時。

瞬間——。

從後面擲來一顆石頭，不偏不倚地擊中修理之丞的右手。

「哇！」

哀叫的一聲，放掉手中的刀。

由山坡跑下來的是個出家人模樣的男子。

「你不要管閒事——」

修理之丞用左手檢起刀，向出家人兇猛的揮去。

「唷！好險！」

出家人一面笑著說，一面輕易的跳開。

他就是天心。

修理之丞像狂人似，一味地揮刀。却被對方打掉了刀。

「這個臭和尚！」

刀被人打掉，修理之丞立卽由身上掏出短劍，還未出招時，已被天心一脚踢落。

「你一點都不像個武士！」

天心這樣說。

「你乾脆把我殺掉算了！」

這時的修理之丞，已知無法打過對方，自暴自棄的對天心說。

「你叫和尚殺人？你瘋了？」

「別囉嗦！快點殺。」

「我在路上看見了數具屍體，不是你殺的吧？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天心問著，然後抱起倒在地上的小魚。

「小魚，妳說說看！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重覆的發問著。

「天心師父，公主又被人捉去了。」

小魚黯然的說。

「是什麼樣的人捉去？」

「一定是那個洋人都布羅天平太。」

小魚知道天平太這人，有一回天心從天平太的手中救回小魚。

「那人又出現在箱根這一帶。」

天心皺皺眉頭。

天心聽到小魚報告離別的遭遇，說：

「事不宜遲，要趕緊找公主！」

——這個草兵衞練有一身絕頂的秘探功夫，絕對不會輕易的被殺死。

如今却還沒在箱根權現出現，八成是受了重傷。

——目前能够從洋人的手中奪回鶴姬的人，只有我和尚而已，但他不是普通的浪人。

天心想起當時與天平太對峙的情景；時人以「劍魔」的稱呼，加在他身上最適合也不

過，一點都不誇張。

「不管怎麼樣，我必須趕路。」

於是天心背起小魚，欲向前邁出步伐時。

「站住！」

修理之丞微弱的呻吟一聲。

「什麼事？」

「請你也把我帶走。」

「這個嘛——，你這個無人性的傢伙，連一個小女孩你也要殺，叫我帶你走，夢想！」

「我是鶴姬的丈夫。」

小魚在天心的背上叫道：

「你胡說！」

向修理之丞吐了一口唾液後，繼續說道：

「這個人和公主已經沒關係了。」

「住口，我跟鶴姬是舉行過婚禮的。」

「你撒謊！你和公主只是掛名的夫妻而已。」

小魚很生氣的反駁。

「好了！好了！不要吵，我都明白……，你想要得到鶴姬的話，有本事就用你自己的力量把她搶回，貧僧對不起，先走一步。」

天心不理會修理之丞的呼喚，大步的走下山。

對於黑澤修理之丞的認識，天心老早就由鶴姬的口中獲悉一切。

目前他的存在，已是不足掛齒的事了。

二十四、人所走的道路

「佐治郎！」

從石坦底下傳來宏亮的喊聲。

石坦很高，約二丈餘的高度。

其上植有一棵巨杉，圍繞著住屋。

奇怪的是，要走入住家，竟然沒有舖石階。

爲了防止閒人侵入，兩旁都種著密密麻麻的竹林，屋後是絕壁。

悄悄地，石坦上有人影出現了。

像法衣似的黑布裹在身上，且腰間繫著一條繩索。

一頭褐色的蓬髮像鳥巢似罩在頭上，其下有雙炯炯發亮的碧眼。高挺的鼻梁與線條分明的嘴唇，彷彿是雕刻出來的。這是個異邦人。與都布羅天平太同樣由海的那一邊飄流到日本來的蠻人。

在三島的二里範圍之內，山邊沒有什麼住家。

叫佐治郎的男人，默默地望著天平太放置梯子。

「嗨！」

天平太背著鶴姬，由馬背跨上梯子，然後慢慢地爬上來。

佐治郎無心的看了昏迷不醒的鶴姬一眼。

「哇！」

驚訝的叫一聲。

「怎麼樣？很漂亮吧！」

天平太得意的笑著。

「嗯！很漂亮，的確是一個美女。」

佐治郎伸出手摸摸女人的臉頰。

「你是從那兒偷來的？」

「不是偷的，是在箱根的路上搶到的。」

只說了一句，他們隨即用西班牙語交談，並肩的跨進屋子。

寬廣的屋內全都裝潢著異國的傢俱。

椅子、桌子、床舖、燭台、食器等等，一切都是由海外運來的。

壁上掛著各式各樣的刀劍，也全都是屬於異國的式樣。

佐治郎與天平太同是西班牙人，但不是海賊。

他是屬於西班牙的正式的海軍，職位士官。本是派到呂宋，後被送來日本見習。此是七年前的事。

快要進入港口時，突然的遭遇暴風雨吹襲，而被飄流至伊豆觸礁，當時艦內還暴發出喋血事件。

水手們不滿艦長的橫暴，致而反叛將之殺掉。

艦長與十名的士官，跟七十多名的水手展開一場激烈的戰爭。結果生還者，有佐治郎、二名士官，及七、八個水手。

當他們游到陸地時，除佐治郎以外，其餘都被伊豆的漁夫打死。

佐治郎當時只有十八歲，是一個英俊瀟洒的青年。

那時——。

在伊豆流浪的天平太，與漁夫羣的首領談判，合力大破軍艦內，其所有的物品平分。而佛朗克·沙里庫，也改名佐治郎。

佐治郎後來搬到這裏居住，是三年前的時候。

這棟房屋是天平太的。

天平太以此做爲他施展野心的根據地，夢想要建立一個軍隊。但沒有人敢接近這狂暴的異邦劍鬼。

天平太時常出外流浪，遂把空蕩蕩的房子讓給佐治郎住。

屋內的傢俱全是由西班牙的軍艦中運出來的。

「你最近過得怎麼樣？」

天平太先把鶴姬放在床上，然後與佐治郎對坐，淡淡的問了一句。

「好寂寞！」

佐治郎的肩膀聳了一下。

「感到很寂寞，也不必穿那麼俏，你是個美男子呢！」

「……」

佐治郎靜靜的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架。

「你還沒放棄回西班牙的念頭嗎？」

「當然囉！我是西班牙的海軍士官，且要傳接法蘭克的家族。」

「哈哈……」

天平太忽然高聲的笑起來。

佐治郎不悅的站起來，說道：

「我說的話有那麼好笑嗎？」

「是啊！你一人能回到西班牙，沒什麼不對呀！」

「我相信能找到船，然後先到呂宋。」

「那樣的軍艦？你這個人就是那麼痴，本身有當大將的材料，不好好地發揮一下。唷！我做你的參謀。」

天平太一直想把佐治郎扮成京都公卿的模樣。

經常慫恿佐治郎以神的兒子自居，以博得駿河、遠江的土民信賴，說他是上帝派來的。組結民力，不出幾年的時間，就可擁有數十萬的軍隊。這是天平太他暗地的想法。

就是說以基督教作爲宣傳的號召，散播於各地，造成宗教軍隊。

然佐治郎覺得這麼做，有冒瀆基督教之嫌，所以拒絕了天平太的要求。

佐治郎是一個篤實的天主教徒。

「我說若能形成一股軍隊，接著就有軍艦，到那時你也能够回西班牙。」

「我根本沒有指揮一軍的才能。」

佐治郎不感興趣的說。

「有沒有，你怎麼知道？」

「天平太——」

佐治郎微微的笑著說：

「像你那褐髮藍眼的樣子，日本人是不會甘願做你的部下的。」

「是啊！但你有俊美的外表，若肯以傳教士的身分出現於大衆的面前，相信人民定會歸順你的。」

「……」

「拜託你不要穿的那麼懶兮兮，好嗎？」

天平太搖頭嘆道。

佐治郎不作答，反而回頭看著床上。

這時，鶴姬已甦醒過來，兩眼直向他們兩人看。

「眞美！」

佐治郎發出驚嘆的語氣。

「日本竟然也有這麼漂亮的美人。」

「佐治郎！喜歡的話，就送給你。」

天平太附和的說。

「送給我？」

「是啊！美男子的妻子應是美人。」

「……」

佐治郎不講話的靠近床邊。

鶴姬僵直的爬起來。

「妳長得非常的漂亮。」

佐治郎衷心的稱讚。

「這不是什麼可怕的地方，妳不用害怕。」

「……」

鶴姬默默的注視著佐治郎那雙碧綠的眼珠。

——這個男子是個善良的異國人。

鶴姬心中有這種感覺。

「佐治郎，你要喜歡她的話，趕快去梳洗一番換件乾淨的衣服，陪她聊天，待會我還要出去。」

天平太說完之後，不看鶴姬掉頭大步跨出屋外。

「在美人的面前，我這身打扮實在太寒酸了。」

佐治郎這樣自語後，即逕自的走到後面去。

後面山上有泉水可梳洗。

於是，鶴姬獨自一個人坐在那兒，靜靜的瀏覽屋內的設備。

聯想到海一邊的異國人，房間內盡是新奇的西洋擺設，鶴姬不由得產生好奇心，對自己的被擄，絲毫不感到害怕了。

她相信那位叫佐治郎的異國人，是不會加害於自己的。

鶴姬覺得自己好像會暫時的住在這屋裏，生活一段時間。

如今碰到佐治郎，至於途中是否會遇見伏見劍吾，她不敢寄予太大的希望。

她認爲與劍吾作夫婦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且橫逆於他們之間，尚有重重的困難，若這些阻礙沒有祛除掉，他們是不可能在一起。而鶴姬的心理上早就有這種準備，所以她一點都不感到畏懼。

這種堅定的意志，就是她活下去的寄託。

佐治郎這時已由後面回來了。

一身的梳洗，梳攏頭髮，刮掉雜亂的鬍髭，換上乾淨的衣服。

煥然一新，鶴姬看了之後，也覺得佐治郎蠻英挺。

佐治郎恭敬的對鶴姬行一個禮。

「我是西班牙的武士。」

「西班牙？」

「是的！坐船嘛，大概要一百天以上，不，需要半年的時間。我是搭乘軍艦渡海來的。」

「喔！我鶴。」

「鶴？」

「鶴就是白色的鳥，你不知道嗎？」

「嗯！我想起來了。跟人一樣，很符合。」

「符合什麼？」

佐治郎迷迷糊糊聽不懂，不由得窘了起來。

佐治郎的日語雖不太流利，但反而表現出他是有修養的人。

「妳是那兒的王女？」

「我不是什麼王女，只不過是城主的女兒。」

「雖是座城，但城主的女兒也是王女啊！像妳那麼漂亮，在我們的國家裏找不到第二個。」

「爲什麼不乘軍艦回西班牙呢？」

於是佐治郎侃侃地道出七年前的往事。

佐治郎那種端莊的態度，使鶴姬感到任一國家的武士都是一樣的溫和有禮。

末了佐治郎向鶴姬述說祖國的風俗民情。

鶴姬頗感興趣，專心的傾聽著。

佐治郎在說話的當中，隱隱約約地流溢出寂寞的神色於臉上。

「你是不是很想回祖國？」

「是的，我日夜盼望著能早點回到祖國。如果是陸地相接的話，走都走回去。但隔著是一大片汪洋，唉！」

佐治郎無可奈何的嘆口氣。

「……」

「天平太把妳帶回來，雖他喜歡殺人，但也不是絕頂的壞人。今天我能見到妳，算是我的榮幸。」

「……」

——這人好像非常孤獨！

鶴姬感到對這種寂寞給予安慰，並不是她份內所應做的事。

「假使妳能夠在這裏長住的話……」

佐治郎以期待的眼光凝視著鶴姬。

「我不能永遠的住在這兒。」

「那妳要到那兒去？」

「我要去找將來是我丈夫的人，不去和他會面是不行的。」

佐治郎點著頭，問道：

「妳愛他嗎？」

「是。」

「像妳這麼美的人，說不愛是絕不可能的。愛情是種很好的媒介，它能使男女的心連在一塊。」

忽然的用西班牙語自語著。

——若他能回到西班牙，一定有很多的女性愛慕他。

鶴姬這樣想著。

佐治郎低頭，以黯然的口吻說道：

「妳是天平太帶來的，我不能自作主張的將妳放走。」

「我若要走，他有什麼辦法？」

「他會把妳追回來。」

「雖被捉，我也不感到恐怖。」

「但妳不能單獨的走，路上不平靜。」

「沒關係，即使遇到很壞很壞的人，我也不怕被欺負。」

「……？」

「我有這種信念。」

拿著拐杖，緩緩地向前蹣跚行進。

是草兵衞。

——身爲一個秘探，怎麼這樣沒用，唉！

爲自己悲慘的形像而傷心感嘆著。

他一步一步的向箱根走去。

比是受傷後的第四天。

能在這短短的四天之內，迅速的恢復體力，然後繼續的走在箱根上，這決非一般常人所能做得到的。

不過這只是一種意志力所使然。當走到三島神社時，草兵衞已感到氣喘如牛，上氣不接下氣。

靜靜的坐在神社前的石頭上，閉目養神。

——公主不知怎麼樣了？

這種不安的想法始終圍繞在他的腦海裏。

——會不會跟天心失散？若跟他在一塊，相信公主必定能平安無事的，但是……。

說不定在未碰到天心之前，鶴姬和小魚已遭到了什麼不測。

草兵衛不敢在三島停留過夜，不顧體力是否已恢復，仍繼續的向前趕路。

——走吧！直到倒下爲止。

那時。

「喂！」

有人在呼喚他。

抬頭一看，是我孫子源八郎。

草兵衛認識這個浪人。

——對！他並不知道我。

草兵衛安心了。

「你是秘探嗎？」

源八郎一語猜中草兵衛的身份。

「……」

草兵衛靜靜的站著不動，而源八郎漸漸的走近他。

「看你那樣子，好像是受了重傷……，聽說在箱根的山中爲了奪一個美女，秘探、山賊、異國的浪人，及北條家的武士，互相的爭鬪，打得你死我活。」

「……」

「喂！你是不是其中的一個？」

「你到底有什麼事情？」

草兵衛故意裝作不知情的問著。

「那美女對我來說，是非常有用處的。」

「啊！」

「那美女現在被誰捉去，我要知道。」

「……」

「那美女可能是我認識的女子……，喂！秘探，他被誰捉去，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草兵衛搖頭答道。

「你不要騙我，你是北條家的秘探，爲了奪公主而失敗受傷的。」

草兵衛聽到源八郎這些誣賴的話，生氣的說道：

「請你不要開玩笑，我是眞的不知道。」

「哈！不要生氣嘛……，你事實擺在眼前。」

「……」

「無論如何，我定要找到公主，對方是誰快告訴我。」

「你想搶來做妻子，是不是？」

「講什麼瘋話，等找到了，要送給我朋友做妻子。」

聽到源八郎這麼說，草兵衛嚇了一大跳。

——啊！

吶喊了一聲。

——我孫子源八郎也是我主人的朋友！

當時伏見劍吾帶著鶴姬逃離清澄寺，於山麓中遇到我孫子源八郎，於是源八郎逼劍吾與鶴姬圓房。

這件事草兵衛曾聽鶴姬說過。

但是——。

鶴姬那時講到這浪人時。

「是昨日的敵人。」

只有這麼一句話，並未說明姓名。

草兵衛聽到源八郎剛才說了那番話後

——是這個人，沒錯！

頓時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

「你叫我孫子源八郎，是不是！」

「哈……，你怎麼知道我，你到底是誰？」

「是伏見劍吾的部下，叫草兵衛……，從前你偷襲鯨館，帶走鶴姬的人就是我。」

「哈！那我們可眞有緣，那時我還想殺掉伏見劍吾，奪鶴姬作妻子哩！眞奇怪，後來我怎麼會想要促合劍吾跟鶴姬呢？」

源八郎與草兵衛一見如故的交談著，仿若有十年的交情。

「你是不是因帶鶴姬的關係，而遭至人的突襲！」

「是的，有個我認識的秘探叫乙女之助，在小田原召集了幾名秘探，於箱根的山中向我突襲。」

「乙女之助？哦！就是那個不男不女陰陽怪氣的人，我認識，當初我夜襲鯨魚館是他引導我去的。……對了！我想起來，那時乙女之助告訴我說他有個仇敵草兵衛，是不是你？」

「正是！」

「奇怪了！除箱根山中的爭奪戰外，聽說在箱根權限、三島兩地，也發生了搶奪美女的亂鬪。」

源八郎不解的歪著頭思索。

「這是眞的嗎？」

草兵衞也側著頭想。

「這種亂鬪與鶴姬不無關係。」

「這亂鬪除了山賊與小田原的武士之外。還有異國的浪人也參與其中，是不是有這麼一回事？」

「我也聽這風聲……，在箱根權限有山賊被殺，三島的下坡路有北條的武士死在那兒。」

「公主當時被捉的情景，不知有沒有目擊者看見？」

「可惜！這我就沒聽到了。」

草兵衞感到自己的身體不由得戰慄起來，露出沉痛的表情來。

「我想拜託你。」

「什麼事情？」

「我想拜託你查查看，是不是有人看見鶴姬在三島被捉？」

「哦！是這檔事。」

源八郎點頭說道：

「好！你暫時在這兒等我的消息。」

「我一定在這裏等你的消息。拜託！」

草兵衞恭敬地向源八郎行了一個禮。

不一會兒，源八郎已消失在視線外。

草兵衞不安的閉上眼睛，突感到一陣漆黑，猶如被人拖下黑暗的淵藪之中。

——南無！

一股焦急不安的心情，忽然地佈滿全身。

這時的鶴姬是不是正受著惡徒的戲弄，這種不祥的猜測突而掠過腦海裏，像共鳴似直在腦海廻響中。

——不會！

這種遐思，以草兵衞來說，非向神佛祈禱庇祐是不行的。

經過了半刻的時間之後，源八郎已出現在他眼前。

「草兵衞——」

源八郎緊張的喚著。

「你認識那個叫都布羅天平太的外國浪人嗎？」

「都布羅天平太？」

草兵衛搖頭了。

「連名字都沒聽過。」

「聽說三天之前，他捉到一個美麗的女子，往箱根路的方向跑去，有人這麼看到。」

「這是眞的嗎？」

「目擊者說那個女子長得相當漂亮。」

源八郎强調的說。

「一定沒錯，是鶴姬。」

「會不會是別人？」

「不會的，三天前的話，就錯不了。」

但源八郎忽而垂頭喪氣的說道：

「那個都布羅天平太聽說很厲害！連續殺死山賊跟北條家的武士。然後捉走公主的。」

草兵衛緊張的動了肩膀一下。

「這一定是眞的，鶴姬當時很可能走到那裏。」

「你怎麼知道的？」

「對了！我忘記跟你說，從這裏向北走約二、三里的地方，就是都布羅天平太的家，我想公主必定被他帶到那裏，聽說還住著一位同是異國人的朋友。」

這些消息的來源，源八郎都是聽來的。

「或許公主在那兒吧！」

說了這句話，草兵衛卽拿起拐杖欲向前走。

「喂！等一下嘛！」

源八郎不悅的縐了一下眉頭。

「你已身受重傷了，有力量救出公主嗎？那是辦不到的。」

「但是我——」

「不要急，有我孫子源八郎在，一切問題皆可迎刃而解。」

「但你口中的都布羅天平太像是個三頭六臂的可怪人物，你一個人能够勝過他嗎？……」

「你不要小看我，我孫子源八郎也是一位沙場的老將，不怕死的武者。哼！異國人的大刀，不值得害怕。」

「我看我還是跟你去吧！」

「現在你只有礙手礙脚而已。」

「你要知道我是個秘探。」

草兵衛不服氣的說。

「請你不要去，好嗎？」

源八郎看到他那堅毅的表情，猶豫了一下，才說道：

「好吧！那麼，我去找匹馬來。」

草兵衛這時已丟掉拐杖，吃力的站起來。

「好！」

點頭自語著。

「已經可以了！」

以快速的步伐向前跑。若要跳躍，則不可能的，但遇到危險時，勉強可以應付三個人。

當源八郎騎馬來到時，草兵衛已走遠了。

而在天平太的家中，佐治郎與鶴姬正儘情的啃豬肉。

佐治郎凝視著鶴姬。

「妳一定要去京都嗎？」

這樣問著。

「是的。」

「妳一個人去嗎？」

「是的，我一個人。」

「妳太漂亮了，一個人是不行的。所有的男人定會被妳的美貌所迷住。……我已經迷住了。」

異國的士官毫不避諱的道出內心話。

「我不走不行，讓我去吧！」

「天平太若能護衛妳去，那該多好……」

明知天平太是不可能這麼做的。

天平太懷有這雄大的野心，他絕不會將得到手的美人放走。

「好！」

佐治郎暗自決定。

「我護送妳到京都。」

「什麼？你——？」

「我不放心讓妳獨自去，我一定要護衛妳。」

「你的好意令人感動。但是天平太不會答應的。」

「我不是天平太的部下，有意志做自己喜歡的事。」

「……」

「我送你們走吧！」

佐治郎剛從椅子上站起來的瞬間，天平太像旋風般的出現在眼前。

「啊……你們相處得非常融洽嘛！簡直太好了！」

天平太笑嘻嘻的說，且把一包衣物扔在地上。

不知是從那兒搶來的，有華麗的衣服、帽子、扇子等，及一把野太刀。

「佐治郎，鬍子刮掉後，你是愈看愈瀟洒了，再穿上我帶來的衣服，不知要迷煞多少人！」

天平太大大地讚許一番。

「天平太，我有話要和你說。」

佐治郎用西班牙語認眞的對天平太說。

「什麼事？」

「鶴姬說她要去京都。」

「不可以的。」

「你說的對，的確是不行的，但我想陪她一道去。」

天平太搖頭阻止著。

「就算她不是美女，也不能這樣做，……儘管視成你的妻子，我還以爲你已佔有她。」

「不，她很高貴且純潔，令人有不敢侵犯的力量，而且她的心地善良溫柔，我更不能用暴力侵犯她那聖潔的身心。」

「佐治郎，你怎麼不拿出騎士精神，儘情地在東洋小野蠻國發揮一下？」

「因我愛上了這女孩。」

「什麼？愛上！眞的嗎？」

天平太不由得張大眼睛追問著。

「不，我已忍不住了，但我不行。」

「沒想到你是這麼沒出息的人。」

鶴姬雖聽不懂他們的西班牙語，由他們講話的神情可獲知好像在爭吵什麼，且愈來愈有火爆的氣味。

「喂！你們兩個人——」

鶴姬看著佐治郎，說道：

「你們不要爲我的事爭執，還是讓我一個人去。」

「不行。」

天平太怒吼著。

「妳一定要做他的妻子。」

「……」

「這個男人將會征服全日本做天皇，妳是她的妻子，聽到了沒有？」

「天平太，你不要胡思亂想。」

「我腦筋清醒得很，一點都不胡思亂想，且相信這計劃一定會實現，一定會實現……打倒足利將軍，你來掌握日本的主權。」

「眞無聊！」

佐治郎無可奈何的搖頭罵了一句。

鶴姬把臉朝向天平太。

「我心裏已有所決定的丈夫了。」

這樣向他告白。

「我不管妳要嫁給誰，反正妳一定要嫁給佐治郎。」

「天平太，你講話不要那麼粗魯，這會傷到姑娘的心。」

佐治郎狠狠的責備一句。

「你講什麼傻話！……用暴力侵占這個女子吧！你只要聽我的話就行了。」

天平太改變語氣勸著。

佐治郎看到天平太傲慢的態度，有點生氣了，不悅的說道：

「你在向我發佈命令嗎？」

「我並沒有這個意思，但我不能任你隨心所欲。」

「我一定要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不准！」

當二人正在大聲爭吵之際。

那時——。

門外似乎有人在窺視屋裏的動靜。

天平太察覺了之後，趕快擺出嘶殺的姿勢。

「什麼人呀？」

大聲的怒嚎。

「我是秘探草兵衞。」

聽到這句話的鶴姬，臉上頓時露出高興的神采。

天平太看了鶴姬一眼，又問道：

「你來幹什麼？」

「本人是公主的家臣，來此迎接她回去。」

「滾！滾！女孩子不會交給你。」

「我是她的家臣。」

「不管什麼家臣不家臣，我是不會交給你的，再囉嗦！要用這把大刀將你砍成兩半。」

「請你發發慈悲！把公主交還給我。」

草兵衞像老人似，拿著拐杖彎腰駝背哀求著。

「少囉嗦！快滾開！」

天平太咆哮的嚷叫著。

這時——。

「草兵衞，用文的不行，就來個武吧！」

草兵衞的身後有人這樣提醒。

「你們在說什麼？」

天平太走到門口，瞧瞧對方究竟在玩什麼把戲。

驀然地看到秘探的身後站著一個滿臉是鬍髭的浪人，一付滑稽的模樣，天平太情不禁地大笑。

「啊！這事情愈來愈有趣，想搶美女嘛，憑你這老得不像話的家臣是白費力氣的，還是像他這種粗壯的對手，才有意思。」

於是天平太走到外面去。

「都布羅天平太……，你呢？」

「我孫子源八郎。」

「你是不是殺過很多人的浪人來著？」

「你說的對極了！……聽說你的功夫相當厲害？」

「試試看便知曉？……我的手腕是會叫的。」

然後天平太對源八郎約定，誰贏了這場決鬪，公主就歸對方的。

「我就是專誠來帶公主的，你不要虛仁假意的賣人情。」

源八郎不領情的說。

「哈哈哈！當戰場的武者，對自己的本領豈有不自信的道理？」

「你這個南蠻國的洋鬼子，自認這天下就沒有人能够打得過你的嗎？」

「當然我是自認天下無敵的……，只有一次差點敗北，在日本這地方也有一個人可能擊倒我天平太，當時和他比鬪，我心中多少都會產生恐怖心。」

「那麼，今天再度恢復恐怖感好了！」

源八郎立即擺出一付殺氣騰騰的架勢。

天平太忽然的冷笑一聲。

「像你那種架勢還想贏我，早得很！」

「打不過！哼！還沒打少誇口。」

源八郎怒罵著。

「這用不著打，一看便知。……從前打敗過我的伏見劍吾，他那像你漏洞到處都是。」

聽到這句話的源八郎，不禁地蹙著眉頭，問道：

「稍等一下，打敗你的人叫什麼來著……伏見劍吾嗎？」

「嗯！你認識伏見劍吾嗎？如果你曾跟他比鬪過的話，那我都布羅天平太的厲害，你大概可以猜得出的。」

「哈哈……，原來你是敗在伏見劍吾的手下，所以你懷恨在心，故意地把鶴姬搶來，是嗎？」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我猜中了吧！」

「你說那個姑娘是伏見劍吾的什麼人？」

「妻子嘛！講清楚她是伏見劍吾的未婚妻。」

「哦？原來如此！」

天平太無意間遇到這種場合，整個人愣住了。

天平太在武藏野的原野邂逅了劍吾，之後並答應他的要求。

大膽地潛入山寨，用欺騙的手段將野盜團的首領騙出來。於是從那時起，他就開始欽佩劍吾這個人，英雄識英雄，走遍小野變國，也只遇到這麼一個劍吾。

「是這麼一回事啊！那個姑娘是伏見劍吾的未婚妻。」

天平太猛力的點頭，並頻頻地回顧屋內。

「佐治郎，現在事情又有了變化，那位姑娘不能做你的妻子。」

佐治郎聽到這句話，終於鬆了一口氣，同時看著鶴姬。

而鶴姬趕緊地趕到屋外，靠著草兵衛而站立。

「草兵衛！」

「公主。」

草兵衛高興得不知說什麼才好，豆大的淚珠不禁地掉落下來。

二十五、盲女與少年

「唷！看到海了。」

來到一處相當高的斜坡，能清楚地眺望到遠方的海面，海太郎高興的歡呼著。

映入眼簾的地方，就是還有七十五里遠的遠卅灘。

「好美啊！好偉大啊！」

海太郎失聲讚嘆，便回頭拉住姑娘的手。

「眞可惜！妳看不見這麼美麗的風景。」

他憐憫的說。

這女孩是綾姑娘。

在大磯的無量寺時，半夜被野盜襲擊，八個女子中只有她一人生還，然因受重傷之故，致使雙目失明。

綾姑娘眨著看不見的眼珠。

「海天的區別，我是知道的……」

她很感傷的對海太郎說。

「妳好可憐哦！」

海太郎搖頭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相信妳到京都之後，定能够把眼睛醫好，綾姑娘！妳不要過度的悲傷。」

這樣安慰她。

「但願如此！如今一直都在麻煩伏見劍吾君跟海太郎，我覺得很過意不去。」

「一點都不會，綾姑娘妳不要想得太多，我不過是盡力而爲。」

海太郎說完之後，卽轉身看看斜坡的那一邊。

「好慢啊！主人。」

低低的咕嚕著。

這裏是汐見峠，山頂上有座觀音堂，每逢颱風來臨時當地的民衆卽來此膜拜祈禱。

海太郎和綾姑娘靜坐在觀音堂前，等待著劍吾的到來。

「綾姑娘，妳是京都有錢人家的女兒吧！」

海太郎漫不經心的問了一句。

「父親好像很有錢。」

綾姑娘承認的說。

「綾姑娘，那麼等妳回到京都之後，就變成一個有錢人了。」

「現在父母親雙亡，我已難過死了，說什麼錢不錢？」

綾姑娘換隻手托著下巴，低著頭。

「妳家的佣人一定很多，我想他們都在等待妳回去。」

「他們若是眞的等我回去，那該有多好。……現在沒有主人，恐怕都已走光了。」

「他們還不知道令尊令堂去逝的消息，所以不會跑掉，妳放心。」

「但我們要是回去得太慢，或許他們會把店關起來。」

海太郎一直凝視著綾姑娘半側的臉龐。

「有件事，我必須當面向綾姑娘說明。」

一本正經的對綾姑娘說。

「什麼事？你講吧！」

「綾姑娘，妳是不是在喜歡主人？」

「……」

綾姑娘不好意思答話，默默著。

「如果你愛上他的話，那就不太好，非常的對不起，希望妳能放棄我們主人。」

「唷！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爲我們主人已有未婚妻了。」

「……」

「她是一個大官的女兒，名叫鶴姬。」

「鶴姬！」

「是的，她長得非常的美麗，連我這小孩都會愛上她……綾姑娘，假如妳愛上我們主人，是一件痛苦的事，我勸妳看開點。」

在無量寺，綾姑娘曾要求劍吾帶那些女子一同到京都，當時她厚著顏面向劍吾說道：

「要是你能够答應的話，我把身體獻給你。」

結果惹得劍吾很不愉快。

「妳以爲我和那些野盜沒兩樣，見到女孩就想亂來，是不是？」

以嚴厲的口吻反問她。

「其實，我對女子的想法與野盜是絕對不同的，我不像畜牲隨隨便便的去玩女人。」

往事歷歷，綾姑娘記得非常清楚。

後來傷勢痊癒，能够自己走動時，無量寺的觀然和尚，即把劍吾少年時代所遭遇的不幸統統地告訴她。

當時聽了那些事之後，綾姑娘不知不覺地愛上他。

剛才——。

海太郎所講的那些話，猶如晴天霹靂，對她而言是一樁非常大的衝擊。

——自己應該死在那次夜襲，現在就沒有這些痛苦。

將盲目的身體交給一個不能愛上的男子，做途中跋涉，的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綾姑娘，請妳原諒我。」

他又驚慌的說道：

「我……我……對不起……對不起……綾姑娘，都是我不好，害妳這麼難過。」

「沒關係，海太郎，你是一個男子不該隨便的向女人道歉！」

綾姑娘忽然的哭起來。

「我後悔剛剛不該對妳說那麼多的話，綾姑娘，妳眞的愛上主人了。」

「不，我倒要感謝你講了那些話。……海太郎，我不想騙你，我確實愛上你家主人，但我已看開了！」

綾姑娘緊緊的握著海太郎的手說。

「眞的！妳不要想不開而去死。」

「我不會那麼做的，你放心。」

綾姑娘以堅定的口吻保證。

就在這個時候。

觀音堂的大門忽然地開了。

海太郎趕緊回頭一看，不禁地尖叫一聲。

出現在眼前的人是黑澤修理之丞。

兩眼凹陷無神，滿腮的鬍髭，瘦峭的肩膀厲害地傾斜著，一付狼狽的模樣。與以前那種跋扈的神采，簡直判若兩人。

「什麼！你還活著。」

海太郎故意的罵著。

他想起了在無量寺修理之丞被綁在松樹上的情景。

修理之丞從前的行爲，的確是太過於無恥，以致連這十來歲的小孩都會輕蔑他。

修理之丞以兇狠的眼光怒視著海太郎，嘴角乾癟地浮出一絲奸笑。

「趁著主人還沒到達之前，你趕緊滾到一邊去涼快吧！」

海太郎不悅的叫著。

瞬間——。

修理之丞拔出白刃，以刀背給海太郎突然的一擊。

海太郎就這樣昏倒在地上。

修理之丞立卽把海太郎拖到觀音堂裏面，然後逼近綾姑娘。

綾姑娘雖兩眼看不見，但已察覺對方的惡意，一步一步的往後倒退著。

修理之丞像野猪般的撲上去，重重地給綾姑娘一擊。

於是，綾姑娘也跟著倒下去。

——這是復仇。

修理之丞又露出奸笑的神情。

然後抱著綾姑娘到觀音堂裏，並掩上門。

「伏見劍吾，你不是神，定會直直地從門口走過。」

他得意的自語著。

不久之後伏見劍吾也來到這裏，但發現觀音堂前並沒有人，遂又向前邁去。

當時修理之丞躲在門後，窺視著劍吾的行踪。

——現在知道我的厲害吧！

這時的修理之丞，他已失去武士所應有的尊嚴。

不管多麼卑鄙的手段，只要能向伏見劍吾報復，他都能做得出來。

修理踱到綾姑娘的身旁，不思索地掀起她的裙子。

——我要痛痛快快地玩弄這女孩。

他將綾姑娘像屬於劍吾的女人那麼玩弄。

修理之丞這種殘暴的色慾已使他失去了理智，一雙汚手由小腿慢慢地滑上大腿。

當男人的手指觸到秘處時，人的本能促使綾姑娘驚醒過來。

「妳不要出聲。」

修理之丞用小刀架在她脖子上，且威脅著。

「你想做什麼？」

綾姑娘害怕的問一句。

「我要佔有妳。」

「啊！……你太不講道理了。」

「我明白自己是無理，但我偏要。妳若出聲的話，馬上把妳殺掉。」

修理之丞的汚手毫不憐惜地去摸純潔的秘處。

「啊！」

綾姑娘發出悲鳴的慘叫。

修理之丞又立卽的把刀尖指向她的咽喉。

綾姑娘害怕得趕緊閉著眼睛，胸脯起伏得很厲害。

修理之丞起先儘情地撫摸她的身體，然後慢慢的把自己的身體挪到綾姑娘纖弱的身上。

綾姑娘察覺刀尖已稍微地離開咽喉時，使勁地反抗。

「這個丫頭還挺倔强的嘛！」

修理之丞捉住綾姑娘的脚，狠狠地咒罵著。

這時——。

甦醒過來的海太郎，意識到事態嚴重，趕緊從裏面衝出來。

「綾姑娘，妳開始跑吧！」

海太郎縱身一撲，拼命地捉住修理之丞的脖子不放。

於是，綾姑娘用力踢開修理之丞，很快地跌跌撞撞跑到觀音堂外面。

「小鬼！」

修理之丞狠狠地將海太郎的手臂扭轉過來，然後讓他翻了一個斛斗。

這下子，海太郎被摔到板牆去。

依常理來判斷，應該昏倒不醒人事才是，但經過體力訓練的海太郎，却完好如初。

「畜牲！」

他暴跳如雷的罵著，且拔出身上的小刀。

這時，修理之丞本想跑去捉住綾姑娘，但受到小孩瘋狂地反擊，致使得下巴受傷且淌下血滴來。

「小鬼！我要你死。」

他憤怒到極點，不顧一切當頭就向海太郎正面的揮下去。

而海太郎也拼命地以小刀去接住白刃的砍擊。

修理之丞使盡渾身的力量，對付海太郎。

海太郎他也用力的頂住，臉色不由地泛出紅褐色。

這時的修理之丞，猶如餓鬼的形相，恨不得將對方碎屍萬段。

「海太郎！」

綾姑娘在外面大聲的呼喊。

——不能讓女孩溜掉！

修理之丞在心裏這樣想。

立即地踢開海太郎，然後衝出屋外追趕綾姑娘。

這時，綾姑娘察覺到事情不妙，慌張地用手摸索著，想找出逃命的方向。

「哈！原來是個瞎子。」

修理之丞陰然的大笑。

之後，大步地跨近綾姑娘的身旁。

而海太郎這時也由觀音堂跑出來。

「你這個壞蛋！」

用小刀直直地刺向對方的背後。

「討厭！」

修理之丞猛然一轉身，且同時拔刀橫掃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海太郎像小動物的敏捷，迅速地閃開。在地上滾了一圈。

隨卽站起來，又把小刀向修理之丞擲去。

「唔！」

被射中大腿，修理之丞慘叫一聲，並痛苦的跪在地上。腿再度的受到第二次傷害。

修理之丞大怒，再也無法忍受住。

「小鬼！」

搖搖幌幌勉强地站起來，然後握刀向對方揮去。

海太郎敏捷的閃開，之後拉起綾姑娘的手向前衝。

「開始跑！」

「海太郎！」

「我們必須跑。」

綾姑娘被海太郎牽住，也跟著向前跑。

修理之丞等把受傷的部位包紮好，隨卽追上去。

兩個在前跑，一個在後追，於山坡上展開一場追逐戰。

一直往山下衝，其間的距離還是拉得相當遠。

海太郎一邊跑，一邊不時地回頭觀望著。

「混蛋！」

大聲的怒罵。

當抵達山下時，修理之丞已經沒有辦法忍受傷口的劇痛，趕快倚著松樹而坐在地上，喘口氣歇息。

「現在可好，綾姑娘跑吧！」

海太郎拉住綾姑娘加快速度的向前衝。

可是，盲目的姑娘這時已精疲力盡，兩支脚不聽使喚，直直想跪在地上。

但被海太郎用力的拖著，整個身子輕飄飄像在空中騰雲駕霧似的，忽然間踢到石頭，於是再也無力跑了，頹廢地跪在地上。

他們通過的地方正好是座橋，橋下有淙淙的流水聲。

綾姑娘不僅跌坐在地面上，且滾落橋下。

「糟糕！」

當海太郎伸出手欲捉住綾姑娘時。

修理之丞也用很快的速度趕到。

海太郎立即閃開，又給他一刀。

「小鬼！你不要亂動，不然對你不客氣了！」

修理之丞怒嚎的叫著。

這時的海太郎，六神無主不知如何是好。

「那個姑娘又不是鶴姬，你爲何要欺負她？」

大聲的抗議。

「這姑娘也是伏見劍吾的，只要是屬於伏見劍吾的，我都要統統搶過來玩弄。」

「呸！不要臉！」

海太郎著急的直跺脚。

「你這樣還算個武士嗎？簡直是畜牲，你眞是不要臉！不要臉！」

「嘿嘿嘿……」

對方却傳出一陣的奸笑聲。

「小鬼，你趕快去找伏見劍吾求救吧！走啊！走啊！」

修理之丞說完後，即拉起掉落水中的綾姑娘。

這時，綾姑娘心想在無量寺所受的傷並未完全痊癒，且太過於反抗的話，恐怕海太郎會遭至毒手，所以她很平靜的說道：

「海太郎，你先走一步。」

「妳說什麼？」

「我的事你不用擔心。……我已看開了！」

「綾姑娘，妳不要自暴自棄，讓這野狼玩弄。」

海太郎拼命的叫。

「喂！你再靠一步，我就殺這姑娘。」

修理之丞眼中冒出凶光瞪著海太郎。

海太郎像洩了氣的球無可奈何坐在地面，檢起石頭對準修理之丞扔過去。

而修理之丞不理會海太郎的動作，拉著綾姑娘逕自的朝樹林走去。

「綾姑娘，妳絕對不要認輸。」

海太郎大聲的對綾姑娘說。

但是修理之丞一直往樹林的深處走。

此時的綾姑娘已決心隨他去了。

跟伏見劍吾這個人已是沒緣份。

——自己的命運本應在無量寺結束才對！

綾姑娘默默的告訴自己。

過了片刻之後——。

修理之丞終於在樹林中找到一間簡陋的小屋。

「這是漁夫貯藏乾魚的倉庫。」

從樹林裏可以清楚地眺望到遠洲灘的海面。

修理之丞由門口處已瞧到裏邊掛滿了各種的魚乾。

「進去吧！」

他拉起綾姑娘走進小屋內，並將她推倒於地上。

「現在妳是在我的手上，要有所覺悟，準備好了嗎？」

「是。」

修理之丞突其不意的壓在綾姑娘的身上。

「啊！」

綾姑娘的下體已受到暴力的壓迫，感到一陣的疼痛，而驚叫起來。

——伏見劍吾！我已把你的女人奪過來了。

修理之丞在心裏嘀咕著，然後去玩弄綾姑娘。

不久——。

修理之丞也感覺到自己全身沒力，遂趴在綾姑娘的身上呼呼的睡起來。

而海太郎爲了找尋綾姑娘，也跑進樹林內，終而來到小屋，並走近屋前。

從門縫往裏瞧，海太郎看到一幅不堪入目的情景，這時他憤怒到極點，甚而忘了自己的存在。

於是，海太郎順手檢起一根粗的木棍。

「這畜牲！」

連叫帶罵的踢開板門。

聽到吼聲的修理之丞嚇了一大跳，趕緊爬起來。

「小鬼，你想死嗎？」

這樣怒吼。

「我要搶回綾姑娘，畜牲你放手。」

海太郎捉緊木棍，隨而擺出嘶殺的架勢。

這時——。

「海太郎！」

意外地，綾姑娘開口講話了。

「你走吧！我和你緣份到此已盡，該是分別的時候了。趁你未受傷之前，趕快離開這裏吧！我拜託你。」

二十六、流　星

有條河流緩緩地向前延伸著。

這條河流是遠江和三河的界河。

伏見劍吾步上遠江和三河的分界橋。

「怎麼搞的？」

低低的嘀咕著。

一邊走一邊回頭看後面，不知經歷了多少次。

剛才他經過了山峠時，總以爲海太郎與綾姑娘已走到前面去，趕緊加快脚步追逐……。

結果到了途中。

——不對呀！

他產生了疑問。

以自己的速度衡量，早就趕上他們了。

——或許他們停在什麼地方等我，而我因祇顧趕路，遂沒發現到。

所以劍吾又在路上逗留半個時辰。

但仍沒見到他們兩人的影子。

這條路是通往京都唯一的通道，無論在什麼地方應碰得到才對啊！百思不解，劍吾只好繼續的向西方邁進。

「啊！」

忽然從橋下傳出一驚叫聲。

劍吾立即往橋下一看，全身不禁地起疙瘩，毛骨悚然。

隨而從橋下走上來的是一位落魄的乞丐女。

那張恐怖的面貌慘不忍睹，實有令人不忍心再看下去。

只剩下一支細小的眼睛，鼻梁深深地凹陷下去，而嘴唇厲害地裂開，說有多可怕就有多可怕。

——這絕不是先天的，一定是受了極大的創傷。

劍吾這樣猜想著。

「……？」

他默默的注視著乞丐女。

「……」

乞丐女也是看著他，兩人都不講話，後來劍吾先開口，問道：

「妳要錢嗎？」

劍吾掏出一枚銅板給她。

但乞丐女根本沒有意思檢起地上的銅板。

她目不轉睛的直視著劍吾。

「難道妳有什麼事嗎？」

劍吾再度的發問。

乞丐女仍是不作聲，且搖著頭。

劍吾忽然的想到什麼似的，問道：

「妳待在橋下，很久了嗎？」

乞丐女微微的點了一下頭。

「妳有沒有看見一對少年和姑娘從這裏經過？」

劍吾問著。

乞丐女搖著頭，表示沒有。

——海太郎和綾姑娘還沒越過這座橋。

劍吾在心裏盤算了一下，然後掉頭欲往前走時。

「喂！這位……」

乞丐女出聲說話。

「……？」

「你要到那兒去？」

「朝西邊走。」

「向西嗎——？」

乞丐女低頭輕問一聲。

「妳還是把銅板檢起來。」

劍吾說完，卽大步的向前走。

乞丐女又趕緊的叫道：

「請你等一下。」

這樣的對劍說。

「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只不過……」

「有事就快說，不要吞吞吐吐。」

「眞的沒有什麼事……」

——這個乞丐女眞是莫名其妙！

劍吾不管她了，自顧地向前加快步伐。

「啊！」

乞丐女又發出悲鳴聲。

她就是珠乃。

珠乃在變成這模樣之後，曾在安房的街上遇到劍吾，然後瘋狂似的追趕劍吾。

當時，劍吾並沒有察覺到，騎馬跑掉了。

之後，珠乃要求源八郎帶她去見伏見劍吾。

而源八郎却說道：

「憑妳這付模樣還想見伏見，打斷這念頭吧！妳自己先去水面照照看吧！然後再作決定，好嗎？」

源八郎毫不留情地道出這種冷酷的話。

並且還附上一句。

「像妳那張的可怕臉，連附近的漁夫都不敢多瞧一眼，更何況伏見怎肯帶妳走？而且，伏見現已有絕世美人的鶴姬爲妻，剛才騎馬離開就是要去追趕。」

源八郎狠狠地又吐出這段話。

珠乃經源八郎這麼一說，才頓然的察覺到自己醜怪的相貌。

——伏見跟自己已是沒緣分的人，何必强求作第二度的相逢呢？

她這樣的對自己的良心說。

——眞意外。

她毫無目標的向西方走時，想不到如今又在此碰到劍吾。

本已看破的心，而今再度看見劍吾的身影，珠乃情不自禁地思念起他。

但是——。

珠乃沒勇氣述出自己的名字。

就這樣一聲不響的告別，珠乃感到比死掉都還要難過。

——我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珠乃着急得快要瘋掉了。

可是，劍吾已經愈走愈遠。

珠乃不由自主的跟上去，一顆心砰然地跳動，她自己都可感覺得出。

這時——。

「主人啊！」

珠乃的後面有人喊著，是海太郎。

劍吾猛然的回頭一看。

「主人啊！」

海太郎從珠乃的身旁擦過，並迅速的跑到劍吾的面前。

「事情不好了！不好了！」

著急的叫著。

「什麼不好了？綾姑娘到底怎麼了？」

「被欺負了！」

「被欺負？」

「是的。那隻野狼强暴了綾姑娘，已經來不及。」

「你說的野狼是誰？」

「黑澤修理之丞。」

「你說什麼？再講一遍。」

劍吾的臉上忽然間大變。

「他認爲你搶走了鶴姬，所以向綾姑娘施暴，以報復你。」

「他在那裏？」

劍吾想回頭去找修理之丞算帳。

「主人，你現在去也無濟於事了，而且綾姑娘還對我說，她已經跟我們沒緣分。」

「……」

劍吾看到流著淚水的海太郎，心底感到一陣黯然。

——綾姑娘已經接受自己不幸的命運。

即使他現在回去殺掉修理之丞，也是徒勞的。

「主人，綾姑娘本來是喜歡你的，但被我察覺到，於是告訴她說你已有未婚妻鶴姬，應該死了這條心。……不幸地，綾姑娘眞的看破一切，毫不反抗地接受修理之丞的凌暴。……這都是我不好，請原諒我。」

太突然了，劍吾臉上迅速地變化，終於承認這個事實。

「好了！事情都已經過去……走吧！」

劍吾向前邁開步伐。

——其實那個修理之丞也不是壞到極點的人，只要他能眞誠地將綾姑娘視爲妻子看待，就此永遠的廝守在一塊，未嘗不是一樁好事。

他默默地祈禱著。

「喂！……喂！」

有人在後面叫著。

劍吾轉身一看，乞丐女還在那兒。

「到底有什麼事？」

劍吾不耐煩的問著。

「聽說鶴姬是個非常漂亮的美女……」

「妳知道鶴姬嗎？」

劍吾詫異的走近乞丐女。

「前天……，有一個長得很美麗的女子和一個秘探模樣只有單眼的男子，從這裏走向西方。」

「一定那是公主和草兵衛。」

海太郎歡悅的大叫。

「眞難爲妳告訴我們這些，非常的謝謝！」

劍吾深深地鞠躬道謝著。

「這是那兒的話！」

乞丐女將臉轉到一邊，不讓對方瞧見。

然後，劍吾帶著海太郎繼續向前趕路，突然間有股想法掠過腦海裏。

劍吾急忙的停住脚步，面向乞丐女問道：

「妳也許是——」

想再靠近時，乞丐女却跑開了。

「我猜中了，她是珠乃。」

劍吾感慨的說。

珠乃背向著劍吾，說道：

「請你趕快離開，我不想讓你看見我這張可怕的臉。」

「我不知道妳還活在這個世上。」

「我活著也是丟人現眼的，倒不如那時死去來得好，我爲什麼還活到今天？」

「……」

「這都是報應，自作自受……，請你趕快走吧！不要看我的臉。」

「我不能就此一走了之，不管妳啊！」

「我心領你這份誠意就是了……，我還有一點點的自尊心，不希望你看到我的臉……，請你趕快去追鶴姬吧！」

「……」

劍吾明白珠乃的心意，於是轉身就走。

海太郎立即跟上去。

「嚇了我一大跳，眞不敢相信那個乞丐女就是曾經驕傲一時的女子，唉！眞可憐。」

「……」

劍吾不講話，一直向前走去。

海太郎邊走邊回頭看，且揮動著小手。

珠乃用一隻手掩住臉孔，且送著他們的離去，發現海太郎在向她揮手告別，她也鞠躬回應著。

「主人！她在向我們鞠躬。」

「嗯！」

劍吾低沉的應了一聲，但沒有回頭看。

他不忍心回憶著珠乃那張恐怖的臉孔。

「女人都是可憐的！」

海太郎一面走一面踢著石頭說：

「當修理之丞牽著綾姑娘的手，緩緩地渡過架在分界河上的橋，而這已是經過一刻時辰的事，此時正是斜陽西下的時候。

修理之丞聽到綾姑娘說自己是京都唯一布料行家城太郎兵衞的女兒，之後他暗地想著。

「我也到京都去。」

像這種能出入將軍家的布料行，一定相當有錢的。

繼而又聽到她雙親已被武藏野的野盜殺死，他又暗暗地想——將來把姑娘帶到京都之後，我就可由武士的身份一躍而爲布料行的老板。

他心裏這麼想著。

如今腿受傷成爲行動不便的跛子，再也不會有人願意僱用他爲戰爭販子。

索性娶綾姑娘作妻子，順理成章地當布料行的老板，然後過著安穩的日子。

綾姑娘已是我的人了，再也無法反抗。

修理之丞愈想，心裏愈感到快活。

「妳家在京都開的布料行，規模一定很大吧！」

修理之丞故意的問著。

「是的。」

「現在什麼人在代理的？」

「是我母親的一位親戚在管理。」

「那個人可靠嗎？」

「他像佛一樣心地善良。」

「唔！」

修理之丞愈來愈感到興奮。

「妳現在還恨我嗎？」

「……」

「一定還在恨我……請妳原諒我，我已經後悔了。」

「不要再說了……，我現在已經是一個什麼都看不見的瞎子，所以我也不計較那麼多。」

「不行，妳不能有那種自暴自棄的想法，從今以後我要加倍的愛護妳，以彌補先前所犯的罪孽。」

「……」

「我是因伏見劍吾的奪妻之恨，故乃從劍吾的手中將妳奪來，我現已深深地感到那種行爲是錯誤的，妳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即使現在怎樣的向妳道歉，也是不能够消除我內心上的痛苦。……我定要有所補償，心裏才會舒坦些，我要把妳當成妻子看待，安穩地過一輩子。」

說到這裏時，樹林裏忽然閃出一個人影。

修理之丞看到來人只是一個乞丐女，不給于理會逕自從旁邊走過去。

瞬間——。

「你叫黑澤修理之丞嗎？」

這樣問著。

「什麼?!」

修理之丞被這陌生的乞丐女問起姓名，心裏感到非常的詫異。

他眨著眼睛仔細看著對方究竟是什麼人。

「妳是什麼人？」

用不善的口吻反問著對方。

「我是一看便知的乞丐女。」

「一個乞丐女怎會知道我的名字呢？」

乞丐女不答話，慢慢地靠近去。

「妳不要靠過來，髒死了！」

修理之丞大聲的怒罵著。

然乞丐女毫不畏懼的走近。

「妳這個傢伙！」

修理之丞欲把她拖開時。

瞬間——。

乞丐女的右手握著一件閃亮的東西。

「哦……咔……」

修理之丞萬萬都沒想到對方會拿短劍向他殺來，胸膛深深地被刺了一刀，然後無力的仰臥在地上。

「你去死！」

珠乃迅速的蹲下去且靠近他，然後再度把短劍插入對方的胸部，拼命地攪動。

「啊！」

修理之丞一聲慘叫，之後痛苦的滾動從橋上掉落河裏。

這時，珠乃嘆了一口氣，且呆立著。

過了片刻後，才對綾姑娘說道：

「妳叫綾姑娘嗎？」

「是的。」

「他就是强暴妳的那個男人嗎？」

「是。」

「方才在樹林中偷聽到你們的談話，我覺得他是一個心懷不軌口是心非的人，感到很生

氣，於是我決定代替妳殺掉他，好爲妳出一口氣。」

「請問妳是那一位？」

「我祇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乞丐女，前不久曾受過伏見劍吾的恩惠，妳祇要記住這些就行了。」

「妳和伏見劍吾相識嗎？」

綾姑娘聽到對方提起劍吾的名字，一顆不安的心才平靜下來。

「妳好像眼睛不方便？」

「是的，忽然變成瞎子，一步也不能走。」

「我牽妳到京都去。」

「非常的謝謝妳！」

「我先把話說在前面，我是一個人見人怕骯髒的乞丐女，人只要看到我就會反感，妳說有沒有關係，若是沒有的話，我就帶妳到京都。」

「這是那兒的話！……妳肯帶我到京都，我感激都還來不及，怎敢嫌棄呢？」

「那我們走吧！」

於是，珠乃牽著綾姑娘向前走去。

這時，有顆流星迅速的劃過夜空，出現一道閃爍的光芒。

珠乃失神地凝視著飛向遠空的流星。

——我的命運就像那顆流星！

二十七、決鬪的森林

「公主，妳走累了嗎？」

走在前面的草兵衞，憐惜的問著。

「還好！」

鶴姬脫下斗笠，美麗的臉龐現出否定的表情。

「草兵衞，你累了吧，我很替你擔心。」

二人越過遠江、三河，進入尾張的地帶。

熱田神宮的宏偉建築已映入眼簾。

「公主，秘探這種人是非常奇怪的動物。……普通人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才能治癒的傷口，但秘探只需十天，就能恢復體力。與其說是後天鍛鍊得來的，倒不如講是天生所賦于的。因而一生下來，就註定要做秘探。」

草兵衞微笑的對公主說，然後又道：

「現在，草兵衞不要拿拐杖，就可昂首挺胸的走路。，……公主，妳不是說過要去膜拜熱田神宮嗎？」

「是的。……我亡父曾對我說，他以前有次上京，途中路過這裏，順便進入熱田宮許願祭拜，所以我也想順便去參拜一下。」

「那麼，妳將向熱田宮許下什麼心願？」

「我要熱田神宮保佑我替鶴舞城生下一個勇武的男兒……。總之，我要替鶴舞城生一個孩子。」

「我懂了，好！我陪妳一道去。」

草兵衞在鶴姬未說之前，卽已猜想到了。他想鶴姬的許願，是希望神庇佑她早日和劍吾相逢，結爲眞正的夫婦。

二人終而走進熱田神宮的參拜道。

廟宇的佔地相當廣大，兩旁都是千年的古木，顯得很莊嚴。

玉砂利的參拜道空蕩蕩的，一片寂靜，反而感到陰森森的，有點令人害怕。

因爲太肅然的關係，兩人也保持著沉默。

忽然間——。

傳來刀刃相碰的聲音。

「奇怪？」

草兵衛停住脚步，仔細的傾聽著。

不是一對一的獨鬪，好像是許多的人在圍殺一個人。

「公主，我看妳還是不要去參拜的好。」

草兵衛這樣勸道。

「裏面發生了什麼事？」

「依我判斷，這不是普通的打殺。」

草兵衛勸鶴姬最好不要去。

但鶴姬似乎不大心甘就這樣的離去。

不得已——。

草兵衛只好帶鶴姬到後殿去歇息一下。

熱田神宮的後殿是膜拜草薙劍。

許多的武將每來熱田神宮的後殿祈拜武運昌隆，都會留下一把劍於此，以致廟裏藏有多數的寶劍。

鶴姬的父親也曾來此祈拜武運，故隨俗的把寶劍奉納給廟宇。

走不到二十步時，草兵衛對她說道：

「事情不妙了！」

面帶感容的說。

嘶殺的戰場，愈來愈朝這裏移近，聽到他們的吶喊聲，草兵衛可以猜得到。

「公主，我們不要在今天參拜，等改天吧！」

鶴姬也感到事態的嚴重，向草兵衛點頭表示同意。

但這時已嫌遲了。

頓時由後面傳來十數人的脚步聲。

草兵衛立即對鶴姬說道：

「快躲到樹林裏吧！」

當他欲拉鶴姬躲入樹林裏的時候，已被人發現到。

「站住！」

出聲的同時，亮了一下手中的白刃。

草兵衛擋著鶴姬，威然的面向武士羣。

「你是三河派的嗎？」

前頭的一個武士睥睨著草兵衛。

「請你們不要誤會，我們只不過是普通的進香客而已。」

「不要騙人！我看你不是普通的人，像是秘探。」

「我眞的是普通的出外人，身旁還帶著女孩，請你放過我們吧！」

「這個人很可疑，你們看住他。」

留下五名武士，然後這個發佈命令者轉身跑回到原來的修羅場。

——現在事情愈鬧愈嚴重，眞糟糕！

草兵衞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

如果鶴姬是平凡的長相，倒不怎麼令人擔心，偏偏她具有會使男人魂牽夢繫的美麗。還有一點，卽是草兵衞的體力尙未完全恢復，他一個人是對付不了的。

被五個人團團的圍住，草兵衞和鶴姬二人都不敢動。

後來——。

他們的爭鬪已經停止了。

隨而又跑來三十幾個人。

「這個人好像是敵方派來的間諜。」

所有的人一直注視著鶴姬和草兵衞。

「這是個女子。」

一個人看到鶴姬大聲的叫著。

「將她的斗笠脫下來吧！」

草兵衞聽到對方這麼說，嚇了一大跳，趕緊靠近鶴姬護衞著，且露出緊張的神色。

「各位且慢，這位是身分高貴的公主。」

「既然是身分高貴的公主，爲何徘徊在這裏？」

「她代替她的父親前來熱田神宮參拜。」

「她父親是何人？」

「關於這點，我不能講出來。」

「你簡直一派胡言嘛！……喂！動手把斗笠拿下來。」

草兵衞一直阻止著，但鶴姬說道：

「到了這種地步，也只好順從。」

說完後，卽慢慢地脫下斗笠。

她的美貌被穿過林梢的陽光照溢之下，顯得分外地美麗。

瞬間之際，眼前的三十幾個武士不約而同地發出驚嘆聲，張口結舌的看著。

「我說得一點不錯吧！她是高貴的公主。」

草兵衞立卽改變語氣說道：

「那麼，肯放我們走嗎？」

草兵衞仔細的注視著對方的表情。

「不行的，美女是不能輕易的放走，她的美貌就是代表間諜的身分。」

「你怎麼可以這樣寃枉人？」

草兵衞生氣的指責。

「懷疑我們是間諜，這簡直太離譜了！」

「哈哈哈……，看到你那緊張兮兮的模樣，愈使我懷疑你的身分。一個秘探模樣的男人，帶著一個絕世美人，在外面遊蕩，怎叫人不起疑心的？我看你們還是乖乖地跟我走吧！」

無機可溜，鶴姬和草兵衞只好跟著對方走。

「公主，請你暫時的忍耐一下吧！」

草兵衞低低的說，鶴姬回道：

「不要緊的，吉人自有天相，相信神會助我們突破這道難關的。」

回顧往日的情景也是這樣的，對於這種不可避免的事情，鶴姬的心理上早就有所準備了。

草兵衞邊走邊觀察三十幾名武士的動靜。

他們個個都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他們都是以打伏殺人來增添生活的情趣，那種凶煞的表情自然地流露於臉上。

——一旦被他們捉到，就不太容易脫身了。

通過神宮的大殿之後，並踏上寬濶的道路，草兵衞

——唉！

如果是一個人的話，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溜。但如今帶著鶴姬，英雄就無用武之地了。

或許這是偶然的巧合。

不，一定是神明的安排。

這條道路是沿著河流而向前伸展。

河裏出現了一個少年，他跪在水中捉魚。

那個少年就是海太郎。

而伏見劍吾倚在河邊的一塊石頭上，靜靜地仰臥著。

海太郎發現河裏有魚羣廻游著，於是想捉幾尾當餐饌食用。

岸上已放著剛才捉到的兩條魚，活生生的蹦跳著。

這時——。

鶴姬和草兵衞變成虜囚，跟著武士們來到這地方。

海太郎赫然地看到草兵衛和鶴姬二人出現在眼前，差點的大叫起來，隨即用手掩住口。

他清清楚楚地看見他們兩人。

草兵衛看來好像是一場大病剛癒的模樣，無精打采的向前走。

海太郎等那行人通過之後，即刻跑上岸邊，然後對劍吾躺著的地方走去。

「主人，你起來看看嘛！」

聽到海太郎在叫，劍吾一翻身就站起來。

「什麼事？那麼慌張！」

「被一羣武士押著的人是公主。」

「你說什麼？」

「跟在後面的是草兵衛。」

「沒錯！」

劍吾把目光投向海太郎所指的地方。

「他們被武士們捉去了，草兵衛看來好像是生病還沒完全復元。」

「好了！」

海太郎看見劍吾臉上頓時現出振作的表情，心中頗感安慰。

劍吾的步伐非常的沉著，不慌不忙的向前走，而跟在後面的海太郎也想學劍吾，拼命地將兩手擺在胸前，壓住心臟猛烈的跳動。

「海太郎！」

「是的。」

「跟上次一樣，今天我還要麻煩你帶公主逃走。」

「遵命。」

「但這回你對本地的地形不太熟悉。」

「沒關係！我相信一定能逃得掉。」

海太郎興奮地抖了身體幾下。

當來到一處森林時。

「我們就在那兒埋伏吧！」

劍吾吩咐後，立即跑上前。

海太郎也拼命的跟在後面跑。

這森林裏都是松樹，看樣子曾是大館宅的遺跡。

「公主！」

草兵衛在背後壓低聲音叫著。

「我的話妳不用回答。……剛才我看見海太郎在河裏捉魚。」

「……」

劍吾高興得心快要跳出來。

「我想他們現在一定在前面的森林裏等著我們。」

「……」

「我想主人必定會叫海太郎帶公主逃走吧！」

說到這裏時，武士發現草兵衞在講話，狠狠地打了草兵衞的背部一下。

「你們這樣竊竊私語，在講什麼？不要講話。」

這樣責罵著。

「自言自語是我的老毛病。」

「叫你不要講話，就不要講話，……再講，我就給你一刀劈成兩段。」

「我知道了，不要那麼兇嘛！我的病還沒好。」

當這行人走到森林旁時。

突然間從林裏傳來一響亮的口哨聲。

——海太郎，你眞能幹！

草兵衞內心雀躍不已。

吹口哨的少年緩緩地從森林裏走出來，武士們是不會懷疑他的。

海太郎靜靜地站在路邊，向武士們投以好奇的視線。

當鶴姬走到海太郎的面前時。

剎那間——。

「嘿！」

海太郎向鶴姬低叫著。

同一時刻。

草兵衞拔出小刀，朝身後的武士猛然地砍去。

鶴姬於是跟著海太郎拔腿就跑。

「小鬼！」

半數的武士立即向逃走的兩個人追去。

留下三個人應付草兵衞。

——三個人的話，還不大要緊。

草兵衞從容地對付眼前的三個武士。

向森林追逐著的武士羣於途中碰到劍吾。

劍吾以小松樹附近爲斷殺的場所，地形相當有利。

「各位想將我的妻子怎麼樣？」

以宏亮的聲音對他們說。

「乞丐浪人，你胡鬧什麼？」

一個武士猛然的殺過去。

瞬間——。

第一個突擊者跟小松樹的樹幹一起被橫掃，成爲兩段，嗚呼哀哉的倒在地上。

劍吾的想法是，採取先發制人的攻勢，向敵人表明自己是厲害的，使其產生畏懼心。

果然。

「哦！」

武士們紛紛地發出驚訝聲來。

「這個傢伙比方才殺掉的那個還要厲害。」

「你這個間諜。」

「我一定要把你打死。」

武士們瘋狂地叫罵著，根本不聽劍吾的任何解釋，既然如此，劍吾只好繼續施展他的武力，開始一場慘烈的激戰。

現在最重要的是，要讓鶴姬和海太郎趁機逃得遠遠地。

於是，劍吾開始跳動著身體，到處跑，以擾亂敵人們的陣勢。

接著，他隱藏到一棵較粗的小松樹後。

每當武士們一個一個的靠近來，他就劈哩啪啦的殺過去，連連不斷地揮刀。

——這眞會只有一個人嗎？

其餘的武士被這迅速俐落的刀法嚇住了，於心中打了一個問號。

沒有一個人能够活生生的走出松樹，去追趕鶴姬。

不僅如此——。

在路上解決掉三個的草兵衞，這時也及時的趕到現場，向武士們的背後衝來。

草兵衞的手上握著數支的鏢刀。

起先武士們倚仗著人多勢衆，拼命的揮殺，到後來來被殺掉剩得不多，於是各個開始害怕起來。

雖是憑著一時的血氣之勇，最後也暴露出破綻來。

劍吾這時已識出他們的破綻之處。

「各位不要再作嘶殺，我看你們可以撤退了。還有，要向各位聲明一點，就是……我們不是間諜，只不過是普通的旅人而已。」

劍吾大聲的向他們解釋道。

剩下的七、八個武士，互相的觀望著。

「你們聽不懂嗎？我說我們只是普通的旅客，至於那位女子她是我的妻子。」

「你說的全是眞的嗎？」

「我不說假話。」

武士們知道若再拖下去的話，恐怕會全部的死在對方的手裏。目前暫時的退下，等來日另組一大隊人馬與他拼鬪一番。武士們的心中都這麼算計著。

劍吾看見生還的武士背著受傷的人離開後，才和草兵衞一同走出森林。

「他們會趕上來，我們要走快一點。」

「我這秘探對附近一帶的地形不太熟悉。」

「我很熟悉。」

幾年之前，劍吾曾受僱於尾張的武將，做一名戰爭販子攻打鄰國，以致他非常熟悉這地方的地形。

越過一片荒蕪的草地，之後走到山下，劍吾毫不猶豫地選擇朝往西方的小徑。

劍吾兩人終而來到一處竹林茂盛的地方。

穿過這片竹林，就是山谷，那是個藏身的最佳場所，且又非常的安全。

劍吾並告訴草兵衞，說他老早就叫海太郎帶鶴姬躲在這兒。

「喔！」

草兵衞聽到劍吾的說明後，才鬆了一口氣。

「上天保佑！」

「你一路上也發生了很多事情嗎？」

劍吾邊走邊問草兵衞。

「發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一言難盡啊！不知要從何說起……，總而言之，我們的公主有神明在保護。」

於是，草兵衞把鶴姬被里見城城主賴定捉去的經過，一直到目前所遭遇的種種危險，及又如何的脫險，詳詳細細地講給劍吾聽。

——我們這次團聚之後，若不再分散那該有多好……。

默默地對自己說。

草兵衞又繼續講鶴姬一路上所碰到的危難，好像在放炮似，聽起來耳朵都會隆隆地作響。

劍吾對鶴姬勇敢的接受環境挑戰而活下去，深深地感動。草兵衞說得一點也不假，鶴姬的身旁彷彿有神明在保護著，才能安然地逃過種種的刼難，這是不容置疑的事情呀！

若在這裏再度分手的話，鶴姬仍就會跟我結成夫妻的。

劍吾重新的肯定著。

「……有件事我想求求你……就是那件事。」

草兵衛大膽地替劍吾下定結論。

「今天你們二人重逢，無論如何你們一定要實現夫妻的諾言。」

「……」

「聽清楚了沒有？主人。」

「唔！」

「這次不管將會發生多重大的事情，反正你們一定要成爲名符其實的眞正夫妻，不然每當公主遇到危險時，一顆心七上八下砰砰的跳著，爲你們還未成爲夫妻的事而愧疚。……現在我不厭其煩的向你說，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情。總之，今天一定要。」

而海太郎跟鶴姬兩人，照著劍吾的指示，很快的就找到山谷。

「這地方古時是條河流的河床，雖然現在河水乾涸，但層層的岩石仍帶有荒凉的景色。沿著這谷地而上可到達一處廣濶的水池，主人曾對我說過。」

海太郎停了一下，後又說道：

「這地方仿若有鬼神隱藏著，顯得非常的寂靜。」

「這大概是恐怖的傳說，使得山下的人都不敢接近。」

海太郎回頭看著鶴姬，臉上泛起一陣笑意。

「公主，我們又在一起逃難，好好玩啊！」

他這樣開懷的嚷叫著。

「爲了我一個人，讓劍吾、草兵衛及海太郎你，三個人抱著生命的危險來救我，我感到很過意不去。」

「不對——」

海太郎搖頭否決了鶴姬的說法。

「並不光是爲了公主而賣命的，我們全是爲了讓主人和公主能早日結成夫婦而犧牲自己的一切。總括一句話，就是要你們做夫婦，然後組織軍際奪回鶴舞城，到那個時候，我就可當大將做先鋒殺進城。……我有這種抱負，所以老是跟在公主的身邊。」

「謝謝你這片誠意，海太郎。」

鶴姬想起當初從鶴舞城逃出來時，第一次體會到獲得身心的自由的時候，自己跟著這少年一同穿越雜木林、橫渡草地，越過丘陵、跋涉溪流，這種種的經歷，鶴姬都以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克服，完成自己不敢想像的事。

後來，逃出城接受環境的一切的磨練，才變成一個有意志、思想的活人。

改變她對整個人生的看法，其中最有影響力及幫助者，乃是這少年海太郎。

鶴姬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禁不住地對海太郎湧起一股感激之情。

「到了！」

海太郎指著兩塊巨大岩石形成的縫口。

這時的天空是一片晴朗。

——劍吾馬上就到來。

鶴姬這樣猜測著。

眼前是一片不可名狀的荒景。

曾是一度湖水泛起層層的漣漪，如今一片乾涸，只見到凹凸不平的湖底，充滿著蕭條淒涼的氣氛。

湖底寸草不生，彷彿童山濯濯，只有乾硬的褐土和大小不一的石頭堆疊著，尤在午後的炎日照射之下，更溢出一股悶熱散發於周圍。

好比是處地獄。

海太郎跟鶴姬兩人默視著湖底。

依情理來說，只要下雨，湖裏應該積著水才對，如今湖底只有乾土和石頭。好像湖底有魔鬼附著似，將水吸乾。

住在平地的人都這麼傳說著，致得沒人敢靠近湖邊。

而海太郎和鶴姬靜靜的站在湖邊陡斜的險坡上，如果一不小心掉下去的話，恐怕將葬身於深淵的湖底中。

「啊！」

海太郎不由得的嘆了一口氣。

然後回頭看鶴姬。

而鶴姬目不轉睛的望著湖的那邊。

在晴空的照耀之下，連綿不盡的山巒相互地交疊著，看得一清二楚。

——鶴姬好像非常的安祥。

海太郎這樣想著。

鶴姬已感覺到海太郎在注視著自己，但她仍然眺望著遠方的山嶽。

「這自然之神的力量眞是非常奧妙！海太郎——」

鶴姬讚嘆的叫著。

「嗯！是的。」

海太郎點頭應道。

「我們應該順著自然的法則活下去才對，這樣才能活得心安理得。」

「……」

「這湖底看來是那麼的陰森，令人害怕，然附近的景色却異常的秀麗。……我現在感到

自然是個威嚴使人無法抗拒的東西。」

「……」

「海太郎。……我可以感覺到自己今夜就能和劍吾結爲夫婦。」

鶴姬很平靜的道出內心話。

「公主，妳眞的這樣想嗎？」

「是的，我相信一定會的。」

「那太棒了！」

海太郎高興的舉起手歡呼著。

鶴姬這時覺得自己的心靈猶如水般地明透，不禁地爽朗起來。

大約經過了半刻的時辰後，劍吾和草兵衛兩人也抵達這裏。

二十八、生命之火

「哦！這簡直如同是地獄的景色嘛！」

草兵衛看見湖底淒涼的情景，不禁地嘆息著。

「我現在就去找晚上歇息的場所。」

向劍吾告白一聲，之後對海太郎使了一個眼色。

於是，海太郎和草兵衛隨即消失在樹林內，剩下劍吾和鶴姬二人，面對面的相視著。

「妳和我分別以後，必定碰到很多危險吧！」

「是的，但我一次也沒灰心過。」

「嗯！」

劍吾微微的一笑。

鶴姬跟劍吾彷彿是昨天分別，而今天又見面。劍吾有這種感受。

「我曾經遇到過黑澤修理之丞。」

劍吾不思索的說出。

「我在箱根時也碰到他。」

她也跟著回答。

「是眞的嗎？」

劍吾聽到這句話後，並不想問鶴姬當時黑澤修理之丞對她說了那些話。

「妳和我之間的命運到底是怎樣的？」

劍吾微笑的問著。

「見面又分別，分別又見面，妳我之間就在這樣斷斷續續的一見一別的情況下，反而增強我們彼此的相屬感。」

「是的。」

鶴姬應聲表示同感。

「但願繫住我倆的線永遠永遠的不斷落。」

「看來你很自信。」

「是的，我很有信心。」

劍吾蹲下身凝視著湖底。

「我自從與妹妹訣別後，就一直孤獨生活……，我以爲這孤獨將會陪到我死爲止，但後來認識了妳，事情就有變化，因妳的一切已深深地烙在我心底。雖旅途中並沒時常與妳在一起，但我不覺得孤獨，整個腦海裏老是浮現妳的倩影。」

——我也是。

鶴姬同樣的在心裏吶喊一聲。

「男女之間的心靈相會，究竟是怎麼樣的東西……，我不知道，但我現在心裏只感覺到自己是爲妳而活著。」

「我也是一樣的想法。」

「我是個男子漢，更應該勇敢的接受環境的挑戰，在亂世裏求生活，我除了愛妳之外，別無奢想……。眞不可思議，我竟然沒有奪取一國一城的野心，像我這種淡泊名利的觀念，在男人的眼光中，會認爲我是個沒有出息的人。」

約莫半個時辰之後，草兵衞和海太郎回來。

「找到了，我找到你倆今夜住宿的地方。」

「那太謝謝你了。」

「你向我道謝的話，我反感到很蹩扭，那間房子大概是建於湖水乾涸之後，是座祈雨堂，約有五十年的歷史，或許更長的時間吧！屋內顯得破舊殘缺不堪，門板倒塌，但勉勉强强可做爲臨時的房子。」

「那你們將睡在那兒？」

「我們夜宿於外好了，反正習慣得很。」

草兵衞不由得地笑著說。

於是，劍吾跟鶴姬並肩的走向祈雨堂去。

等他們兩人消失於樹林之後，草兵衞和海太郎一齊蹲在地上。

「方才我聽到鶴姬說了許多話。」

海太郎悠悠地說。

「她說了些什麼？」

「鶴姬把湖底的恐怖景色和湖邊的美麗風景，做一比較……，然後她說自然界是個充滿神秘力量的東西。使人不禁地產生崇拜感，且感到今晚在山上能和劍吾結爲夫妻。」

「唔！」

草兵衞大大的點著頭應道。

「這位鶴姬，我總感覺她身上具有某種的神奇力量，每當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都能化險爲夷，她始終保持無比的自信心，結果她這種意志堅定的流露，反使得加害於他的人，大受感動不已，且打消下手的念頭。」

「總而言之，你和我以能保護公主而覺得有意義。」

「嗯……」

草兵衞頻頻點頭。

「公主是不是要替主人生小孩？」

「廢話！夫妻當然是要生小孩。」

「等那個小孩長大成人之後，我就要當大將。」

海太郎特別提高聲音的說。

「嘿！你已經想到那麼遙遠的事了？」

「我早就想到了。草兵衞，你到那時已是髮禿齒搖的老朽，只有我能做大將保護少主。」

海太郎忽然的站起身來。

「呀！咔！呀！這是人人所知、無人不曉的鶴舞城的大將，名叫源海太郎重盛。」

大聲的叫著。

草兵衞笑瞇瞇的看著他擺姿勢。

這間祈雨堂的確荒廢了許久，裏面斷殘不全。

但是在以前，山下的平地人信仰篤實，常上山向天祈雨。從粗實的木柱，便可得知他們對祈雨堂的信念有多堅强，經過數十年光陰的風吹雨打，木柱依然直挺挺的屹立著。

劍吾跟鶴姬兩人走進裏面。

「唷——那裏有一隻——」

鶴姬一進屋內就發現到屋角的地方有團毛茸茸的東西。是一隻小野兎蹲在角落。

人進來，牠毫不畏懼自顧自的啃著果實。

劍吾看到這幕情景，不禁地連想起少年時代的事。將妹妹的屍體埋葬於山中之後，就開始他的流浪飄泊的生涯，當時他只有十一歲而已。那時，他找了一塊石頭放在妹妹的墓前當墓碑，怕看見墓碑而慟痛不已，遂將視線轉移到另一旁，忽然間有隻褐色的野兎出現在眼前。

墓前擺著一團乾飯，這是他要從城裏逃出來時，有個老家臣塞給他的。

野兎一點都不怕劍吾站在那兒，蹦蹦跳跳的來到墓前，小口小口的吃起乾飯。

——像牠那樣毫無抵抗力的小動物，也能在山中獨自的活下去。

這個啓示給予劍吾生存的勇氣和意志。

「你——」

劍吾將兩手平放在鶴姬的雙肩上。

「是。」

「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

鶴姬聽到了這句話以後，心中忽而湧起一股强烈的衝擊。

「是，現在只有我們倆。」

「現在我們都不能沒有對方而能活下去。」

「是。」

「這幸福是需要兩人一同去開創的。」

徐徐地，夕陽已日落西斜，使得祈雨堂一片昏暗。

自然的——。

一對年輕的男女都不由自主的擁抱著。

隨後四片嘴唇也合攏在一塊。

頓時兩人的身心溶化於黑暗之中。

小野兎依然蹲在角落不動。

「啊！」

當劍吾放鬆鶴姬時，她才發出一微弱的嘆息聲。

他們兩人深深的感覺到置身於這寂靜的世界中，才能够享受到眞正的自由。

隨著黑夜的來臨，鶴姬解脫了少女矜持之心，大膽地奉獻出自己的一切。

倚偎在劍吾强有力的臂腕中，鶴姬急得想立即成爲一個成熟的女人，所以她自動的向劍吾奉出純潔的身體。

一彎如鈎的新月，靜靜地懸於聳直的樹梢上。

海太郎仰臥在樹下，凝視著夜空的明珠。

——是的，那時的夜色也像今晚這麼迷人。

海太郎想起第一次見到劍吾，是在一明亮的月光下結識的。

他帶著劍吾走到清澈的水池畔。

水面如鏡子般的平滑，池中映著明月的倒影。

「你喜歡這地方嗎？」

劍吾首先開口問著。

「每當我想哭的時候，就跑來這裏對水池傾訴心中的苦悶。」

海太郎被離世蟄居的老人檢回山中，當老人出外時，海太郎必待在家裏獨自守著空屋，有時會一連兩、三天沒傾談的對象，孤單的過日子。

這種寂寞，促使海太郎養成常至池畔沉思的習慣。

海太郎知道池中有魚羣，但他從未撈過。

他只是默默凝視著平靜的水面。

——一定是水池之神導引我和我主人劍吾在那兒相識的。

海太郎低低自語著。

「海太郎，你還沒睡著嗎？」

草兵衞忽而開口說話。

「是的——，我在看月亮，因我喜歡月亮，她有時盈、有時缺，看來她是有生命的。」

「我在孩童時代也曾有過你這種想法，一直望著月亮，心裏就會感到一股舒暢和寧靜。」

「草兵衞，你也是孤單的嗎？」

「是，孤單……在我襁褓時，就被人丟棄在伊豆的海邊，之後被秘探檢起來扶養長大。我不該說養父的壞話，但他教管小孩是非常嚴厲的，每天打我罵我，一年的時間內，我的身上沒有一天不受傷的。」

「……」

「以至後來，我的個性變得沉靜不愛說話，在十四歲以前，我是仇恨人的，有一天自己從秘探村逃走，來到一座山上，這山上立著一尊石刻的地藏王，當看到地藏王的臉的那一瞬間，我覺得有股暖流通過全身，是張非常慈悲且和藹可親的臉。……那時有個熟識的秘探經

過那裏，對我說地藏王是養父雕刻的，當時我嚇了一大跳，像那樣殘忍嚴肅的男子，怎會刻出那麼慈祥的菩薩呢？感到很不可思議……」

「……」

「於是我打消了離家出走的念頭，然後回到家裏。」

草兵衞接著又說道：

「從那時起，我每天都注意觀察養父的行動，後來慢慢地瞭解他不是一個殘忍的人。……養父，他是個失敗的秘探，所以他一直想把我訓練成全國第一流的秘探，以他嚴厲的作風來指導我，對我格外地嚴格。……在這芸芸衆生裏，沒有一個人是眞正的壞人。唉！在我十九歲時，養父就撒手西歸告別人間，臨終之前他緊握著我的手，對我說『你現在已經長大了，爲父的只有一個要求，希望你不要再恨我這個父親』然後就斷氣了。」

講到這裏時，草兵衞已聽到海太郎安祥的鼾聲。

然後——。

草兵衞望著彎月不由得地微笑了。

——公主將來生了娃娃之後，我草兵衞第一個將他抱起來。

喃喃的自語完後，正想好好地睡一覺。

「嗯！奇怪？」

草兵衞靈敏的神經像察覺到什麼似的。

「有人來了。」

——是追手嗎？

草兵衞爬起來，放輕脚步的跨出去。

上山來的是三個男子。

「不可能跑到這裏來啊！」

「這爲了謹愼起見，我們還是要來查查看。不過，這人會把美女帶到這荒涼的地方來嗎——？」

「看來這口龍神湖是個相當怕人的地方，連年紀輕輕的武士都不敢來這裏。」

三人走得很快。

沒多久就到了湖邊。

在淡淡的月光照映下，湖底一片陰森森顯得非常的怪異令人不禁地毛骨悚然。

「哦！名不虛傳。」

一個人嘆息著。

「簡直嚇死人了！」

「根本不可能逃到這裏來嘛！」

三個人的聲音彷彿被湖底吸進去，又發出一陣低沉的回聲。

雖他們三人都是秘探，但置身於迷信的時代中，個個面如土色緊張兮兮，不約而同地擺出架勢來。

「嗯！到底是什麼？」聲響忽而忽近。

「恐怕不是野獸發出來的吧！」

也許是具有魔性的東西，三人產生了懷疑之心。

忽然間——。

空中噴出一團火球，火球迅速的旋轉到湖底。

之後，「叭」一聲瞬間的消失於湖底。

「……回去吧！」

其中的一人怯懦的低語著。

「南無阿彌陀佛！」

三人轉身拔腿就跑。

猶如風似的，迅速的沿著谷地跑去。

隨即草兵衞從樹林走出來。

「秘探叫秘探跑，哈！」

開懷的高笑著。

於是草兵衞回到剛才躺著的地方，而海太郎也甦醒過來。

「我剛剛聽見很奇怪的聲音，還有恐怖的火球。」

「那是我幹的……」

「……？」

「有三個人上來找我們，我將他們趕走了。」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害我以爲還是魔鬼現身，膽子差點嚇破了。」

「哈哈……，我看到你還在睡覺嘛！所以不敢驚醒你，只要嚇走他們就好，沒想到也把你嚇壞，眞對不起！」

「草兵衞，你這個人什麼名堂都使得出。」

「當秘探的原則，最好不要殺人，只要嚇住對方就行，除非是不得已才亮出武器。」

「我以爲秘探是亂殺人的。」

「你不要胡說，秘探也是人，既然是人，殺人會痛快的嗎？」

「那是因爲草兵衞不像秘探的秘探的關係。」

「你眞會說話……。我是秘探中最有良心的。」

「所以嘛！我最喜歡草兵衞。」

「我仔細的想，從主人開始說起，以至於公主、你和我都有共同之處，我們可以說是志同道合的人。」

「一點不錯……草兵衞，你再講以前的事給我聽，好不好？」

海太郎央求著。

「剛才我是講到養父的事情。」

「你除了當秘探，還做過那些事情？」

「我當了秘探以後，再也沒有碰到什麼值得特別高興的事情，今天被這裏的城主僱用，明天被那裏的城主僱用，像這樣跑來跑去眞沒意思，想想以前的所作所爲，再與現在的種種比較之下，我覺得目前活得太有意義了！……如今，我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替主人和公主服務，我非常高興自己步上正途。」

「那我年紀這麼年輕就踏入自己所喜愛的路途上，我比草兵衞要幸福得多。」

「你說的很對，實在了不起，將來定能當大將。」

天色似乎漸漸的亮起來。

小鳥已在枝頭上吱吱喳喳唱著晨之曲，彷彿在向人們訴說早晨的到來。

這時鶴姬已醒來，聆聽著鳥鳴。

她睡醒了就沒有繼續睡的念頭，乾脆躺著沉思，而劍吾却睡得很甜。

鶴姬現已是正式的人妻，喜悅地迎接第一個美好的早晨。

昨夜的纏綿卽是人妻的證據。

男女的山盟海誓，仍舊需要雙方的相愛來實現的。

女人的貞操，一生當中只能獻給一個所鍾愛的男性。

鶴姬成了人妻之後，逐漸地感受到這些。

劍吾翻了一個身後，繼續的睡著。

恰巧鶴姬碰到他的手，於是她提起劍吾的手按住自己的胸部。

——現在我果然變成了他的妻子。

她歡喜的搖幌著身體。

——從今以後我們要在一起，永不分離，直至死爲止。

劍吾這時醒來了，發現自己的手被拉著，於是順手去撫摸鶴姬的臉頰、嘴唇。

而鶴姬不由自主地靠近劍吾。

劍吾伸出另隻手環繞著她的腰間。

「……我好高興！」

鶴姬低低的傾訴著。

「我也是，第一次體會到喜悅的眞正滋味。」

劍吾附和的說著。

「無論發生了什麼事，你永不離開我嗎？」

「不分開，妳是我的妻子……」

「我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

鶴姬主動地吻著劍吾的臉，然後兩手緊緊地抱住他。

逐漸的加强她的腕力。

保持這種狀態——。

二人彷彿化石似不動的倚偎在一塊，大約有半刻時辰的光陰。

這時外面的鳥鳴愈來愈宏亮，吱吱喳喳的織成一片，顯得非常的熱鬧。

此刻——。

同在屋裏過夜的小兎，蹦跳的跑到外面去。

鶴姬發現後，立卽爬起來。

「天亮了！」

「我的早晨來到了！」

劍吾的心裏和鶴姬一樣，想著相同的事情。

過了半刻時辰之後，草兵衞和海太郎也來到祈雨堂，朝陽的光芒已洒滿了整個祈雨堂。

「早安！」

草兵衞恭敬的站在門口問候著，且拿著竹筒。

「請用早餐。」

秘探草兵衞已在山林中找來食糧，這是他特殊的能力，不僅如此，他還能烹調出美味的菜餚。

那時滿山遍野都是野生的動植物，不虞匱乏。

盛著飯菜的竹筒，也是臨時製成的。

「我們一起用餐吧！」

不知是用什麼東西烹煮的，是味道很好的糕餅，入口卽化。

另一竹筒是盛菜湯的。

「哇！好好吃。」

鶴姬微笑的稱讚著。

「像這樣好吃的糕餅，你能够這麼快做出來嗎？」

她問草兵衞。

「公主，妳只要跟我這秘探在一塊，包準餓不到肚子的。」

草兵衞很得意的說。

這是一頓充滿快樂氣氛的早晨。

他們四個人有這樣快樂的時刻，可謂生平第一次享受到的。

不知何時，海太郎將小兎抱在腿上。

「這小兎昨晚就一直待在祈雨堂裏。」

鶴姬說著。

「這傢伙，牠一定看到主人和公主作夫妻的一切。」

說完，並拍了一下兎子的小腦袋。

聽到這句話的鶴姬，突然的面紅耳赤。

「草兵衞，我們四個人若能永遠的住在這裏，不知該有多好！」

劍吾熱烈的述說著。

「主人，那是不行的。」

海太郎大聲的叫著。

「爲什麼？」

「現在主人和公主已是名正言順的夫妻，將來會生小孩的，而這小孩是鶴舞城未來的主君，我要做他的家臣，成爲一名很强的武士。」

「……」

「主人，你應該擬定招兵買馬的計劃，恢復鶴舞城。」

劍吾聽了海太郎這番話後，卽微笑的答道：

「我沒組織大軍的才能，或許海太郎有這本事，等二十、或三十年之後，我相信你會成爲一位了不起的武士。」

二十九、陣　戰

「天心師父！」

爬到山坡地，小魚呼喚的走在前面有典雅風貌的出家人。

「什麼事情？」

「爬過這座山嶺，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京都了？」

「對不起！這座山嶺叫鈴鹿峠，離京都還遠得很。」

「哎喲！京都還那麼遠喔！」

小魚失望的嘆了一口氣。

這些日子來，小魚跟著天心跋涉過駿河、遠江，三河等地，於今來到了尾張。

「只要爬過鈴鹿峠，剩下的路途就比較好走。」

天心笑著說。

「這處山峠的斜坡路，共有十里長，最險要的有二里遠，其中有二十七個拐彎，是僅次於箱根的險路。傳說中的鈴鹿峠有許多的妖怪出沒。」

於是，天心就講述一段給小魚聽。

這是發生在古時的一則故事。

從前有個女鬼名叫鈴鹿御前棲息於此，有個人叫坂上田村麿來此捉妖，等事成之後，兩人成爲夫妻。

這是個因果相應的故事。惡徒常逃遁於這山中，且白晝也有山賊的出沒，一兩個人單獨的走，是非常的危險。

小魚聽到天心這番話後，感到有點害怕了。

她是因爲想起先前在箱根山中所遇到的危險。

「天心師父，現在我們只有兩個人獨行於此，萬一碰到山賊的話，我們該怎麼辦？」

「奇怪的很，當我們愈走近京都，山賊們就愈有慈悲的心腸，不襲擊我這出家人。」

「可是，我到底是一個女孩呀！」

「他們不會加害跟和尚在一起的姑娘。」

愈走入山林的深處，樹林就愈濃密，使人覺得好像隨時會有妖怪出現的感覺。

小魚腦裏有不祥的預感，因而緊跟在天心的後面。

這時——。

天心停住脚步。

「天心師父，有山賊嗎？」

小魚緊張的問著，心跳猛然的加快。

「不是山賊，不用害怕。」

天心是聽到由遠方傳來軍馬的吶喊聲。

——大概是戰爭要開始了吧！

他心中這麼猜著。

這時，足利將軍在京都的勢力大都已失去，下弦上的風氣非常的熾盛，所以那裏必定展開一場激烈的鬪爭。

從鈴鹿峠通往京都的這段路程，若沒看見軍隊的出現，那才叫人奇怪。

天心和小魚在下坡的途中，遇到看來像似先鋒隊，脚著紅色兵靴的騎兵。

天心和小魚兩人趕緊的迴避著。

這時走在前面的一位看見天心，猛然的拉住馬停下來。

「這位師父——」

聽到有人在叫他，於是天心掀開斗笠一看。

「哦！是你！」

武士下馬來，走到天心的面前。

「你可是時雨大納言閣下——是嗎？」

武士問著。

「你也許不知道我曾在今出川御門外的銅駝御殿見過你，那種威武的模樣眞教人欽佩。我叫元木兵庫之助。不久之前，是在將軍家擔任職務的。」

「現在呢？」

「在將軍家也被逐出京都，逃亡到西國時的這段時間內，我曾淪爲浪人一段日子，但現在我是自由山中務少輔入道麾下的一名小頭目。」

「本是將軍家的部屬，如今一躍爲大官的小小頭目。」

天心譏諷的笑著說。

「時雨大納言閣下，我有個請求。現在你又回到京都來，必定是爲組織軍隊的事，想東山再起重起爐灶吧！使京都恢復到以往的太平時代，是不是？現在我向你懇求，也讓我加入你的義擧。」

「啊！我只是個隱退公卿之職的出家人而已，根本不懂得作戰的計劃，怎能組織軍隊呢？現在我是行走天涯四處流浪。……只因思鄉情切，所以迷迷糊糊的回到京都來。」

「請你不要隱瞞我，雖然你自己說現在是隱退的公卿，但一劍在手就是天下無敵。我曾

看到你在銅駄御殿前，發揮無比的威力，將闖進將軍家的軍隊一連殺掉十幾個人，那種場面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剛才你說你叫元木兵庫之助，是嗎？」

「是的。」

「我是因目睹時勢的混亂，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互的廝殺奪權而感到憎恨，以致決心當和尚。我根本沒有夢想重新組織軍隊，與各方角逐霸權的。……請你將我視爲普通的出家人，讓我們通過吧！」

「不行，我一旦知道你是時雨大納言閣下的話，無論如何要你說出自己心中的計劃。……你是那麼的有膽量、有功夫的武者。你若向人家說自己是個流浪天涯的和尚，是沒人會相信的。……你一定走遍諸國拜訪諸侯，然後恃機行事吧！」

這個叫元木兵庫之助的武士，他認爲天心是懷著大志而回到京都，很固執的追問著。

他以嚴肅的口吻說道：

「那麼，我請問你一句，當今誰有以眞正捨己爲人的精神而組織軍隊，你看見現在的將軍家及細川、島山、京極、一邑、三好、武田、上杉、赤松——，那一個不是互相勾心鬪角奪權鬪爭的亂世中，爲了求得心安理得不願攪入俗世，故毅然地隱退當一名和尚，除此之外別無奢想了。但你一直以爲我是懷著野望，而回到京都策劃，其實這是你的錯覺，且你本身就具有奪取一城一國的野心。如果我將來眞的得到京畿的霸權，你會立即反臉無情而來殺我。……我並非瞧不起那些奪權者，他們這種以爭逐天下的霸權爲自己的志向，倒也無可厚非的。可是，我沒有這種野心，完完全全的沒有，況且我沒有騙你的必要。」

以毅然堅定的語氣說完之後，天心帶著小魚離開元木兵庫之助的身邊，繼續地往前走。走了約百步的時候，天心低低的呼道：

「眞是無聊之至！」

但小魚仍聽得很清晰。

「天心師父……，你曾是個大人物嗎？」

「我以前是時雨大納言。」

「時雨大納言閣下！」

小魚低低的叫著。

「這是多好的名字啊！」

「時雨這名字只是一別號而已。我曾經在四條畷和具禮門建蓋住屋，生活過一段日子，所以人家都稱我四具禮，而這四具禮亦即是時雨的意。」

「你的公館現在還在嗎？」

「已經被兵火燒毀掉，於是我決定當和尚。並非我對佛教有所領悟，乃是厭惡公卿的生

活而已。」

小魚聽到這些話後，對天心更加的欽敬。

她年紀雖還年輕，但也體會到人應該過著淡泊寧靜的生活，所以小魚對天心的原則很受感動。

走完鈴鹿峠欲下山時，就看見畠山中務少輔的二萬餘大軍在那兒紮陣。

於是，天心和小魚避開陣地，繞道而行。

「天心師父，好多的軍隊哦！」

小魚生平以來第一次看到這麼多的軍隊。

「畠山中務少輔入道這人率領著這麼多的軍隊，是沒什麼稀奇的，只是不知道他的目標又指向何國？」

天心嘆息的自問著。

「一會兒是友軍，頃刻之間又變成水火不容的敵軍，兄殺弟、子弒父像這樣做，最後得到的是什麼？」

天心感嘆的說。

「……」

「既然是爲了爭奪霸權，就免不了殘殺一場，然一覺醒來，只是一片空虛而已。就是一旦當上了霸者，來日可能會遭致部下的暗算，以致每天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如此怎能快樂呢？譬如，夜闌人靜聞到一絲的微風都會心驚不已，我眞是猜不透那些爲霸權拼得頭破血流的人，到底是什麼樣的想法？」

「天心師父，你方才拒絕了那位武士的請求，是不是？」

「雖我本來是文武兼備的公卿，但我現在後悔從前爲何要學習武藝？學武對一點用處都沒有，反把大納言的地位丟掉，落到和尙的身份……但想回來我又不反悔，反感到這種日子無憂無慮消遙自在。」

走著走著，兩人爬上起伏不劇烈的小丘陵。

這時——。

西方的那邊突然興起軍隊的吶喊聲。

「哇！戰爭開始了。」

天心的神情隨而緊張起來。

小魚踮起脚尖觀看著。

在西方的山下揚起一層濛濛的灰塵，隨即出現了一支黑色的隊伍。

相當長的騎兵隊，向畠山中務少輔的陣地攻來。

被攻擊的一方似乎有點慌張了。

「這一定是奇襲。」

天心很輕易的看出來襲者的戰法。

敵軍筆直的衝來。

畠山的軍隊散成半圓形的陣式，欲包圍敵人。

頓時刀矛閃亮著，吶喊聲此起彼落。

馬仰人躍，擁成一團，旌旗東倒西斜，帳幕搖搖欲墜。

天心和小魚兩人默默的注視著這場激戰。

忽然地，又由北方的山下衝出另支人馬。

「嗯！眞行，他們是以寡擊衆的三路襲擊的戰策。」

當天心說完的瞬間，另一隊已從密林出現，且以迅速的速度衝來。

畠山的軍隊沒有料到對方竟然使用這種奇妙的奇襲戰法突擊。

對最初的突擊隊尚有充分的自信足以抵擋的畠山軍隊，在發現第二隊的突擊後，士氣已動搖了，接著第三隊的出現，全軍的士氣已喪失無遺，落得兵敗如山倒的慘劇。

第三隊的先鋒騎著白馬的我孫子源八郎。

他昨天被人僱用，今天就赴戰場。

這次迎擊畠山軍隊的發動者是，位於伊賀、伊勢交界地帶的一座山城的城主篠田義照。

因篠田義照的勢力橫阻於中，使得畠山務少輔入道無法攻取伊勢。

入道的野心，是想首先奪取伊勢，接著征服尾張，然後占領近江，以擴大領域。

我孫子源八郎從三河的海邊划小舟到伊勢的海邊，正欲啓程進入伊賀之際，恰巧遇到篠田義照在那兒募兵。

這次的報酬比過去任何城主所付的金子，數目還要來得多。

以寡弱的軍力去奇襲十倍於我方的敵軍的戰法，源八郎感到很刺激，遂參加募兵。

總而言之——。

他是以馳騁於沙場才覺得人生有意義的男子。

現所騎的這匹白馬，是昨夜與篠田家的侍大將賭博，而贏得的。

源八郎要招的本領很好，於戰場上故意表現得很勇敢，一擧一動顯示得非常突出，以給己方的人看。

但他根本就沒有拼掉性命的想法。

故作虛張，表示自己很行，然一旦有生命的危險，他依然是三十六計溜爲上策跳出篠田城。

如果城被敵人攻陷時，他就去盜竊軍資金，或擄一個漂亮的女子，這是他的一貫作風。

「呀！」

他揮舞著三尺的長劍的架勢，及衝鋒的模樣，不僅醒目且又俐落。

宏亮的喊聲可傳至遠方。

但是——。

他只斬殺二個囉嘍，後來他就騎著馬在可行動的空間內，自由的奔馳著，左往右竄虛張作勢的表演給人家看。

如今篠田隊的奇襲法成功了。

畠山的陣地到處被對方所擊潰。

源八郎於是跑到騎兵隊的前面，大聲叫道：

「現在正是我們回去傳告捷報的時候。」

儼然是一付大將的派頭。

他可以說已經表現出相當露骨的動作。

這次突擊畠山陣地的軍隊，大部分是篠田城的奇襲騎馬隊，另一半數是浪人隊混合而成的。

他們的衝鋒動作跟風一樣的疾速，使對方感到措手不及，不僅如此，連退兵的動作也相當快而一致。

剎那之間，已退到山下，然後解散軍隊各自回去。

源八郎回顧著戰場。

「啊！」

畠山的陣地立即豎起旗幟。

「他們必定會反攻。」

源八郎猜測著。

雖然奇襲成功，但並沒帶予敵人多大的打擊。

結果反會激怒了中務少入道，促成他採用人海戰術反攻篠田城。

故源八郎預知篠田定會陷落。

「喂——」

有位武者騎馬靠過來。

對方用白布把臉矇住。

且身上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武裝，只有幾件簡單的配件而已。

雖如此，他却携帶一把雙叉的直刀。

「你要回篠田城的嗎？」

「是啊！我正要回去。」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你是什麼人？」

「我們曾在三島見面過。」

源八郎看到對方眼睛的色彩，猛然想出來對方是何人。

「你是都布羅天平太。」

「哈哈……。我認爲你是跟我同道的，所以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我並沒有以你爲同伴。」

「從現在起咱們就來做同伴。」

「快說！你到底要商量什麼事？」

「我想和你商量的事情是，我們計劃在畠山入道未佔領篠田城之前，先據篠田城。」

「啊——，這可是好大的野心。」

「怎麼樣？答不答應？」

「你奪城的目的何在？」

「不奪城的話，就無法征霸天下。」

「什麼？征服天下？」

源八郎嚇呆了。

「你這個異國的毛人，夢想還蠻荒唐的嘛！」

「這個夢想愈荒唐愈好。」

「可是我覺得你的夢太大了，有實現的可能嗎？」

「你到底要不要？」

「……」

「我已說了騎服兵隊的一百二十名。」

「計劃倒很週到，但是……成功的機會不大。」

「不是不可能的問題，是要憑著我們的手腕化不可能之事爲可能。」

天平太不耐煩的叫著。

源八郎雖認爲天平太的野心太離譜，不過他覺得——很有趣味嘛！

他這麼想著。

篠田義照是一個將近七十的老人，且其繼續承者是位十三歲的少年。

「但是——」

源八郎又開口了。

篠田城可能就在明天受畠山軍隊像怒濤般的攻擊而陷落，我們即使預先把城主、兒子殺掉，然後佔領城池，根本沒有什麼意思嘛！因爲，我們遲早會被畠山所接收的。」

「你講得也蠻有道理的。」

天平太大大的點頭。

「那眞划不來。」

「唉！你要這樣講就不對了，我的意思是說先串通畠山入道，這叫裏應外合。表示我們浪人團先替他佔有篠田城，再說畠山知道若正面的攻擊篠田城，免不了要犧牲相當的人數，而且五天、十天也許還攻不下。而我們浪人隊若背叛城主，奪城池，這對他來說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你想畠田不損失一兵一卒就能輕易的得到篠田城，他何樂而不爲，他必定會接納我們的意見。」

「……然後你打算怎麼樣？」

「把畠山入道引入篠田城，向他表示我們忠心歸順他，然後提出我治理篠田城的條件。」

「嗯！有理！有理！」

「當然，畠山入道派至篠田城的守將，我們是要將他幹掉。」

「原來如此。」

「除了這妙計外，我們做浪人的還有什麼辦法可以得到一座城。」

「你想得眞週到。」

「怎麼樣？贊成吧！」

源八郎同意了。

「我們現在要派人到畠山陣地聯絡。」

於是，天平太便從一百多人當中挑選了三名。

「你們三個人一起到畠山的陣地。」

並且把早已備妥的密書交給他們。

「堂堂正正的去交涉，知道嗎？」

這樣命令他們。

篠田義照得到畠山入道的大軍來攻的急報之後，立卽發佈募集浪人團的命令，而都布羅天平太聽到這消息，並沒有馬上去會合，他先召集同黨，然後計劃他們的企圖，等事情一一備妥，才到篠田義照那報到。

這時的天平太已有了多數志同道合的夥伴。

的確，一個浪人若欲得取一座城，只好下了生平最大的賭注，或許尙有一絲希望。

篠田城內有一千兩百名的士兵。

但以天平太的眼光來衡量，能擊退畠山的軍隊的機會少之又少。

上次組織騎馬隊奇襲畠山的陣地的計劃，是由天平太及同謀者的策劃。

結果城主的武士志願參加這個奇襲隊，只有二百騎而已。

奇襲隊中的另兩百騎是浪人隊組成的。

以致天平太看透了篠田城的一千二百騎的武力，識出篠田城的破綻。

——要奪取這座城易如反掌。

奇襲完畢回來的騎兵隊，只有屬於城裏的武士，他們都懷著興奮的心情來報功。

而待在山下的是浪人團。

浪人團的目的是得到報酬之後，不需回城各自解散。

這時已有一部分的人欲離開。

「喂！源八郎，你去說服那些要解散的浪人。」

天平太這樣說。

「好！」

源八郎答應了。

這時天平太的同伴已集於第一隊的行列中。

第二隊的則由城兵組成。

第三隊的加入者仍不知道天平太的陰謀。

源八郎是第三隊的指揮者，其中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且又獲悉他跟城裏的大將賭博贏得白馬，遂推選他爲隊長。

源八郎很快的召隻浪人。

「請大家集合吧！」

大聲的向浪人呼喊。

集會於源八郎面前的浪人，各個都是有點噱頭，可稱得上是老戰士。

「我要宣佈的事情沒有其他，只先問各位，你們想不想奪城？」

講完了話後，他帶著笑容面視著大家。

每個人都默默無言，互視著。

於是，源八郎又將天平太奪城的步驟簡單扼要的說明一遍。

「怎麼樣？有人反對嗎？」

這樣問著。

結果沒有一個人反對。

的確——。

有了城就有依靠，這對浪人而言，是非常需要的。

「好！我們就這麼一言爲定，由第一隊隊長和我兩個人指揮大軍。」

當源八郎說完話時，有個年紀較大的浪人，問道：

「我想請問一件事……」

「什麼事？」

「殺掉畠山派來守城的守將之後，究竟是由誰來擔任城主呢？是那洋毛人，還是你？」

「篠田城是歸我們浪人大家所有的。」

「可是，沒有聽說一城沒有城主的。」

「由我們首創沒有城主的城，這沒有什麼大不了！」

源八郎笑著回答。另外又有一浪人說道：

「山寨也有個首領。」

這樣反駁著。

「既然要有城主，那還不簡單，到時大家選一個出來不就得了，像這種選出來的只是形式上而已。我們大家沒有什麼君臣之分，這是新設立的制度。」

於是浪人們都同意源八郎的話。

不出半刻時辰——。

派入畠山的三名密使回來。

「畠山入道非常高興，立即接納我方的意見。他還說當我們浪人團獲得篠田城之後，要以施放紅色的煙火爲信號。」

聽到這話的天平太，樂得合不攏嘴，且高興的拍源八郎的肩膀。

「好！我們成功的希望有百分之九十九！」

然源八郎却感到疑惑。

「你知道畠山入道這個人怎麼樣？」

「聽說他的度量很大，名聞京畿一帶。」

「沒問題吧？不要等我們殺掉篠田義照，然後他就派大軍進城將我們趕走。」

「不會的，放心吧！」

天平太否定了源八郎的想法。

「畠山入道的眼裏根本沒有這座小城的存在，他的目的乃是奪取伊勢一帶。他只是除去眼中釘篠田義照，不在於奪城。……等我們將畠山入道派來守城的大將殺死，然後騙他說是病死表面上服從他，暗中的召集各地的浪人，滙合成一股龐大的力量，再向畠山入道奇襲，怎麼樣？……哈哈哈！」

天平太滿懷自信的說出一大段。

「好！我相信你的話。」

「你不相信也不行。」

「那麼——」

源八郎放低聲音問著。

「他們都在爭論將來誰當城主的問題，如果是你要當的話，相信會有很多人反對的。」

這樣天平天說。

「這事到時再說吧！」

劍吾、鶴姬、草兵衛及海太郎。

同一天，他們四人越過鈴鹿峠。

當還走在鈴鹿峠的路途上，海太郎問草兵衛。

「草兵衛，越過這山後，是不是就到達京都了？」

「沒那麼簡單。近入近江倒是眞的，但離琵琶湖還有相當的一段路程。

「那麼京都比琵琶湖還遠囉！」

「是的。」

「聽說這麼說，路還遠得很。」

「遠得很——。在到達京都之前，說不定我們還要遇上一、兩次的危險。」

「我不想再碰到危險。……因我害怕公主又被人擄走，然後我們拼命的找，像這種事我再也不想幹了。」

「哈哈……，說得很對，這我草兵衛也不喜歡。但願此去能平平安安的走完這段路程。」

越過峠之後，就看到前方的曠野有很多的軍隊在那兒紮陣地。

劍吾一看見旗幟便知曉。

「那是畠山中務少輔入道。」

「你曾經被他們僱用過嗎？」

鶴姬隨口問著。

「沒有——」

劍吾否定的回答。

「他們殺死我的父母，放火焚城，這些都是畠山入道所幹的，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旗幟。」

他幽幽的說。

鶴姬緊張的一直注視著劍吾的表情。

劍吾感到鶴姬的眼光帶有某種的含意。

「妳會不會覺得我爲何沒吐露報復父母之仇，而感到疑惑呢？」

「……」

「我不是沒有復仇的念頭。總認爲活在這亂世上，人不應爲奪城守城而拼盡一切，等城

陷了也就沒有命了，我的父親就是一個例子，而妳的父親也走上同樣的命運。」

「是——」

「現在，戰爭對我們來說已是沒什麼牽運了。我們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去想才對，如今我已經不想募兵廝殺於戰場。……我倒希望在琵琶湖旁蓋間房屋，釣魚過日子。」

「是的——」

四個人加快脚步向前邁進。

就在當天的晚上，篠田城發生了兵變。

城主篠田義照爲了慶祝騎兵隊突擊畠山中務少輔入道的陣地的勝利，大大地延設酒宴賀功，以致城主喝得醉醺醺倒床就睡。

而天平天矇著臉潛入城主的寢室。

當值的士兵突而醒來，看見一道黑影出現，於是問道：

「誰！什麼人？」

士兵一面問，一面跨上走廊的通道。

瞬間，天平天的雙叉向他的胸部刺去。

而另一當值的士兵。

「有刺客侵入喔！」

大聲的喊著。

這時，源八郎帶領著數十名的浪人及時趕到現場。

而天平太已經跳進城主的寢室。

「篠田義照，勝敗乃是兵家常事，認命吧！」

義照立即跳起來，捉根長木棍。

「你是浪人？」

「是的。」

「你竟然敢背叛我。要你死！」

義照持棍向天平太亂揮著，天平太却輕鬆的閃開。

「認命吧！」

叫了一聲之後，隨即當頭斬下去。

此刻的篠田城已被浪人團佔據住。

「篠田義照已死了，城兵們你們不要輕舉妄動！」

源八郎騎馬在城內廻繞，且大聲的向他們宣佈這消息。

這個奪城之戰眞是太容易了。

篠田家的十三位家臣全都降服。

看來，這篠田義照並沒受到部下的愛戴。

當然——。

這個時代的君臣之間的觀念，跟後代是不同的。

他們的觀念是，存著自己受僱於人並不需尊崇的態度。

然後代就不是這種情形，不論君主是橫暴的，或有仁德的，一律要盡忠，這是由於受儒教精神所影響。

所以，當時部下對於昏昧的主君被人暗算，都不會有所感懷的。

我孫子源八郎向篠田義照的家臣及武士除了宣佈城主已死，且還說明奪城是情勢所逼不得已的，但城裏的人却無動於衷。

而另一方的畠山少輔入道的大軍，等候著篠田城的煙火信號。

那時，入道的身旁有位軍師松平右京天夫。

「右京——，他們差不多該放煙火才對啊！」

「嗯！我想快了。」

「你是否也懷疑那些浪人無法殺掉篠田義照呢？」

「說眞話，我是有點擔心。」

「假使他們順利的殺掉篠田義照的話，你說下步棋子將如何走？」

「這嘛！」

「你是不是想到守衞篠田城的職位呢？」

「最好如此。……那座城是攻取伊勢、伊賀的咽喉……」

「哈哈……」

入道忽然的高聲笑起來。

「右京，你眞是個沒出息的軍師。」

「那是爲什麼？」

「你若眞當上守將，不要幾天的時間就會被浪人們殺掉。」

「……？」

「他們背叛篠田義照且殺掉他，至於跟我們私通並非誠心誠意的，他們根本就沒有向我盡忠的心。」

「咳——」

「故意讓我派守將暫時守城，這只不過是幌子而已，他們會恃機殺掉守城的守將，然後完完全全的佔領篠田城，接著召集四面八方的兵力，等力量够再向我們挑釁。」

「喔！還是主君明察。」

「現在你明白了吧！你想我是何等人物，那能輕易上他們的當。……但我現在要佯裝著毫不知情，堂堂正正跨進篠田城，然後來個措手不及將對方一舉消滅。」

入道話剛說完時，有個部下慌張的跑進來報告。

「報告，篠田城已放出煙火。」

「好！」

入道點點頭應道。

「右京，現在我派你到篠田城，表面上裝著不知道，以免打草驚蛇。」

「遵命！」

「見機行事，一舉解決，知道嗎？」

「好！請放心，我定會達成任務。」

之後，入道離開陣營，跨上馬往野外散心去。

「今天的天氣太好了！」

他感到這世界是爲他而存在，覺得非常的愉快。

家臣團緊隨在其後，排成一長條的行列。

這是畠山中務少輔入道最得意的時刻。

三十、琵琶湖之會

漸漸地來到可以眺望到琵琶湖的地點。

劍吾停住脚步。

「草兵衞——」

「什麼事？」

「你們先走一步。」

「遵命。」

草兵衞朝著劍吾的視線望去，看到有兩個人影之後，他就明白了一切。

海太郎也望著那方向。

「她們是——」

大聲的叫起來。

草兵衞立即打了海太郎的背後一下。

「是的。」

海太郎也明白了。

「主人，我們先到丘陵後面的湖畔的松林等你。」

草兵衞講完後，卽催促鶴姬、海太郎走。

「那我們就先走一步了。」

鶴姬行了妻子對丈夫應有的禮後，跟草兵衞離開了。

而海太郎却表示要跟劍吾一道去。

但想一想還是跟草兵衞、鶴姬走。

等他們三人走遠，劍吾向兩個人影的地方走去。

那是一對奇妙的人。

令人不敢看第二眼醜得嚇人的乞丐女，跟一個美麗的盲女，互拉著一根拐杖徐徐地向前走。

是珠乃和綾姑娘。

在這種亂世的時代，走在大道上是很容易的受到野盜狙擊和侵害，可是因爲有醜怪的珠乃在旁陪伴，無形中構成保護綾姑娘的任務，然這種情形也够諷刺的。

劍吾快速的穿過樹林，出現於她們兩人的面前。

「啊！」

珠乃發出驚喜的聲音。

「是妳救了這位姑娘嗎？」

「這是緣分。」

珠乃不敢正面看劍吾。

「綾姑娘，伏見劍吾來了。」

這樣對她說。

「伏見君。」

綾姑娘起先是露出喜悅的表情，忽而又變成憂慼的臉色。

「你是一個人嗎？」

輕輕的問著。

「有幾個同伴，他們都先走一步。」

劍吾隨卽從懷中掏出一包東西來，然後放在綾姑娘的手裏。

「這是妳父親在臨終之前交給我的寶藏圖，應當是歸妳所有。」

「不！」

綾姑娘一口拒絕了。

「現在這些東西對我是沒有什麼用處了，請妳收回自己使用吧！」

綾姑娘這麼說著。

「我沒有理由接受妳父親遺留下來的財產，這財產應當由妳繼承才對。況且妳的眼盲不是永久性，回到京都之後延請名醫，一定會治好的。……然後找個好歸宿，以繼承妳父親的事業。」

「是。」

綾姑娘明白劍吾的一片誠意。

「珠乃女士，這女孩就拜託妳了。」

劍吾磕頭道謝著。

「遵命。……我這乞丐婆現也有任務，我非常高興自己仍是一個有用的人。」

劍吾微笑的望著她們。

就在這時——。

劍吾發現東方的草地上有騎馬橫衝直撞的亂跑。

「危險！妳們還能走這條路，那邊有小路。」

劍吾向她們指示，且引入松林的小路。然後自己也避開馬羣，當他回頭看馬羣時。

「啊！」

神情頓時變得很緊張。

兩匹馬並肩的向前奔跑，而後面有十幾人騎馬追趕。

劍吾已看出被追的兩個人是誰。

一是我孫子源八郎，另一是都布羅天平太。

劍吾對這兩人是有思念之情的。

劍吾毫不思索地擋架於前。

——兩個人都受傷了。

他已看出來。

的確不錯——。

源八郎和天平太兩人滿臉都是血漬。

而天平太的背部插著兩支箭，失神的趴在馬上，一付搖搖欲墜的樣子。

源八郎看來還有相當的體力，手裏握著染滿血的刀。

出乎意料——。

源八郎看到劍吾靜候在前。

「哦！……拜託！伏見。」

他哀求著。

「逃入樹林吧！這由我來應付。」

劍吾立即對他說。

「好！」

源八郎對天平太說：「振作點，我們有救星了！」這樣激勵他。

於是，劍吾跑去擋住追來的騎馬隊。

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鬪之後，劍吾將全部的十幾名武者殺掉。然後迅速地衝回松林中……。

而都布羅天平太靜靜地仰臥於地上，緊閉著眼睛。

他斷氣已許久了。

源八郎黯然的依樹而坐著。

「眞感謝你的幫忙，我才得以檢回這條老命。」

源八郎滿是血的臉木然地露出感激之意。

「就是這傢伙抱有奪城的野心，而我也迷迷糊糊的上了當，以致今天落到這種下場。」

劍吾把視線轉移到死者的臉上。

「一劍不能奪城，是嗎？伏見劍吾。」

源八郎自嘲的說著。

「我們是終生徘徊於山野的浪人，跟城是沒緣分的，我們是一羣可憐的流浪者，唉！」

「……」

「伏見，你把那個公主怎麼樣？」

「我已娶她爲妻子，放心吧！」

「那太好了！祝你們白頭偕老。」

「嗯！」

「好了，你快去找你的妻子吧！」

「但是你的傷勢不輕。」

「你不要管那麼多，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不會就此倒下。……你要爲我向公主問候一聲。」

源八郎勉强露出笑容，然後對劍吾揮手告別。

劍吾起初有點不放心，但看到源八郎那種果決的精神和氣色之後，遂答應離開他。

「那我走了。」

說完，就大步的向前邁去。

源八郎閉著眼睛，蠕動著乾癟的嘴唇默念著：

「祝福你們！」

同一時刻——

天心和小魚已經走到可以眺望京都街道的山頂上。

「這就是京都嗎？」

小魚張開小眼睛拼命的看，流露出興奮的表情於臉上。

「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日本的首都。」

雖然時局動盪不安，但京都彷彿不受影響似的，依然是那麼美麗安寧。

「京都到底跟其他的城市還是有不同的趣味。」

天心讚嘆的說。

「我這個怪人丟掉公卿不幹，然後離家當和尚四處雲遊。我錯了，雖然命在旦夕，也應守住它。」

天心以堅定無比的語氣自語著，隨而飄送至京都的天空中。

（下冊完）

劍客風雲會　柴田錬三郎著　黎光譯

出版者：金蘭文化出版社
社址：臺北市汀州路四九九號之四
電話：3219274・3951723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一〇三一四九號
戶名：金蘭文化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八九一號

發行人：許素蘭
監印人：張耀先
印刷者：四維印刷廠有限公司
電話：九五一八九一四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下冊）新台幣柒拾元　港幣拾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